

莫泊桑短篇小說集三



李青崖譯

會	文
叢	學
書	

莫泊桑短篇小說集

——(三)——

李青崖譯

文學研究會叢書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  
第二版

(843720)

文學研究會叢書 莫泊桑短篇小說集(三)

Short Stories By Guy De Maupassant

▲本書定價玖拾陸元

版權所  
翻印必  
究有

譯述者 李青崖

發行兼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目次

羊脂球	一
難之孀	七二
軟項圈	八二
戰慄	一〇〇
離婚	一一一
床邊的協定	一二七
政變的一幕	一四一
一個失業的人	一六〇
歸來	一八一



亡婦·····	一九五
伯爵夫八的軼事·····	二〇三
新年的贈品·····	二一一
娜莎麗·····	二二三

## 羊脂球 *Boule de Suif*

在一連經過的好幾天，已經有許多戰敗（註一）的殘兵從這城中穿過。這簡直不能算是隊伍，只可以說是些潰散的逃兵罷。他們蓄着長而且髯的髯鬚，穿着襤褸不堪的軍服，無旗幟，無紀律，而垂頭喪氣地行走。無論是那一隊彷彿都是心驚膽破而失去思慮和決斷，只照着習慣開步行走，而一經停止，就會跌倒似的。尤其那些受調遣的人，他們本是一些愛和平者和從容衣食稅度日者，我們可以窺見他們完全被槍枝的重量所壓服；許多容易受感觸而膽小的人，對於戰爭的預備竟和對於逃走的預備相似；隨後在他們伙伴中，瞧出許多身穿紅色褲子的弟兄們，這都是整個兒成師的步兵在血戰後所留的殘卒；許多憂愁滿面的砲兵，也夾雜在各種的步兵堆裏步行；有時還有個把頂着光輝燦爛的鐵盔，而脚步笨重的騎兵，勉強跟隨步兵的輕捷步伐前進。

那些響應「敗績的復仇者——墳墓中的國民——死亡的分擔責任者」這類英雄口吻的號召之國民義勇隊，這時卻輪到他們帶着熾赫的威風出現了。

他們的官長，不過是一些毛貨商人，糧食商人，曾經做過脂肪或肥皂的商人。這本是一些臨時起義的戰士，因為他們的金錢或者他們鬚鬚的長度，便得了官長的位置；官長們帶着武器，綴着袖章，高聲談話，討論田野的地形，並且希望用他們的仔肩，單獨將垂危的法蘭西支住；但是有時他們對於本身管轄下的弟兄們卻還不大放心——這些弟兄們多半是不安本分而時常勇於劫掠和暴動的光棍。

有人說是普魯士的軍隊，快來占領羅昂（註二）了。

民團他們從這兩個月以來，早以小心翼翼地在附近樹林中窺探，有時甚或槍斃自己的斥候兵，並且偶爾遇着一兩隻兔子在深草的叢中騷動時，卻便來備戰——卻早已回到家中各自躲藏了。他們那些只能在驛路二三里附近恐嚇鄉愚的武器，制服和一切殺人的物件，立刻都隱匿不見了。

幾個最後的法蘭西兵士，畢竟始終渡過塞因河，取道聖舍威和阿沙村而向訶德邁橋退卻了；在全部殘兵之後，那位失望的師長，在兩位副官侍從的中間步行，他拿着這些不相融洽的殘部了無辦法，而自身在這素負善戰盛譽的民族的土崩瓦解一般的敗績之下，竟也神志昏憤了。隨後一種深沉的寂寥，一種恐怖而緘默的等候，竟在這城上翱翔着，許多被買賣束縛住的小財東，悶悶不樂地靜候那些戰勝者，而心中卻恐怕有人將他們燒烤用的鐵叉和廚房用的大菜刀當作武器看待。

城中的生活彷彿停止了似的；店鋪都行關閉了，街道上也很沈寂了，偶爾也瞧見一個被這沉寂現象所困住了的居民，沿着牆壁而急走。

等候所生的煩悶，竟使大家生了希望「敵人快來」的心。

在法蘭西軍隊退出羅昂的次日下午，有幾個不知從何處而來的烏郎（註三）馬兵，敏捷地在城中穿過，隨後一會兒功夫，一些黑黢黢成堆的人，從聖卡德鄰山坡下降，而另外的兩股戰勝者，卻從達侖和威廉林兩條大路出現，這三隊的前哨，卻巧同時在市政公所普拉司（註四）

上集合；於是德意志的軍隊展開他那些成團的兵士，在那觸地囊囊而齊一的脚步下面從普拉司附近的各街道進了城了。

許多從一種令人不懂而突兀的聲音所發的命令，震動了這全部彷彿已經死亡而荒廢了的民居；居民的眼光從那些關閉了的百葉窗的後面，向這些戰勝者——從「戰律」說來，他們是城市財產和生命的主宰——窺伺。他們在那些使人抑鬱的臥房中，竟感覺一種由智慧和勢力都不能抵抗的洪水地震所生的恐怖。因為這種同一的感覺，以為事物的秩序失了平衡，社會的安全已經廢止，而一切被人造和天然的法律所保護者，又完全被殘忍無知的獸性蹂躪。地震可以由傾覆的房屋之下，使一個民族全部滅亡；失道而橫流的江河，可以將那些被淹的農民混雜在牲畜的屍體和屋宇的棟梁的堆中同時漂泊；至於這些屠殺而俘虜那自衛的人民之戰勝者，藉刀劍的名義實行劫掠之戰勝者，用砲聲致謝上帝之戰勝者，也與那毀滅一切公道的信仰和一切我們習聞的天理與人道的信用之巨禍一般兒使人驚心動魄。

末了，在每一座住宅門口，都有一些叩門的德兵，隨後他們便容納在這些住宅中了。這就是

侵入後的占領。於是被戰勝者對於戰勝者所表示的優禮的義務便開始了。

經過了幾天半個月之後，最初的恐怖已經消滅，於是新生的安寧現狀又重新恢復了，在多數的住宅中，普魯士的軍官和宅主同桌飲食，其中也有受過好教育的，他因為表示禮貌的作用，常給法蘭西叫屈，說是自身加入這次戰爭很為抱歉。有人因為這種感情便向他表示感恩知己；隨後，遲早還可以得他一點兒庇護。並且因為籠絡了他，也許可以少供給幾個兵士的飲食。那末又何必得罪一個完全可以倚賴的人呢？這種辦法，與其說是出於勇敢，不如說是輕率——從實際說來，輕率本來不是羅昂的小財東的缺點，譬如當初那種使他們城市生色的奮勇防禦的事情可以看見——末了，大家從法蘭西式的繁文縟節中，尋出一種至高無上的道理，就是說：雖然在公開的地方不向外國兵士表示親熱，然而在戶內是很應當有禮貌的。所以到了街上，大家只裝作不認識，但是在住宅之中，卻隨意和德兵談話，而這些德兵每晚便也和宅主圍爐多坐些時。城中也漸漸回復了尋常的氣象。法蘭西的國民依然不大出門，但是普魯士的兵士卻在街上喧笑，並且那些傲然帶着殺人工具在街上徘徊的德國騎兵軍官，在居民的眼光看來，并不一

定比去年那些在同一咖啡館喝酒的法國騎兵軍官格外如何討厭。

然而空氣中很有點兒東西，很有點兒突如其來而不能了解的東西，這是一種難堪而奇特的大氣，彷彿一種佈散開了的氣味，一種戰禍的氣味。這氣味竟將住宅和公共地方都充塞了，并且彷彿將飲食的滋味也概行變更了，而使居民感受一種因遠道旅行而流落在殘暴的野蠻民族部落中的印象。

戰勝者需索銀錢了，需索許多銀錢了。居民卻永遠照付；并且他們本來富足，那末對於一切的犧牲，對於一切本屬私有而親眼瞧着部分地飛入另外一個人手中的財產越覺心疼。

然而在離城十來里而可以通到克樂隨、第培達爾或畢沙爾等處的小河中，艚公和釣者時常從水底尋出幾個在軍服中發漲的德兵屍首，這都是受了廚刀石塊或脚尖所傷而致死的，或者是從橋上高的地方被人推墮水中而淹斃的。這小河的河身，竟收容這類正當的野性的暗算的報復，不知姓名的英雄事業，和絕不歡呼而較之白晝戰爭更覺險惡的啞鬪呀！

因為排外的思想，竟使爲理想而決死的勇氣日見鞏固。

末了，戰勝者雖然用他們的嚴酷紀律限制城市，然而像那傳言中所宣播他們沿着得勝的一路之上所施的殘暴舉動，卻一次也不會實現，因此居民的膽量便覺得壯了一點兒；而買遷有無的必要，卻又在羅昂做買賣人的腦經中出沒了。其中有幾個本來和法蘭西軍隊駐守着的哈佛爾地方，有重要的利害關係，於是他們便想由陸路走到第艾泊，再行坐船前往。

有些人使用各人所結識的德國軍官的力量，隨後，便得了從德軍總司令部所發出的旅行護照。

於是竟有一乘用四匹馬所拖的郵車，爲這趟旅行而預備停當。這次在郵車行中簽名定坐位的一共是十個人，這郵車決定在星期二天明以前出發，以免居民圍着觀看。

自從好幾天以來，地面已經凍得很堅硬了，而在這星期一午後三四點鐘光景，那些從北方堆積而至的彤雲，卻將徹夜飛灑不停的大雪引了過來。

這些旅行者在午前四點半鐘光景，都在諾爾曼第旅館天井中齊集，這就是他們上車的地點。



他們依然是睡眼朦朧，並且因為受着寒氣，渾身還都在衣裳中發抖。彼此在黑暗之中互相瞧着；而冬衣的臃腫，竟使這些身材，都像那披着道袍的胖神甫。但是其中有兩位已經彼此辨認清楚了，而另外一位第三者也向他們身邊走來，他們便談話了——『我帶着我老婆同走，』——有一個說——『我也是一樣辦的。』——『我亦復也是這樣』——第一個又說——『我兩夫婦不再回羅昂了，並且倘若普魯士人到了哈佛爾，我們就向英國走。』——他們的計劃都是一樣的，他們的性情本來相似。

然而郵車卻還不曾將牲口套上。一盞被車夫拿着的小風燈，一來一往地由一張門走出立刻又鑽入榜的門裏，馬蹄偶爾向地面撲擊，因為觸着地面的乾糞，所以發出悶而澀的聲音。隨後一種號令牲口和呵斥牲口的人聲，從馬廄的深處傳出。不久一陣輕微而零落的鈴聲來了，就知道有人正在繫縛鞦韆；這鈴聲受着牲口動彈的作用，漸漸成了清脆而繼續的顫動了，偶爾卻也停止一下，末了，在蹄鐵觸地的沉重聲中，鈴聲陡然又大作了。

廄門立刻關閉，一切響動都行停止，幾個受了凍而候車的小財東都默默無言；並且挺直地

立着不動。

一張綿延不斷的白幕，照耀人目而不住地向着地面下垂；這白幕將一切都遮蓋住了，在一切的上部鋪撒一層「冰苔」；而在這寧靜而藏匿在隆冬的城市之沉寂境界中，我們只聽見續紛落地的大雪之不可言狀而飄蕩的磨擦微響，而我們對於這種微響，不如說他是一種包含着彷彿充滿空間蓋覆世界之微塵的感覺罷。

車夫拿着風燈重行走出馬廐，手中一面還用一根繩子牽着一匹不願出來的懶馬，他將這馬牽到轅前，縛好籠頭，然後在四周一來一往地仔細審查鞦轡，因為他那一隻手舉着燈，所以只能使用一隻手，所以非一來一往不可，他正預備牽引那第二匹馬，這時卻瞧見那些渾身是雪而挺立不動的旅客們，於是便說：——「您各位何以不上車呢？在車子內面，您各位至少可以得點兒遮蓋。」

原來旅客們先前大概不會思索，於是這時便都向車前走去。三個男客將他們的妻子們安置車中後部的座上，跟着便也都自行上車，隨後那幾個看不清楚而彷彿包裹了的人影兒，也都

彼此不發一言，占了車中剩下的空位。

車中的地板上，蓋了一層深可沒踝的麥草。坐在後部座上的女賓，着手將伊們所帶的小銅手爐和化學炭條燃着，歇了一會，伊們低聲歷數這東西的便當，隨後，還重三複四說伊們早已知道的事物。

末了，郵車已經套好了，因為行走費事，所以向來只用四匹牲口，這回卻用六匹，車外有人問道：——『大家都上了車嗎？』——車中有人答道：——『是的』——於是郵車便起程了。

郵車慢慢地前進，用很小的步兒慢慢地前進。車輪完全陷在雪中；車箱中旅客都在震耳欲聾的唳唳聲中長歎，牲口失脚，喘息，而汗氣蒸騰；然而車夫的其長無外之鞭，卻在空中響個不住，鞭影四面飛揚，忽而挺伸，忽而蜿蜒，彷彿是一條細而長的蛇，有時突然對準那些牲口的向後突起的臀部鞭撻，於是這些臀部便在格外活潑的情形中活動。

但是，那不可測度的黎明之光漸漸增加了。這種會被一個純血的羅昂旅行者看作「棉雨」

(註五) 一般的雪花也已經停住了。一種不清朗的光，從那使田野映成格外蒼白的沈濁而昏暗

雲堆中穿過，在這田野中，有時發現成行而枝幹被凍的樹，有時發現屋頂被積雪蓋住的茅廬。

旅客在車中，藉着黎明的悽惻之光，互相好奇地端詳着。

後部最舒服的座上，烏先生和烏夫人彼此對面坐着打盹，他們是羅昂長橋街的酒棧老板。烏先生從前本在一個因生意虧本的老板身邊做夥，隨後他頂了這店的底貨便發了些財。他拿頂壞的酒用頂廉的價賣給鄉下的酒商，而在戚友之中更狡獪手段，這恰好是一個巧偽百出的道地諾爾曼第的人。

他的狡獪名譽早就傳播得那樣遠了，有一次，有位才思敏銳精細，而以長於編纂寓言和詩歌著名於地方的杜內爾先生，在州長的客廳中用同音異義的字眼說見了「烏儉」即行頭疼，於是這字眼就不翼而飛地從州長的客廳穿過，立刻傳播到全城的客廳中了，在那一兩個月之內，這笑話幾乎是有口皆碑。

此外烏先生還因為他自己的各種談諧而著名，所以大家談到了他，不論是誰，無不立刻加上一句說：「這隻烏，是很妙的。」

他身材矮小，腆着氣球一般的大肚子，而一副酒糟的紅面孔，在兩綹斑白的長髯之間顯出。他妻子是一個高大、強健、果敢、聲洪而意志堅定的婦人，簡直是他酒棧中的計算器械和法律，他之愛伊，就由於伊勝任愉快的能力。

在他倆的身傍，另外有一位屬於較高的階級而可敬的方辣馬東先生坐着，他是一個令人重視的人，置身棉業界中，享有三個紡紗廠的資本，曾受「名譽都尉勳章」，而這時任州議員的職務。他在全個兒帝政時代，僅僅爲着使自身增高價值——因爲他算是用無刃之刀而戰，依據他的口吻——起見，便一直在善意在野黨的首領的地位守着。他妻子方辣馬東夫人比他年少得多，那時在羅昂，簡直是那些富家子弟而充鎮守羅昂軍隊的官長們的安慰品。

伊身着皮衣，在伊丈夫對面坐下，分外顯得嬌小玲瓏，并且舉起那愁悶眼光，端詳這郵車中的可憐情狀。

他們的鄰座便是冠着諾爾曼第省中最老而最貴的姓氏的布雷鄉子爵和子爵夫人了，子爵是一個手腕極其圓活的紳士，他從他衣飾的華美，極力使自身的天然丰姿和法蘭西王亨利

四世相近，本來從他家世中之有光榮傳說，素有「亨利四世曾使布雷鄉家一位夫人受孕，因此這夫人的丈夫，便得了子爵頭銜而獲本省省長的榮任」的風聞。

子爵也和方辣馬東先生同在州議會當議員，黨派卻是奧爾雷陽舊王黨（註六）他和南特州一個兵器小製造家的女兒結婚的歷史，外間卻一直視為神祕。但是因為子爵夫人有大家風範，善於應酬，於是竟曾被法蘭西王魯意腓利白的一個兒子所愛，而使一切貴族側目，因此伊的客廳竟成了當地的首屈一指了，這是唯一保存古代媚術而難於隨意加入的地方。

布雷鄉家的產業，完全是不動產，每年的收入，有人說是在五十萬佛郎光景。

這六位坐在車箱後部的旅客，都是社會上衣租食稅，安閑強健，而可以有宗教和主義的人。這次由一個奇異的偶然，幾個女客恰巧坐在一條長櫓之上，原來子爵夫人的身邊，還坐了兩位手拈念珠而口中喃喃念着「天父」和「夏娃」的天主教之童貞女。其中一位年紀已經老了，滿臉的麻子，彷彿是曾經被機關槍迎面兜擊過的。另外的那一位，彷彿異常瘦弱，然而在她那被通神成聖的誠心所侵蝕而久染癆瘵的胸脯之上，卻露出一個略帶病容的俏皮臉蛋兒。

在兩位童貞女的對面，卻另外有引起大家注意的一男一女。

那位馳名的男客，就是德謨克拉西派的人物而為穩健派人物所公認的危險分子的戈呂德先生，二十年來，他一逕在各種德謨克拉西式的咖啡館中，用波克啤酒沾潤他的鬍鬚長鬚子。他同許多兄弟和朋友們，將他父親——果醬商人——遺下的一份頗為富裕的財產坐食殆盡，於是他焦燥地等候共和政體，以便得一個報酬他那些為革命黨而犧牲的財產的相當位置。在九月四日（註七），他大概受了榜人的挪揄，自認奉命補授了州長之職，但是到了他決定行使職權時，那些自命為州公署唯一主人翁之公丁們，拒絕承認他的職位，於是他只得退隱。這是一個很好的好好先生，此外他不想侵害榜人，並且性情極其誠懇，當此次國難之時，他滿腔熱忱地盡力組織自衛的方法。他在田野之中和大路之上，掘了許多陷穽，將附近森林的新樹斬伐無餘，他對於這種準備，很覺滿意，等到敵人近了，才行退回城中。

現在他正計算給哈佛爾格外出力，在那兒非建築許多新堡壘不可。

至於那位女客，卻是世俗所謂名噪一時的人物中的一個，因為伊在妙年竟已早熟地發胖

了，所以便享受了「羊脂球」的徽號。伊身材本來不甚高大，然而竟體渾圓，并且皮膚和火腿的脂肪一般兒腴潤，十指肥碩異常，而指節的肌膚卻和約指一般將手指箍成無數的圓體，彷彿一些短白而肥的臘腸球兒；項頸在外衣的領口中，格外顯得豐滿；然而因為伊的鮮艷的丰神令人悅目，所以一直保持伊那使人垂涎而引人追蹤的地位。伊的臉蛋兒，彷彿一個鮮紅的蘋果，一個未開的芍藥苞兒；然而內部卻早已盛開了；上部兩隻媚眼，被長而密的睫毛覆蓋，下部一顆嬌小玲瓏而鮮潤可吻的櫻唇，微露着幾點潔白齊整而纖巧的牙齒。

此外，還有人說伊很有不可輕於品評的品格。

伊立刻被郵車中的旅客辨認清楚了。那些愛臉面的婦人，互相唧唧私語，於是「賣淫婦」和「公開的羞辱」這類的口頭禪，竟被清朗的音波傳出，而使伊抬頭望着。於是伊竟用憤怒而膽壯的目光向同車的旅客瞧了一遍，立刻沈默的現象便發生了，除了那位用快活的眼光窺伊的鳥先生以外，其餘的人都是低眉的。

但是那三位夫人因和這女子相對，頓然之間伊們三人竟都幾乎成了密友，於是立刻彼此



互相談論，伊們彷彿以為當着這個了無牽掛而可以出賣的物品的跟前，伊們應當表示有夫之婦的莊嚴壁壘；因為合法的愛情一直是超乎自由的之上。

那三位男子瞧見了戈呂德，也由保守黨的本能作用互相團結了他們用貧民們不願意聽的聲調，談論錢財。子爵敘述普魯士人使他受的損害，以及被竊的家畜和遺棄秋收所生的損失，并且用大人物的口吻，證實這類損害損失在年內所生的數目定在千萬以上。方辣馬東先生是棉業界很有經驗的人，早就滙了六十萬佛郎存在英國，這是他盡力的預備，至於烏，他卻早和法國陸軍部結了契約，將他窖中所留下的劣酒一齊賣了，所以國家欠了他一筆預備在哈佛爾交付的大款子。

他們用迅捷而友誼的眼光，互相瞧了一下。雖然地位不同，然而從家財的關係，和廣義的秘密共濟會（註八）的宗旨，覺得儼如弟兄，這些觀念使他們伸手插入褲子口袋中的時候，便顯出金幣的鏗鏘。

郵車行走異常遲緩，以致到了上午十時還不過走了二十來里路。男客在上坡的道兒時一

連下車步行三次。大眾漸漸着急了，因為大眾本來應當在朶忒鎮打尖，而現在算來非傍晚不能達到，大眾便覺失望了。郵車忽然陷入雪堆之中，並且非花兩點鐘的功夫不能出險，於是人人覬覦能在大路上發見一家酒館。

飢餓的作用愈見增高了，尤其使人恐慌；而一家小飯館或者一個小酒商都無從發現，原來普魯士軍隊的接近和法蘭西敗兵的經過，將一切實業都擾亂了。

男客們分途往大路附近的村莊中尋覓食物，但是他們連麵包都得不着，因為疑懼叢集的鄉下人，有鑑於那些無物充飢而隨意攜取由自身所發現的東西之兵士的劫掠，早將他們所保存的食品藏匿了。

烏在午後一點鐘光景，聲言他覺得肚子實在空的難受。大眾卻早就感受這和他一樣的痛苦；於是這加增不已的求食之強烈需要，竟將大家的話箱子關住了。

偶爾有一個人呵欠；立刻就另外有一個來摹仿他；於是和輪流一般，依着各人的性情世故和社會上的位置，從容地或者喧囂地張開各人的口，而一面還迅速地舉起雙手，遮在這吐出蒸

氣而門戶洞開的窟窿之前。

羊脂球彷彿和想在伊裙子下面尋覓物品一般，將身體鞠了好幾次。伊遲疑了一下，又向鄰坐瞧瞧，隨後便安然豎起身體。旅客的面目，都成了灰白而收縮的了。烏說他願意花一千佛郎買一隻肘子。他妻子做了一個手勢表示反對；隨後伊却又寧靜了。本來伊聽見說到花錢就覺心疼，並且伊簡直不了解對於這問題的譚科，『我覺得有點難受』。子爵說：『何以我竟不會想到應當帶些食物來呢？』——並且大衆都這樣地各自埋怨。

然而戈呂德却帶了一小瓶的魯姆酒；他向大衆勸飲，大衆都謝絕他。只有烏一個人却喝了一兩口，他將酒瓶送還時，向他致謝：『這竟很好，這可以取暖并且這可以使食慾迷路。』——酒精的作用，使他興致欣然，便提議學着那在小游船上的玩意，唱個「分食最肥旅客」的曲子。這種間接向羊脂球的隱語，卻使那些受過好教育的旅客不快。大衆都不答復；只有戈呂德卻微笑了一下。兩位童貞女這時已經不掐伊們的念珠而將雙手藏在各人的大袖中了。伊們低眉危坐，大概正將蒼天送給伊們痛苦回敬上去。

末了，三點鐘了，因為大衆正在一片一望無際的曠野中，連一個村莊都瞧不見，羊脂球便活潑地彎下身體，從伊的座位下面，提出一用白飯巾蓋覆好的大籃子。

伊從籃中先拿出一個磁的盤子，一個銀的杯子，隨後又是一個大的鉢子，其中盛了兩隻切割停當而浸漬在膠凍內的整個子雞；并且大衆還瞧見許多包裹停當的好物品，譬如臘味、水果和餅乾之類也在籃中攔着，這些食品正是一個旅客在三日之內，絕對可以不必驚動旅店庖廚的準備。這些包裹之間，還露出四隻酒瓶的頭子。伊取了一隻雞翅膀和一個諾爾曼第土語叫作「攝政官」式的小麵包，從容地吃着。

大衆的視線都射在伊身上了。隨後增加嗅官的感覺，并且引起口中的津液而使腮骨也在耳門之下隱隱作痛，飲食的香味四溢了。女旅客們對於伊的蔑視，因此愈形激昂，彷彿竟有將伊殺死或者將伊和伊的酒杯籃子以及所有的食品一齊扔在雪中的需要。

但是鳥的一雙饞眼卻釘住了那盛雞的鉢子。他說：「這才對呀，夫人的預備，比我們遇到一些，世上總有對於一切知道思索的人。」伊抬頭向他說：「您願意要一點兒嗎？先生？從一大早餓

到這時，真是不容易熬呀。」他鞠了一下：『可憐，說句實在話，我不拒絕，我不能支持了。打仗的時候是打仗的時候，夫人，您說對嗎？』於是他向四周瞧了一下，接着又說：『在這樣一個時候，我們能設遇着施恩的人，真算是再便當沒有了。』——他本來帶了一張報紙，於是將報紙展開以免將褲子沾染油膩，並且用他那時常攜帶在衣袋中的刀子的刀尖，刺取一隻被膏凍裹住雞腿向口中一攔，隨後長嘆一聲，用滿意的樣子咀嚼着。

但是羊脂球卻低聲下氣邀請兩位童貞女分食這點食品。伊們毫不遲延地承認了，並且仍然低眉在含糊地道謝了之後，很迅速地着手就吃。戈呂德亦復不會拒絕他鄰座女客的贈與，於是他和兩位童貞女，將許多報紙在膝間展開做成了一種桌子。

他們的嘴，不住的一開一闔，嚼着，嚥着，饜饜地吞噬着。坐在角兒上的烏勉自撐持，並且低聲勸他的妻子照樣辦理，伊拒絕多次，隨後經過一種在伊臟腑中騷動的抽掣，便承認了。於是伊丈夫轉圓自己的論調，向他那「嬌媚動人的同行者」詢問可否允許給烏夫人一小塊兒。伊帶着萬然可親的微笑說：『自然是可以的，先生。』於是伊便將鉢子托起。

他們將第一瓶紅酒打開時，便生了一層障礙：原來卻只有一隻酒杯，於是他們只好在喝完之後加以拂拭再行互相轉遞；然而戈呂德卻單獨故意拿他那鄰座女客在酒杯上所留下的口澤未乾之處攔在脣邊，這大概是一種殷勤罷。

這時那被飲食之人圍住而被飲食之香咽住的子爵和子爵夫人，以及方辣馬東和他的夫人，不禁感受這保存檀達爾（註九）之名的可恨的痛苦。陡然，棉業家的青年妻子發了一聲使大家注視的長嘆；伊面色已經和車外的雪一般兒慘白；雙目緊閉而腦袋俯下了；伊簡直失去知覺了。伊那張皇失措的丈夫，便向大眾求救。到了那年老的童貞女扶住病人的腦袋，而將羊脂球那個略剩餘滴的酒杯攔在病人脣邊之時，大眾都不知道怎樣辦法。那美貌的婦人，看看漸漸能敲動彈了，眼睛張開了，微笑了，並且用垂危的聲音說自己覺得現在已經是很舒服的了。但是年老的童貞女爲着使這種現象不再發生，便強迫伊喝一杯斟滿了的紅酒，並且還說道：「這是餓了的原故，毫沒有旁的道理。」

於是這雙頰緋紅進退兩難的羊脂球瞧着這四位困在飢餓的旅客含含糊糊地說道：「我

的上帝，我能否向諸位先生和諸位夫人餽送……」伊說到這兒，因為恐怕惹出岔子便停住了。鳥接着就說道：「唉，真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中，大眾都是兄弟而應當互助呀。瞧罷，諸位夫人不用講虛文了，承認了罷，快點兒！我們知道我們一定能覓尋到一所可以借宿過夜的房子嗎？照我們路上的情形看來，我們非在明天午前，不能到朶兌呀。」——他們依然遲疑，無一人敢擔負說一個『是』的責任。

但是子爵卻將問題決定了，他轉身向着這位羞怯的胖女子，用着紳士的雍容大度向伊說：「我們用感恩的態度承認您的好意，夫人。」

開步的第一脚是費事的，但是一經渡過了『魯畢功河』（註十），大眾便一往直前了。籃子到這時竟將空了，然而還剩下一份冷的鵝肝，一份冷的醬鴿，一份冷的臘舌，許多梨子，一塊主教橋的乾酪和一杯醋泡的小黃瓜和蔥頭，——羊脂球原來也和傍的婦女一般，異常歡喜吃酸的食品。

他們不能毫不和伊交談而吃伊的食品。所以他們便談論起來，起頭還守着分際，隨後因為

伊很保持端穩的態度，便大家議論風生，很懂世故的子爵夫人和方辣馬東夫人，都變了細膩而和藹的了。尤其是子爵夫人，伊竟表示一種一塵不染的大家閨秀之仁慈大度，於是更覺端麗。但是那和巡警一般腦筋的烏夫人，依然是倨傲的，說的少而吃的多。

自然，大家議論戰爭的事，大家敘述普魯士人的強暴行爲和法蘭西人果敢成績；於是這些逃走的人却將傍的那些人的勇氣都表彰了。不久，他們便談到個人的歷史，於是羊脂球帶着真實的感觸和女兒們敘述伊們的天然憤怒所用的熱烈論調，說伊怎樣離開羅昂。伊說：『當初，我以爲我可以住下去，我家中的食用各物都預備的很豐足的，而我與其遷徙到旁的地方，情願多供給幾個兵士的飲食。但是我一經看見他們，這些普魯士人，不免覺得太難堪了！他們使我格外生氣；而我也憤愧交集地鎮日哭泣。唉！倘若我是一個男子，瞧罷！我從窗口望着這些頭戴尖頂鐵盔的肥豬，於是我的女僕抓住我的雙手，以免我拿起物件向着他們的脊梁扔去。隨後，有幾個走到我家中住宿；我便跳了起來去擰着其中頭一個人的嗓子，扼殺他們并不比扼死旁人多費一些兒勁。倘若不是有人抓着我的頭髮，我早已將那一隻幹妥當了。從此之後，我非躲避不可了。』



等到我得了個機會，我便起程了，於是我就在這兒了。」

大家向伊安慰致賀，伊因這些架子不大的同行者之懇摯態度，頗覺泰然；而戈呂德一面聽伊說話，一面露出宣傳家之贊許而慈悲的微笑，向伊端詳，彷彿一個神甫靜候一個信仰甚堅之人贊美上帝一樣，因為留髯的德謨克拉西派的人對於愛國主義，正和那些身穿道袍的人對於宗教，一般地有專賣權。他在輪到他的檔兒，用一種主義完足的聲音帶着由大家每天在牆壁上張貼的廣告中所學來的鋪張揚厲之口吻盡情談論，而末了他還說了一段激動這位風流自賞的女子的俏皮話兒。

但是羊脂球立刻動氣了，因為伊是一個波拿巴爾黨（註十一）伊面目變了和櫻桃一般兒紅的了，並且憤憤地吃着口說道：『我很願意有一天，瞧見你們也站在他的地位，這一定是應當的，唉，是的！這個人，就是被你們害了！倘若我們被你們這樣的滑頭統治，那末只好和法蘭西相離了！』戈呂德毫不介意，依然保存他那種漠視而高岸的的微笑，但是到了子爵費着許多勁兒出來調停時，大衆覺得那些不好聽字眼已經快到唇邊了，這位憤氣冲天的女子，毅然聲言一切誠

懇的意見才是可敬的。然而子爵夫人和棉業家夫人——伊們心中深恨那些袒護共和政體的正直之人，本來一切婦女對於專制政府素表同情——因此對於這位滿腔忠悃而情感和伊們觀念很相似之賣淫婦頗抱接近之意。

籃子完全空了。這十個旅客都愁眉縹眼地埋怨這籃子何以從前不能大一點兒編織。談論雖然從吃完食物以後不免冷淡一會兒，然而卻又繼續了一陣。

夜色已經下降了，黑暗的境界漸漸成了深邃的，而那在消化功用中愈使人易於感覺的寒氣，竟使羊脂球發抖——雖然伊素來富於脂肪，於是子爵夫人便將伊手中那個從早上起到這時早已換過多次化學炭條的手爐送給羊脂球，伊立刻忻然接受，因為伊覺得雙腳早已冰透了。烏夫人和方辣馬東夫人也將伊們的送給兩位童貞女取暖。

車夫早將車燈點好，車燈用一種強烈的光，照出那套轆的馬匹的發汗肥臀之上，竟已汗氣如雲，而大路兩旁的積雪，彷彿在燈光的反射之下發展。

車中甚麼也分辨不出了；但是陡然一種動作在羊脂球和戈呂德之間發生；於是那眼光在

黑影中搜索的鳥，自信瞧見那個有長髯的男旅客如同受了一種杳無聲息的大打擊一般，活潑地躲避一下。

幾點微小的火光，在前面的路上顯出。這就是朵兌了。大衆足足走了十二個鐘頭；加上牲口上料四回所耗的兩個鐘頭，恰巧是十四個鐘頭。末了郵車走到鎮上，大衆便在商業旅館跟前停住了。

旅館的大門開了一種很熟悉的聲浪使得全部的旅客受了驚：這就是刀鞘觸在地面的響動。隨後，立刻有一陣德國口音叫喚了一會。

郵車雖然停住了，然而旅客卻沒有一個下車，彷彿有人在下車的地方，等候屠殺他們似的。這時車夫出面了，手中拿着一盞車燈，立刻將車中兩行旅客的腦袋很明晰地照出，他們的嘴都張着，他們的眼睛都被驚訝和恐懼所制服而上下翻動。

車夫身傍，一個兵官在燈光中站着，這是一個身長異常而黃髮的少年，身軀包在軍服之中，和婦人的胸甲一般地緊束着，再加上平頂髹漆而釘着銅牌的軍帽，竟使他和一個英國旅館中

的小使相似。他那長直上翹，分端削減而極端只剩着唯一纖細不可目視的毫毛的兩撇鬚，彷彿撐起雙腮壓住口角，而在雙脣逼出一道下垂的褶痕。

他用亞爾薩司口音的法語，說了幾句聲調生硬而請旅客們下車的話：——「您各位願意下來嗎？先生們，夫人們？」

兩位童貞女用慣於承受一切的聖女之柔順態度，首先下車。子爵和子爵夫人跟着下來，接着就是棉業家兩夫婦，隨後烏先生將他那位胖的老婆推到自身的前面。他一經踏到地面，那謹慎超過禮貌的心理，便使他向那軍官說：「日安，先生。」那個和一切強權者相同的傲慢東西，默然絕不答復而向他瞧着。

羊脂球和戈呂德雖然坐在郵車門邊，而下車卻都在最後，他們在敵人之前都是高大而莊嚴的。胖姑娘勉自鎮靜，而那位德謨克拉西派的朋友，卻用一隻略帶顫動的手，撫弄自己微現紫色的長鬚。他們極力保持沈毅態度。知道在這些遇合之中，各人都將各人的祖國代表一份兒；并且因為他們的同行者的軟弱態度異常憤激，伊極力裝出比伊那些同行女客——良家婦女——

——較爲自重的派頭，而他也覺得自身應當表現一個模範，便盡情繼續他那自從兵敗卽已開始的抵抗使命。

大家已經走到旅館的闊大廚房之內了，於是那德國軍官也來檢查那張由德國總司令簽了字的旅行護照，其中載明了旅客的姓名年貌和職業，他向他們仔細端詳拿載明的條款和人物比較一會。

隨後他忽然說道：——『好。』於是就去了。

大家便行休息，因爲大家依然是飢餓的；於是便叫人預備夜飯。這非一個半鐘頭不能停當；所以在旅館的兩個女僕着手布置之時，旅客們便視察旅館的屋子，這些屋子沿着一條長的走廊排着，而有一合嵌着玻璃記着號碼的門。

末了，到了旅館主人自動走進來的時候，大家都坐在餐桌前了。這本來是從前一個馬販子，一個害着氣喘病而喉管和鼻孔之中不住地發出沾液的響動聲息的胖子，他的父親將傅郎徽的姓氏傳給他。

他問道：

「艾莉莎貝羅葵小姐是那一位？」

羊脂球驚了一下，轉身便說：

「就是我。」

「小姐，普魯士軍官想立刻和您談話。」

「和我嗎？」

「是的，倘若您的確是艾莉莎貝羅葵小姐。」

伊不免遲疑，想了一下，隨後斬切地說：

「也許有這樣一回事，但是我不去。」

於是一種動作繞着伊；各自議論，尋覓這種號令的來由，子爵走近伊前面說：

「您錯了，夫人，因為您的拒絕，可以引起無窮的大困難，不僅是爲着您本身，并且連您的同行一千人都帶累上了。我們對於強者永遠不應當抵抗。他這種舉動，決不會有一點危險：大概是

爲着一點遺亡了的手續罷。』

在座的人都附和子爵，於是都來央求伊，催促伊，勸導伊，而結果竟將伊降服住了；因爲大衆都疑慮由強硬的對付所生的麻煩末了，她說：

『這是爲着您各位才去走一趟，的確是如此呀！』

子爵夫人握着伊的手說：

『那末，我們向您道謝了。』

伊便去了，大家候着伊一同吃飯。

各人因爲不會像這怒氣冲天的女子一般兒被人傳請，便都很自慰，并且心中獨自盤算到了自身輪到被傳時所應當用的柔弱手段。

但是十分鐘以後，羊脂球回來了，面紅氣急，憤怒異常，伊口中喃喃地說道：『唉！混賬東西！混賬東西！』

大衆都急於想知道這件事，但是伊甚麼也不說；因爲子爵反覆央求，伊用很莊嚴的態度答

道：『這個不關您各位的事，我不能向各位說。』

這時大衆都繞着一個菜香撲鼻的盛湯大盆坐下，雖然遇了這個意外，但是夜飯卻吃的很高興，蘋果酒是很美的，烏夫婦同着兩位童貞女因爲節儉的關係，便將就喝了些兒，此外的人都是要的葡萄酒；而戈呂德卻喝皮酒。他那開塞子而使液體湧出白沫和向杯中審察液體的派頭，很爲特別；他隨後將杯子舉起，攔在桌燈和眼珠之間仔細端詳他的顏色。等到他喝着，他頰下那一部和他的心愛之飲料有相同色彩的長髯，彷彿微微因滿意而顫動；他斜乜着杯子毫不傍視，并且他的神情，彷彿爲着竭盡他那爲之而生的唯一職務似的。我們可以說他頭腦中成立了一種收縮現象，這現象大概就是占住他畢生生活的兩大狂熱——皮酒和革命——間的結合力；而他斷不能在品評這個時丟開那個。

孚朗微兩夫婦坐在餐桌的橫頭吃飯。這男子和破裂了的火車頭一般地哮着，他胸膛中的抽掣，爲着吃飯而言語，實在是太厲害了；但是他妻子卻永不會住過口。伊敘述伊對於普兵入境的一切印象，凡他們所做的所說的都議論到了，伊起首怨恨他們，因爲伊爲他們花費不少，隨後



卻又不免憐惜，因為伊有兩個兒子在軍中。伊向子爵夫人說的最多，以為和一位貴族婦人說過話，是件榮幸的事。

隨後，伊低聲敘幾件謹密的事，而伊丈夫不時止住伊，他說：

『最好你緘默一點罷。』

但是伊簡直不大理會，并且接着又說：

『對呀，夫人，這些人專門吃馬鈴薯和豬，隨後就是吃豬和馬鈴薯呀，并且我不應當拿他做潔淨的看待。——自然不能！——說句實在話，他們滿身的味兒，您瞧見他們鎮日操演；他們一齊在一個場上：——於是向前走，向後走，向這面一轉，又向那面一轉。——正彷彿他們在那兒耕地，或者彷彿他們在自己國裏築路！——不然，夫人，這宗軍人，是向誰也沒有益處的。這些可憐的百姓只為着學習殺人而供養他們，難道是應該的嗎！——我不過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老年婦人，這是真的，但是瞧見他們拚命由早走到晚，我常常自言自語：——既然有了一些發明有益事件的人，何以又有許多盡力做壞事的人呢！道地說來，屠戮人類，無論是普魯士人、英吉利人、波蘭

人或者法蘭西人，難道不是可怕的嗎？——倘若對於一個曾經害您的人施行報復，這算是罪惡，因為有人懲治您呀！但是拿着槍砲將我們的孩子們和野物一般兒剿滅，因為有人將勳章送給那些破壞最狠的人，就算是功勞嗎？——不行，您想到了嗎？我卻永遠不會懂這個！

戈呂德高聲說：

『倘若有人侵犯一個愛和平的鄰國，這戰爭就是野蠻行爲了。』

那年老的婦人低頭說道：

『對呀，倘若自衛，就是另外的一樁事了；但是，難道不應當將這些以戰爭爲樂事的帝王殺戮淨盡嗎？』

戈呂德不禁心花怒發地說：

『萬歲，女國民！』

方辣馬東先生深深地思索着。他雖然崇拜一些有名的軍官，然而這老婆子的議論中深意，卻使他默念到這樣多的坐食而好破壞的手腕向一國所施的影響，和這樣多的爲他人所餵養

而成不能生產的實力，倘若有人拿他們用在偉大的實業工作，大概非數百年不能耗盡。

烏先生離開坐位，低聲向旅館的主人談天。那胖子笑着、嗽着、睡着，他的便便大腹，受着鄰坐的譚科的作用，蠕蠕地動個不住，并且和他定了一個在來春普兵退去之後，購買六箱紅酒的口頭契約。

夜餐剛好吃完，因為大家都被困乏傷了，便各自安寢。

然而那個早已有所窺破的烏，叫他的妻子睡了以後，便從房門匙洞向外或窺或聽，以期發現世人所謂的「暗廊中的神祕。」

他這樣幹了一點鐘光景，才聽見一種磨擦之聲，於是立刻向外窺着，於是看見了那個身披鑲着白色花邊的淺藍浴衣而愈覺豐肥的羊脂球了，伊手中端着一個燭台，向着暗廊盡頭的一個號數較大的屋子走去。但是傍邊的一張門卻是半開半掩的，伊在幾分鐘後回來時，身着汗衫的戈呂德在後跟着，他們並不談論，隨後卻都站着不動了。羊脂球彷彿毅然阻擋他進伊的屋子。他們的談論，烏先生不幸毫無所聞，但是到了末了，他們的聲音漸漸高了，他便得了一點兒。戈呂

德極力要求，他說：

「瞧罷，您真有點兒傻，對於您，這算得甚麼一回事呢？」

伊彷彿有點動氣，並且說：

「不行，親愛的，有時候，這樁事是不能幹的；並且在這兒，是一件倒霉的事。」

他大概一點也不會懂，於是便詢問理由。於是伊竟動氣了，愈用高聲說道：

「理由嗎？您不懂得理由嗎？有了些普魯士人在這所房子裏，在這靠着旁邊的屋子裏，這也行嗎？」

他便不言語了。這種不願意在住了敵人的屋子旁邊溫存的薄命女子的愛國廉恥心，竟在他心頭將衰弱殆盡的毅力喚醒了，因此他在和伊擁抱了一會之後，便匆匆地回到自己的屋子中了。

與致勃發的鳥，丟開匙洞，連忙在房中躡手躡腳，披上寢衣，掀起那蓋着他妻子的挺硬身軀的毡子，用一個接吻將伊鬧醒，一面喃喃地說：『寶貝，你愛我嗎？』

於是這一所房子完全歸於寂靜了。但是不久一陣強烈單調而拍子相等的鼾聲，一種彷彿像那被氣壓制住的鍋爐震動的長而猛的響動，從一個彷彿上在屋閣而又下坐地窖的無定方位傳出。傅朗微先生已經睡了。

因為大家決定在第二天早上八點鐘起程，所以他們一大早就在廚房中集合；但是那滿棚堆着積雪而既無牲口復無車夫的郵車，卻靜悄悄地停在天井中橫着。他們便跑到馬廐車房和堆積草料的廠內去找車夫，然而那兒有一個結果。於是所有的男旅客決定到鎮上尋覓，於是便出了旅館。他們走到教堂前面的普拉司，從那兒兩邊的房子之前，瞧見許多普魯士的兵士。他們看見的第一個兵士，正在削剝馬鈴薯，稍遠一點，第二個兵士，卻正打掃那剃頭鋪子。另外還看見一個鬚鬚滿面的兵士，正抱着一個啼哭的小孩吻着，隨後將他攔在膝頭搖着極力和他溫存；那些丈夫從了軍的鄉下胖婦人，向着那些服從伊們命令的戰勝者，指揮他們應當做的工作；譬如鋸木、煮湯、磨咖啡這類的事；其中還有一個，給他的女房東——一個不能動彈的祖太太——洗濯衣服。

子爵不免驚訝，便向那個從教堂走出的僕人詢問。這個教堂的老耗子回復他說：「唉！這一班伙計，并不兇惡；這不是世人傳述的那些普魯士兵士。他們都是從遠一些的地方來的；我卻數不清是那兒；并且他們都將妻室兒女丟在家鄉；打仗這件事，他們并不承認是好玩的！我從他們的口中，深知在他們的家鄉大家也是一般兒地哭着。在我們這兒，大家這時還不見得十分苦惱，因為他們并不害人，并且他們如同在他們的家中一般兒地做工呀，先生，您瞧罷，在小百姓的道伴中，應當互助……就是那些大人物要打仗！」

戈呂德聽見戰勝者和被戰勝者之間成立了一種懇摯的交誼，不免怒從心起，於是便走開了，以為在旅館閑坐還好一些。烏先生說了一句玩話：「他們正在進行蕃殖種族之策。」方辣馬東說了一句較為莊重的：「他們正圖補救。」但是他們不會遇到車夫。末了，才在鎮上的咖啡館中尋着，他正和軍官的護兵親熱地同桌坐着。子爵向他喊道：

「我們不是吩咐過您，在八點鐘套車嗎？」

「唉！是的，不過後來，還有人另外吩咐過呀。」

「誰吩咐過您呢？」

「就是普魯士的營長。」

「爲甚麼呢？」

「我一點兒也不知道。請您去問他罷，有人禁止我套車，我只好不套就是這樣一回事。」

「這是他親口對您吩咐的嗎？」

「不是，先生，這是旅館掌櫃傳他的號令。」

三位男旅客便都心慌意亂地回到旅館。

他們便找掌櫃，但是女僕說掌櫃因爲氣喘非到十點鐘從不起牀，並且除了起火以外，他具體地禁止榜人在未到時刻之前，將他叫醒。

他們便想去見軍官，雖然他同他們住在一個旅館，然而做不到的事，因爲只有傅朗微先生一人受過軍官的特許，可以向他談論民間的事務，於是他們只得靜候。女客們都歸到各人的寢室，整理零星物件。

戈呂德在廚房中的光焰熊熊的大爐子跟前坐下。他搬了一張小桌子，開了一瓶皮酒，抽出那個在德謨克拉克西派中和自身一般受敬禮的菸斗，彷彿這菸斗一面伺候戈呂德一面伺候國家。這是一個被菸草燻的很透的華麗密蠟煙斗，顏色和他主人翁一般兒黑，但是香氣噴人，形式彎曲，而光彩可鑑，並且稱他的手，合他的姿勢。於是他靜坐着，兩眼有時釘着那一爐火，有時釘着酒杯口上的白沫；而每喝一口兒，便忻然伸着他那瘦而長的指頭向他那些和掛着酒沫的髭鬚相混的下垂長髮之中搔着。

烏藉着活動脚步爲由，出外向鎮上的居民銷售了一點兒酒。子爵和棉業家卻談論政治。他們預行揣度法蘭西的前途。子爵以爲是屬於奧爾雷陽王族，那一位卻以爲是一個姓名未顯的救國者，一個到了全部失望才行振臂而起的英雄：一個葛司蘭（註十二）一個貞德（註十三）或者一個另外的拿破崙一世！唉！倘若太子不是這樣地年幼！戈呂德聽了這篇話頭，露出一副知道「天命」這個名詞的人的神情而微笑。他菸斗卻將廚房燻成香噴噴的。

十點鐘報過了，傅朗微先生走了進來。大家立刻向他詢問；但是他矢口不遺重三複四地說



是軍官向他說過：「傅朗微先生，您禁止他們明天套車，我不許他們在不曾得着我的命令之前起程。您照辦，這就穀了。」

於是他們便想見軍官。子爵叫人將自己的名片送上去，而方辣馬東又在這名片上加上自己的姓名和頭銜。普魯士人叫人回復，說是在他吃完午飯以後，就是午后一點鐘光景，他允許這兩個男子和他說話。

女客們又都重行走下樓來，雖然心慌意亂，然而多少也吃了些兒。羊脂球彷彿病了似的，并且異常害怕。

護兵走來邀請這些先生們的時候，他們已經喝過咖啡了。

烏也決定和那兩位相隨；但是因為想使他們的舉動格外莊嚴起見，便邀戈呂德同往，他卻驕傲地宣言他永不願和德國人發生關係；於是他依然靠着火爐坐下，吩咐另外再拿一瓶皮酒。三位男客上了樓，便走到軍官接見他們的屋子，這屋子是旅館中最華美的一間，他在一張圍椅中躺下，雙腳擱在火爐之上，手中舉起一個磁菸斗吸着，身上披着一件花紋燦爛而大概從

那些毫無美感的小財主家中偷竊而來的浴衣，他既不起立，不僅對於他們毫不表示接待的禮貌，並且也不瞧着他們，他真能將戰勝者的下級軍官的一種絕好模型盡情表現。

末了，歇了一會兒，他說：

「你們想幹甚麼？」

子爵說：

「我們想動身，先生。」

「不行。」

「我們能設詢問這種拒絕的理由嗎？」

「因為我不願意。」

「我恭恭敬敬地要求您，先生，要求您審查您的師長發給我們走到第艾泊的旅行護照，並且我想不到我們沒有絲毫不合法的事情，值得這樣虐待。」

「我不願意……就是這個道理：你們可以下去。」

於是三人都鞠了躬，便下來了。

這天的下午是帶着哭味的。大衆絲毫憶不到這德國人的脾氣；並且最奇特的思索也將他們的腦袋弄昏了。他們通通坐在廚房，設想許多意外的事情，不住地討論。他大概想將他們留住爲質嗎？——但是目的爲甚麼？——或者拿他們做俘虜嗎？或者多半是向他們要求重大的贖身費嗎？想到這一層，一種恐懼將他們嚇壞了。那些最有錢的，怕的最厲害，彷彿已經看見受了細縛，預備贖命，將充塞囊橐的金錢，向着這蠢材的敵兵手中傾注了。他們搜索枯腸，捏造使人相信的謊語，隱飾自己的富裕，裝出窮人的樣子，極窮的樣子，烏將金表練取下而藏在衣袋之中。垂暮的天色愈使恐懼心加增。看着掌燈了，因爲離夜飯的時刻還有兩個鐘頭。於是烏夫人提議拿紙牌鬪一場「三十一點」。這是一種消遣的法子，大家自然答應了。戈呂德從禮貌的作用將菸斗熄掉，自行加入戰團。

子爵洗了牌，分了牌，羊脂球舉手就得了三十一點；隨後，爭勝的心便將繞亂神經的恐懼心鎮住了。但是戈呂德發見烏家兩夫婦商議欺騙的方法。

看着快要晚餐了，傅朗微先生走了進來，用他那帶着痰響的嗓子說道：「普魯士軍官教我請教艾莉莎貝羅姿小姐是否仍然沒有變更成見。」

羊脂球面色慘白，立了起來；隨後卻又變成緋紅的了，這時竟憤激到窒住了呼吸而不能說話了。末了，才說：「請您告訴這光棍，這髒貨，這德國的死胚，說我不承認這件事；您聽清楚點，永遠不行，永遠不行，永遠不行。」

肥胖的旅館老板便出去了。於是在座的人包圍詢問要求羊脂球，以期揭開由伊和軍官會面時所產生的神祕。開始伊卻拒絕；但是不久便怒氣沖天地高聲喊說：「他要求的嗎……他要的嗎？他要求和我睡覺。」因為大家都憤極了，所以誰也不覺得這種字眼的刺耳。戈呂德使勁將酒杯向桌上一擱，砸成粉碎，這竟是一種攻擊這老兵的喧號，一種憤怒的鼓動，一種全體毅然抵抗的結合。彷彿軍官向她強迫要求的犧牲，是分途強迫向他們全體中的個人各應承受一部份似的。子爵憤然說這種人的品行，是和古代的野蠻人一樣。而尤其那些女客，向羊脂球表示一種莊嚴而和藹的尊敬之心。那兩位非到聚餐永不出現的童貞女，卻都俯首而默默無言。

暴怒略息之後，大家依然夜餐；但是議論很少；因為大家都各自盤算。

女客們早就散了；而全體吸着菸的男客，卻組織了一局紙牌，邀了傅朗微一同入局，從容向他詢問那制伏軍官的頑強態度的方法。但是他注意自己的牌，甚麼也不聽見，甚麼也不回答，并且不住地說：『當心牌呀，先生們，當心牌呀！』他真算十分注意了，連唾痰——這件事有時彷彿在他的胸部插了幾支風琴的音簧似的——也忘記了。他發音的肺葉，能吐出氣喘的各種音階，從那平而低的調子一直到小雄雞試着啼叫的尖澀之聲無一不備。

他那瞌睡昏沈的妻子進來找他的時候，他竟不肯上樓。於是伊獨自先走，因為伊是「早」的，一向和太陽同時而起，而伊丈夫卻是「暮」的，時常和朋友們麀夜。他向他妻子喊着：『你將我的膏子藥攔在火傍，』於是重新又專注到牌上了。末了，大衆窺破了毫無可利用之點，便說是應當散了，於是各自安寢。

第二日，大衆依然起的很早，心中抱着一種狐疑不定的希望，一種愈想起程的渴想，一種在這可惱的旅館再過一日的恐懼。

糟了！牲口依然在廐中繫着。車夫杳無蹤跡。大衆無精打采地繞着空車兜着圈子。

午餐是很愁慘的；大衆和羊脂球相對，彷彿發生了一種冷落的味兒，因為那產生商議的夜談，竟將觀念變換了一點。現在，大衆幾乎抱怨這女子不會在半夜時，秘密地去找普魯士人給同行的人免除許多驚駭。甚麼事是最簡單的呢？並且誰知道這事呢？伊如此就可以向軍官告哀，陳述他們的苦處而救濟現象了。在伊這真算不了甚麼事！

但是誰也還不曾吐出這種思想。

因為大衆在午後都覺的煩悶了，子爵便提議到鎮市的附近地方散步，各人都穿着的很注意，而除了那自願靠着火爐坐下的戈呂德和那兩位到教堂或者神甫家中消磨白日光陰的童貞女以外，全體向外出發。

日見沈重的寒氣，嚴酷地向着耳鼻激刺；雙脚異常痛苦，幾乎一步一呻吟；隨後田野在眼前發見了，他們在這一片白茫茫之下，覺得田野是異常淒慘的，如是他們立刻折步回來，靈魂都冰透了，而心房也象鎖住了似的。

四位女客在前行走，三個男子在後略行遠遠地跟着。

那了解現狀的鳥，陡然詢問這「丫頭」是否使他們久在這樣的地點停留，而那嫻於禮儀的子爵，說是誰不能強迫一個婦女承受這樣一種痛苦的犧牲，而非由於自動不可。方辣馬東先生卻注意法蘭西的軍隊，是否從第艾泊來反攻和兩軍只能在朵兌相遇——這事本是那時的問題。這種思慮的反射，卻使那兩位發愁了。——「倘若我們步行而逃呢？」——鳥說。子爵將雙眉一聳：——「在這種大雪之下，您想這樣嗎？帶着我們的妻子們嗎？並且不到十分鐘，我們立刻被人追蹤捕獲而被兵士所俘虜了。」——這本是實情；他們便都默然了。

女客們卻討論裝飾；但是一種恐懼心，卻將伊們間隔了。

陡然那軍官從街的盡頭遠遠而來，他在這雪光輝映的宇宙中，顯出他那束在軍服中而和馬蜂一般的高長身段，並且兩膝向外微偏，聚精會神地，露出不願污損那雙漆髻光潔的長靴的軍人特別步伐走着。

他在女客身邊走過時一面鞠躬致敬，而用輕蔑的眼光瞧着那些毅然不肯向他脫帽的男

客——雖然烏露出過一種行禮的手勢。

羊脂球連耳根都變了緋紅的了；而這三位有夫之婦因為這樣和這武人狹路相逢，於是想到本身又都在這個被他那樣用俠義一般的手段所對待的女子的伴侶之中，便感覺了一種大的慚愧。

於是大衆都談論他，談論他的手段，談論他的面目。那位交結軍官最多而用內行派頭審察的方辣馬東夫人，覺得這一個，一點也不像是惡劣的；並且還可惜他不是一個法蘭西人，否則他一定是一個可以使婦女們發狂的法國騎兵的美俊將校。

一徑走回旅館，大衆簡直不知道怎樣辦法。許多尖刻的話已經在毫無關係的問題中說過。夜餐是寂寞的、短促的，並且大家都望睡魔將光陰消磨，於是各自登樓安寢。

第二天大衆走下樓來，都是無精打采而心懷不平的，女客們勉強和羊脂球說了幾句話。

教堂的鐘丁東丁東地響着。這原來是爲着一場受洗的禮節。羊脂球本有一個留在意威桑的鄉農家中撫養的孩子。伊每年只看他一次，而從來不曾思念過；但是這時想到將要受洗的這



一個，便有一種對付伊孩子的急促而強烈的溫存，卻掉在伊心坎兒上了，於是伊決定非去參觀這禮節不可。

伊一經出去，大衆互相觀着，隨後大衆將坐位挪在一塊兒，因為大衆覺得結局非決定一個辦法不可，烏有了一種「煙士披里純」就是他主張向軍官提議，單獨留住羊脂球，而將其餘的人放走。

傅朗徵先生依然擔負了這種通消息之責，但是他幾乎立刻就走下樓來。那個深知人類本性的德國人，將他排斥在門外。德國人聲稱倘若他的欲望不能滿足，就將全體留住。

於是烏夫人的市井之見就發表了：——「我們斷不會老死在這兒。既然這是伊——這女光棍——有這個和一切男人都可以幹那話兒的本行，我以為伊並沒有迎彼拒此的權力。我向您各位請教，一切伊在羅昂碰着的人都可以幹，就是車夫也是如此的，各位，州長的那個車夫！我知道很清楚，他是我店中的主顧。今天遇着要給我們解圍的時候，這爛鼻子，伊卻又拿架子了……在我，我覺得這軍官的品行並不壞。也許他曠了許久；而我們三人大概他也重視。但是不

然，他卻愛那一個屬於公衆的。他尊敬有夫之婦，請各位想想罷，他是這兒的主人翁，他只要說一聲：「我要，」并且他可以用他的兵士們強迫您。」

兩位女客不免打了一個寒噤，美貌的方辣馬東夫人的眼珠發楞了，而面色也變成慘白的，彷彿伊已經覺得受了軍官的強迫。

那些在另外一旁討論的男客都走了過來，怒氣沖天的烏，主張將這賤人的手足縛起送給敵人，但是那三代先人都做過公使，而本身富有外交家風度的子爵，卻是個愛使計的，他說：——  
「應當向伊疏通。」

於是大衆便協商起來。

女客們聚在一處，談話的聲音是低微的，而全體共同討論，各人發表各人的意思，那情形是異常慎重的，這些女客對於敘述那些最瑣碎的話，尤其能發找着一些語氣的宛轉和表情的微妙，所以論調的小心謹慎，竟使局外人絲毫不懂。但是良家婦女特爲護符的最後廉恥，卻本只遮蓋着那層表面，這時伊們在這惡作劇的舉動之中忍不住互相嘲笑，發狂一般地開心，各人暗自

在伊們的環境之中自行感動，彷彿使用爲他人調羹的饕餮人的食慾一般，向着愛情胡思亂想。

這事件說到末了愈覺奇特，使人意趣橫生。子爵找着一些打諢科的話，雖然略現輕試，但是說的異常之好而使人微笑。輪到烏先生，他發了些近於放縱議論，但是卻不使誰見怪；然而烏夫人的粗魯的思想表示，卻使大家面面相覷。伊說：『既然這是這女子的本行，何以伊拒絕這一個比拒絕旁人要狠一些呢？』那多情的方辣馬東夫人卻默念若是在伊的地位，伊拒絕這一個卻比拒絕旁人輕一些兒。

他們如同包圍一座砲臺相似，很費了一些時間商議這包圍的辦法。各人讚美自己的方法，自己倚賴的要領，和自己預備實行的步驟，他們決定了攻擊的計畫，應用的詭謀，和衝鋒的襲擊，以備使這活的砲臺在固有的地位迎接敵人。

然而戈呂德卻另在一旁，對於此事完全是局外的。

因爲大衆心有專注，以致羊脂球走了進來之時，大衆都不會聽見伊的脚步。但是子爵輕輕

地吹了一個「尸去」這可將大衆的視線都抬起了。伊已經在那兒了。於是大衆陡然都默默無言，而且一起頭還發生一種使他們不能向伊談論的障礙。子爵夫人比較其餘的人，算是較長於酬酢場中口是心非的習慣的，伊向伊問道：『好看嗎，這個受洗的禮節？』

這個依然是滿腔感慨的胖姑娘，將所看見的面目，態度和教堂的外觀都說了一遍，並且還加上一句：『偶爾祈禱，真是那樣能得安慰的。』

然而這許多女客一直到午餐時，對於羊脂球始終是和藹的，這原來是想伊對於伊們的勸告上，加增一些信仰和一些服從。

一經坐上餐桌，他們便着手使用那些接近的方法。最初是一種對於「盡心竭力」的泛泛議論，他們舉了一些古史上的例，譬如約第忒和荷洛非倫（註十四），隨後毫無來由又說到盧克雷斯和塞克司度斯（註十五），以及克略拔忒（註十六），向其敵軍將官們遍薦枕席而終使他們在奴隸地位屈伏，隨後又轉到一件羅馬人的軼事，其中就是敘述羅馬的女市民瞞着那些毫無聞見的富翁而都走到卡布市住宿，於是羅馬的敵人安尼拔爾，帶了他的將士都投向伊們的掌

握之中了。(註十七) 他們還說是那些收留戰將的婦女，都用伊們的身體做一種戰場，做一種宰制的手段，做一種武器，將伊們女英雄的溫柔，征服許多兇猛可憎的生命，並且爲着復仇和盡心竭力犧牲伊們的貞操。

他們并且用含混的論調，談論那個故意將一種可怕的傳染病移到自己身上，而在那天意固定的幽期密約中利用陡然之弱點去傳染那神出鬼沒地微行的拿破崙的英國女子。

這些話并且都是用端莊而蘊藉的方法說的，談論之間，偶爾還有一種引起競爭心的歡呼發動。

末了，他們幾乎可以相信婦女們在人世間的唯一作用，就是伊們人格的一種長期犧牲，一種滿足軍隊的慾望之繼續屈伏。

兩位墜入玄想的童貞女，裝作一點也不會聽見，而羊脂球也絕不發言。

他們將這整個兒的午後，讓伊獨自反省。但是他們卻莫名其妙地將素來叫伊做「夫人」的稱謂，簡單地換成了「小姐」，這個名詞，彷彿大家都想使伊從伊業已攀援到的尊嚴中下墜

一層，使伊悟到自身地位的恥辱。

他們正喝着夜餐的湯，傅朗微先生出現了，他口中仍然背着昨天那句老話：「普魯士軍官教我請教艾莉莎貝羅小姐是否仍然沒有變更成見。」

羊脂球乾脆地答道：「沒有，先生。」

但是這時，他們的盟約已經衰弱了。烏說了三句倒霉的話，到了子爵夫人——大概并不會預計——感受那尊敬宗教的必要而問那位年長的童貞女詢問聖徒人生中的大事業時，各人正爲着尋覓新的例證不得要領，并且甚麼也搜索不着。這一來，就覺得有許多人做了許多我們可以看作犯罪的事，但是倘若這些大罪是上帝的光榮或者爲後世的好處而成的，那末宗教也就安然赦免這些。這卻是一個有力的論證：子爵夫人就利用起來。於是，也許由於這些默認協商和這些潛伏的殷勤之一——其中的實力超過穿着道袍的人——或者僅僅由於一種有幸福的智慧和一種可笑的援救的作用，那年老的童貞女，便給這盟約造出一種強有力的倚賴了。他們以前以爲伊是羞怯的，現在伊卻拿出膽壯的、囉唆的、激烈的派頭了。這一位並不會被宗教式

的決疑學者的懸揣摸索所搖動；伊的主義彷彿是一根鐵棒；伊的誠毅之力從來不會退縮；伊的自覺心毫無一點疑慮。

伊承認亞伯拉罕（註十八）的犧牲是很簡單的，因為倘若是伊，伊既秉承從「高高在上」而來的命令，便可以直接將父和母一齊殺死，並且在伊的意見，倘若其心可嘉，甚麼也不致上天怒。子爵夫人利用伊的意外同謀者的神聖勢力，便說了『結局纔能審判手段』那句格言，彷彿是使伊感化似的。

伊向伊問道：

『那末，您以為上帝承認一切的方法，而在理由正當時，上帝對於事實加以原諒嗎？』

『誰不能疑慮到這一點嗎，夫人？一種在受者自身認為侮辱的事情，然而從感動他的思想看來，卻時常成了可敬的。』

於是她們這樣地繼續地談着，疏解上帝的意旨，推度上帝的決心，將那些與上帝絕對不甚相關的事勉強附會。

這種談論，都是涵蓄的、圓活的、謹慎的，但是那童貞女每發一言，竟使這墜落風塵的女子的憤怒的抵抗力削減一次。隨後，談論卻又轉到旁的方面了，那捏着念珠的童貞女敘述伊所管轄的教堂，伊的上級的教士，伊的本身，和伊那位同行的小鳥兒，聖尼塞伏爾童貞女。有人在哈佛爾邀請伊倆到醫院中看護百來個傳染了天花的兵士。伊描摹這些可憐的人，細說他們的病狀。而於伊倆在中途被這普魯士人的慾念阻礙了行程這一層，便說因此使那些可以由伊倆援救去險的法蘭西人仍陷絕境！看護軍人本是伊自身的專門技藝；伊曾經參與克利米亞、意大利和奧大利之役，便又敘述那些戰爭，陡然伊露出一個和喇叭銅鼓很相習的童貞女的派頭，這種人物，很像是爲着追蹤戰場而生，爲着在戰後騷亂之中收傷者而生，爲着以一言制服悍卒——其功效或在官長之上——而生；這一個仁慈的童貞女的滿天星斗一般的面目，彷彿是戰爭的糜爛情形的小影。

誰也不在伊論談之後發言，可見效力是很好的。

不久這頓晚餐完了，大衆便立刻上樓回到各人的屋子中，一逕到第二天早上很晏的時候



纔下樓。

午餐是平安的。大衆對於昨天所播的種子，卻留下了使他由萌芽而秀而實的光陰。

伯爵夫人提議在午後散步；於是伯爵依照約定的辦法，挽住了羊脂球的胳膊落在衆人之後而行。

他用莊重的男子向「姑娘們」所用之家常的嚴肅的而又略帶輕蔑的論調，和伊談天；伊做：「我親愛的孩子，」撇開伊在社會上的位置和伊那無庸置辯的榮譽，而從高的處所款待伊。

「您竟願意將我們留在這兒使我們也和您一般兒享受普魯士人的虐待，而不願意贊同這一種您時常在您生活中受過的殷勤嗎？」

羊脂球甚麼話也不答復。

他用柔和態度，理智和情感籠絡伊。他仍然保守子爵先生的地位，而在必要之時，卻顯出很殷勤的樣子，總而言之，他真是一個和藹的善於頌揚之人。他鋪張伊可以給他們供獻的義務，談

論他們對於伊的感激；隨後，陡然很高興地和伊「爾汝」相稱：『你應當知道，我親愛的，他那樣一來，便可以自誇，說是他已經嘗過了那種在他家鄉所難找到的美人兒呀！』

羊脂球依然甚麼也不回答，並且向前趕上大衆一塊兒走。

伊一經回家，便上樓走入自己的屋子而不露面了。於是大衆恐慌達於極端，伊幹甚麼呢？倘若伊拒絕，這是甚麼障礙呢？

夜餐的鐘點報過了；大衆徒然等候伊。傅朗微先生走進飯廳，說是蘿菱小姐覺得身體不大舒服，各位可以用餐。於是大家的耳朵彷彿都豎起了。子爵走到旅館掌櫃跟前，低聲問道：『成了功罷？』是的。『他守着禮貌，甚麼也不向他的同伴們說，卻微微地向他們點頭示意。立刻一種釋卻重負的歎聲，從各人的胸膛吐出一種愉快在各人的臉上顯出。』烏喊道：『可了不得！倘若旅館中藏着有香檳酒，我便請大家喝一鍾；』而烏夫人瞧見掌櫃拿着四瓶酒重新走進飯廳時，心中很不痛快。各人陡然都成了喧鬧而豪爽的了；一種放縱的愉悅，充塞了大衆的心房了。子爵覺得方辣馬東夫人嬌媚異常，而製造家對於子爵夫人也頌揚不置。議論活潑，滿座春風。

陡然感額張臂的鳥，高聲喊道：『肅靜！』大衆都駭然而緘默了，並且幾乎已經張皇失措，於是他張耳而用雙手禁止大衆發言，抬頭向樓板瞧着重新靜聽，隨後用安然的聲音說道：『各位請放心罷，一切都便利進行着。』

大衆爲着了解這事很遲疑了一會兒，但是不久卻都微笑了。

十多分鐘以後，他依然又將這同一把戲重演一回，並且在這頓晚餐之間，一共這樣鬧了好幾次；隨後並且裝着向上面樓居的那人詢問，給他發一些市井腦經的雙關隱語的勸告，偶爾他露着愁容嘆道：『可憐的女孩兒！』或者露着怒容在齒縫中喃喃地說道：『普魯士的光棍，滾罷！』有時大家都不在那上面着想，他使用發顫的聲音連說幾個：『穀了穀了！』並且彷彿答復自己似的而接着說：『因爲我們還得和伊再見，這賊徒便不應將伊置之死地！』

雖然這玩笑帶着一種惡劣的滋味，然而也還有趣，並且更不侵犯誰，因爲憤怒也和旁的事物一樣，視環境爲轉移，並且在他們四周漸漸發生的空氣，也充滿了放縱不羈的思想了。

看着晚餐已完而吃到糖果了，這時那幾位女客說了幾句深邃而慎重的隱語，大衆的目光

異常閃灼；他們已經喝的很多，那位保持莊嚴外表而故意躲避的子爵，覺得這正和一羣漂流在北極的人，於解凍期間完時瞧見一條向南自行開通的道路而生的愉悅一樣。

鳥手中舉着一杯香檳酒起立說道：『我爲着我們的解放飲此一鍾！』於是全體都立了起來；向他歡呼。那兩位童貞女，因爲女客們的要求，便也將伊們的嘴唇，在這種素未嘗過而白沫翻騰的酒中沾濕。伊們聲稱這很像潭濛汽水，但是甘美的多。

鳥說：

『這兒沒有鋼琴，未免可惜，否則我們可以跳舞了。』

戈呂德始終不言不動不笑；他很像沈溺在很嚴重的思慮之中，並且有時憤憤地將着自己的長髯，彷彿想使長髯再長一點似的。末了到了半夜了，因爲他們預備分手，那蹣跚的鳥，陡然拍着戈呂德的肚子，一面口吃地向他說：『您真不滑稽，您今晚您一句話也不說嗎，國民？』但是戈呂德陡然抬起頭來，睜起閃灼而強烈的眼光，向同座的人瞧了一遍一面說道：『我向您各位說，您各位剛才做了一件不名譽的事！』他立了起來，走到門口，接着又說了一回：『一件不名譽的

事」於是便不見了。

這句話開初發生一種冷氣。那個被人責難的鳥，竟呆呆地楞住；但是他隨後挺直地立起，陡然屈着身軀重三複四地說：「他們真太糟了，老朋友，他們真太糟了。」因為大家都不了解，他便說起「暗廊中的神祕」。於是一陣狂笑接着發生。女客們和瘋了似的子爵和方辣馬連眼淚都笑出來了。他們竟不相信這一回事。

「怎樣，您得着證據嗎？他想……」

「我告訴您說我看見這回事。」

「而伊曾經拒絕了……」

「因為普魯士人住在的旁邊的屋子裏。」

「這是不會有的事！」

「我向您發誓。」

子爵笑的不能說話了。實業家用雙手捧着肚子。鳥繼續說：

「於是您，可以懂得他今晚覺得伊並不奇特，絕對不奇特。」

隨後這精神困倦而呼吸迫促的三對夫婦，便出了廳子。

他們在樓上分手。但是慣弄小巧的烏夫人，在臨寢時卻告訴伊丈夫，說是那位故作矜持的方辣馬東夫人在這晚的笑容一逕是勉強的，并且說：「你可知道，這些婆娘對於身穿軍服的男子，無論是法國人或者德國人，總是一樣地看待上帝，倘若這不是一件可憐的事！」

這晚，暗廊的黑暗之中，悉悉率率而僅可感覺的輕微聲息——正和赤足觸地的磨擦聲一樣——整整地一直鬧到天明。並且他們睡的很遲，的確很遲，因為有許多道的燈光，從廊邊的各號屋子的門縫之下射出，香檳酒有這種功效，有人說他能將瞌睡驅逐。

第二天，一陣冬日之光照的積雪使人目眩。那畢竟套好了的郵車，在門前等候，一羣朱睛黑瞳而白毛的鴿子，從他們那厚而密的羽毛中伸出腦袋，從容地在五六匹牲口的蹄前蹄後散步，並且他們在這些牲口所遺而熱氣蒸騰的獸糞中，尋覓自身的生活。

滿身在羊皮中包裹住的車夫，啣着一個菸斗在車前的座位上坐下，而所有滿面笑容的旅

客，很迅速地包裹他們的食品去對付剩下的路程。

他們現在只等候羊脂球了，伊出來了。

伊彷彿有點懷感而羞澀；於是伊向着那些同伴的跟前走來，他們卻全體一下將身體轉了過去，彷彿不會看見伊似的。子爵毅然挽着他妻子的胳膊而將伊引開，以免遇着這個不清潔的接觸。

這胖姑娘停住脚步了，呆呆地望着；於是伊振作全部的勇氣，向着實業家的妻子，謙恭而低聲地，說了一個『早安，夫人』。那一位，僅僅用頭向伊答了一個很傲慢的敬禮，同時伊還輕蔑地瞧着伊。大眾都像很忙碌的，並且大眾都故意和伊相離，彷彿伊的裙上惹了一種刺鼻的臭氣，隨後大眾向郵車飛奔；伊走到車前時，竟是最後的一個，於是伊靜悄悄地重新坐在伊在前一段路程所坐過的座位之上。

大眾彷彿不會看見伊，也不會認識伊；而烏夫人並且遠遠地怒目相視，伊低聲向伊丈夫說：『幸虧我不是坐在伊身旁。』

這一乘笨重的車子搖動了，旅行算是重新開始。

大衆在啓行之初，一點也不談論羊脂球不敢抬頭平視，伊同時自覺對於這些同座之人不免憤怒，而被自己以前的退讓委屈了，被普魯士人的接吻——這都是大衆假仁假義地將伊推送到他的懷抱之中——羞辱了。

但是子爵夫人不久便轉身向着方辣馬東夫人，而將這難受的沈寂震破。

「您認識艾德雷爾夫人嗎？」

「認識，這是女友們中的一個！」

「這是一個何等嬌媚的人！」

「真是光豔奪目的！一個自然界的精英，並且很受過教育，而連指頭尖兒也都是藝術的；伊唱的使人心醉，而畫的尤其傳神。」

實業家和子爵談天，而從窗子玻璃震動之中有時偶然射出一兩個字：「息票——到期——」

「票面——期限。」



烏曾經從旅館偷了一付在拂拭不潔的桌上耍了幾年而油漬遍體的舊紙牌，這時和他妻子鬪着。

兩位童貞女從腰帶上取下那掛着的念珠，同時在胸前畫個十字，於是伊們的嘴唇立時活動起來，並且漸漸急促，彷彿和賽跑一般而吐出喃喃之聲；有時伊們舉起一塊銅塊吻着，重新又畫十字，隨後伊們的迅速而不斷的喃喃之聲又重新開始了。

戈呂德呆呆地坐着出神。

郵車在路上走了三點鐘了，烏將紙牌收起，說道：『我餓了。』

於是他妻子拿出一個用繩子縛好的紙包，從中取出一塊冷的牛崽肉，伊爽利地將肉切成薄而齊整的片兒，於是夫婦倆着手吃着。

子爵夫人說：

『我們是否照着一樣辦？』

子爵認可了，於是伊將那份爲夫婦倆預備的食物解開，這是一份冷肉的膏凍，盛在一個長

形而蓋上有一個磁質野兔做紐子的磁鉢之中——表示有一份野兔肉收藏在內，其中潔白的豬油將那和肉糜相混的野兔的棕色的肉繞住，一張報紙，承着一方很豐盛的瑞士乾酪，而在乾酪的腴潤部分留下「瓊聞」兩個字油墨印痕。

兩位童貞女解開一包帶着蒜味的香腸；而戈呂德同時將雙手插入他外套的其大無外的衣袋，從衣袋的一隻之中取去四個煮熟的雞蛋，而從另一隻取出一塊麵包。他將蛋殼剝去，丟在他腳邊的乾草之中，於是用手拿蛋咬着，而將蛋黃和星點兒一樣，在他的長髯叢裏嵌了一些。

羊脂球在伊起牀時的匆忙和驚愕之中，甚麼事都不會顧慮；這時竟氣極而嗓子咽住了，憤憤地瞧着這些安然大嚼的人。開初伊被一種激怒拘攣住了，隨後伊張口預備用那些已經升到口邊的惡言向他們咒罵；但是因為激怒鎖住伊的嗓子，所以竟不會能發聲。

誰也不瞧伊，念伊。伊覺得自身，正淹沒在這些始則犧牲伊繼則遺棄伊并且拿伊當作惡濁而無益的物件看待的卑怯上流人的蔑視之中了。於是伊迴憶到伊那隻滿盛着被他們饕餮地吞嚥掉的好食物的籃子了，迴憶到伊那隻埋沒在膏凍中的子雞了，迴憶到伊的臘味伊的梨子

和伊那四瓶紅葡萄酒了；隨後伊的激怒，陡然像那根張的太緊的繩子自行斷絕一般地平息，伊覺得幾乎要哭了。伊極力忍着，強自堅定，和孩子們一般兒忍住那號啕的動機，但是淚泉兒卻上升而使伊的眼臉濕了，於是不久，兩道熱淚彷彿和眼珠兒脫離一般，從容地在伊的頰上流動。另外的幾道，便和從岩石縫中浸出的水珠兒一般，迅速地接着急流，並且按部就班地落在伊胸部的滾圓曲線之上。伊挺起脊梁，楞住眼睛，面色冷酷而灰白，希望他們瞧不見伊。

但是子爵夫人卻窺見了，於是向伊的丈夫使了個眼色。他聳着雙肩彷彿想說：『你要怎樣，這不是我的過錯。』烏夫人，傲笑啞笑，並且低聲說道：『伊哭伊的羞辱。』

兩位童貞女將伊們那段剩下的臘腸包好之後，便重行着手祈禱。

那位正在消化雞蛋的戈呂德，卻將他兩隻腿子伸到對面的座位之下，側身，叉手，如同一個剛好尋到了一件惡作劇的人一般地微笑，隨後便拿馬塞人的軍歌（註十九）在口中吹着。

所有的面目都變色了，一定是這個羣衆的樂歌，使他的同座者一點也不願意。他們成了興奮的，激怒的了，並且彷彿像一隻聽見了野蠻人的簫聲的狗一般，幾乎要狂叫了。戈呂德窺見

了這樣一回事，更不肯停止。有時並且低聲唱着曲中的詞：

愛國的熱戀，

你來引導而扶持我們的復仇手臂罷。

自由，鍾情的自由。

指揮你那些防禦者赴敵罷！（註二十）

郵車走的快多了，地面的雪也比前硬的多了；他們走到策艾泊時已經經過許多鐘點的旅行憂鬱和路途顛播而在傍晚的光景了。隨後戈呂德在車箱的漆黑境界之中，用着頑強的意志，他那復仇而單調的吹噓，藉此逼迫這些厭倦而煩惱的人，使他們從頭到尾隨着這歌的節奏，使他們記憶在每折所聽到的歌詞。

羊脂球一逕哭泣；並且有時帶着一聲痛號，伊在黑暗之中，竟不能自持了。

（註一）本篇所言的戰爭均指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戰爭。

(註一) 羅昂 Rouen 爲法國下塞因州的首邑，在巴黎西北相距約二百五十華里，素爲重鎮。本篇所言之「城中」或「城」均指羅昂的城。

(註二) 烏郎 Uhlan 爲德國騎兵的一種。

(註四) 普拉司 La Place 爲交叉路口或公共大建築物所留下的空地，既可以疏通行人，又可以壯觀瞻，歐洲各國均有此種制度；或意譯作「廣場」，此用音譯。

(註五) 羅昂爲法國棉業發達的市場，作者於羅昂土著的眼中，用「棉」擬「雪」，蓋示譏諷。

(註六) 奧爾雷陽舊王黨 Le parti orleaniste 爲故法蘭西王魯意斐禮浦 Louis-Philippe 的黨徒，他在一八四八年爲法人所逐，然而他的黨徒爲他圖謀復辟，因爲他先被封公爵於奧爾雷陽州，所以他的黨徒仍用他們采地之名。

(註七) 法皇拿破崙三世於一八七〇年九月一日在師丹乞降於普軍，法蘭西第三次共和國遂於九月四日在巴黎成立，談歷史者稱此日爲「九月四日」，不言年。

代，以誌紀念。

(註八) 共濟會 La Franc-maçonnerie 本為歐洲的秘密結社之一，其宗旨在共同互助，然不含有何等危險性質，後漸為國際的政黨；但目前已近式微。

(註九) 檀達爾 Tantalé 為神話中的來第國王，為神所逐，並處以長期的飢渴，且故以泉源果實置其身旁，而不令其摘取。文學家恆以檀達爾比喻一切抱「可望而不可即之憾」的人。

(註十) 魯畢功河 La Rubicon 在今意大利北部，當羅馬人的共和時代，為謀羅馬城安全起見，禁止軍人領兵渡此河而至羅馬。後該撒大帝違禁而越此河，共和卒以傾覆。歐洲人對於取迅速勇敢的解決方法者，為越魯畢功河。

(註十一) 波拿巴爾黨 Le bonapartiste 為拿破崙的黨徒，因拿破崙姓「波拿巴爾」故名。

(註十二) 都葛司克蘭 du Guesclin (1320-1380) 為法國的英雄，曾從法國一部分

境內驅退英兵。

(註十三) 貞德 *Jeanne d'Arc* (1413-1431) 爲法國女英雄，其時英兵幾遍法境，法國已瀕於危，貞德以少女自言有神助，引兵逐英兵，所向克捷，轉危爲安。

(註十四) 約第忒 *Judith* 公曆紀元前七世紀猶太女英雄，霍洛菲倫 *Holopherna* 引兵包圍伊故鄉倍度利 *Bethulia*，伊暗殺霍洛菲倫遂得解圍。

(註十五) 盧克雷司 *Lucrece* 爲羅馬的女英雄，伊在被羅馬王塞克司度司 *Sextus Tarquin* 所犯復而殺之，羅馬王國竟以傾覆，時在公曆紀元前五世紀。

(註十六) 克略拔忒 *Cléopatre* 公曆紀元前一世紀的埃及女王。

(註十七) 安尼拔爾 *Annibal* 爲卡爾達其 *Carthage* 的戰將，曾屢次大犯羅馬，其時在公曆紀元前一世紀。

(註十八) 亞伯拉罕 *Abraham* 爲公曆紀元前二千年的海伯來主教。

(註十九) 馬塞人的軍歌 *La Marseillaise* 本爲一闋愛國主義的歌，歌詞和樂譜均

爲一七九二年駐紮在史特拉司堡 *Strasbourg* 的來茵軍隊的工兵官長李  
思勒 *R. de Lisle* 所作其時名爲來茵軍隊的軍歌其後馬塞民軍在巴黎首  
先歌唱此曲遂得此名現爲法國國歌。

(註二十) 此四句原文如下：

Amour sacré de la patrie,

Conduis, soutiens, nos bras vengeurs,

Liberté, liberté chérie,

Combats avec tes défenseurs!



## 雛之孀 *The Veuve*

這時正是在巴恩鄉別墅打獵的時節。秋色是完全籠罩在風雨和愁慘之中。素來在脚步之下簌簌作響的紅葉，一經久雨之後，竟埋沒在車轍中而腐爛了。

木葉盡落的樹林，潮濕的和浴室相似。我們從這些被暴風搖撼的大樹之下走入其中，頓覺一種莓苔的陰氣。一種積水腐草和爛泥的臭味將我們包圍住了。而這些在這繼續不斷淫霖之下鞠躬的獵者，和這些垂尼氈毛而愁態可掬的獵狗，以及這些衣裙竟體淋漓的青年女獵者，每晚歸來時無一人不是身心俱瘁的。

夜餐之後，我們在大客廳中無精打采地拿了些小木球和紙板組織一局「洛多」Loto，而狂風卻在窗前發出可怕呼嘯，並且將屋頂的測風機旋轉的和陀螺相似。於是便有人提議學着書籍中所載的一般而述一些故事；但是誰也不能編造一段有趣的。獵者只知道說一些獵槍

的得意之筆和野兔的屠戮；而女客們搜索枯腹，始終尋不着天方夜談中的蘇丹的幻想。

我們對於這種安慰已經快要謝絕了，這時一位青年的女客，心不在焉地抱着伊一位守貞不字而年老的姑母的手同着玩耍，陡然，伊注意到這老貞女時常帶着而自身也時常見過卻從來不會留心的一個用頭髮紐成的指環。

於是，伊拿着這指環從容地在老貞女的指上旋動，一面卻問道：『說罷，姑母，這指環是甚麼呀？我們可以說這是一些孩子的頭髮……』老貞女的兩頰陡然緋紅了，隨後卻變成了灰白的了；隨後，才顫着嗓子說：『這是何等可慘的，何等可慘的，以致使我永不會願意說過，我畢生的不幸都是從這件事來的。那時我異常年少，而這紀念卻一直在我身邊留着，痛苦到使我每一念及即行流淚！』

我們便立刻想知道這段歷史；但是老貞女拒絕述牠；末了，我們一直央求到伊允許了才停止住。

老貞女道：

「您各位時常聽見我說過那已經絕後的桑戴司家族呀！我認識這家族中最後的三個。他們三人都是由同一的方法送命的；這就是他們三人中的最後一個的頭髮。他爲我而死的時候，只有十三歲。這事在您各位看來，難道不算奇特嗎？」

「唉！這真是一個奇特的血統，倘若我們願意，簡直可以說是一些癡人，不過這是一些令人喜悅的癡人，一些情癡罷！由父親數到兒子，無一不是富於熱烈情感的，他們心身的奮勵，竟將他們推送到最激刺的舉動和最沈溺的傾倒之中，於是使他們演成慘禍。世上本有心悅誠服的皈依志願，在人類的靈魂中藏着。那些捨身做苦行教徒的人自然和那些在客廳中徵逐的人不是一般的本性。我們從前在戚誼之中，時常說：「和姓桑戴司的一樣多情。」我們只要瞧見他們，就可以猜着。他們頭部有鬚而低的頭髮，翹起的鬚鬚，其大無外灼灼逼人而使人不期然而驚動的眼球。」

「這紀念品的主人翁的祖父，在經過無數次的豪舉決鬪和拐帶婦女以後而年達六十五歲的時節，竟火也似的一般兒愛著他管轄下的一個莊家的女子。這兩人我通通認識。那莊家的

女子，金髮雪膚，帶着那從容的談論，柔潤的聲音和聖母一般的溫和笑貌，格外顯得挺拔。老爵爺將伊從伊家中奪了過來，不久就那樣地爲伊所惑，以致一分鐘也不能和伊相離。他那同住在別墅的女兒和兒媳，以爲這是自然的，因爲愛情在這家庭中是遺傳物品。談到狂熱的問題，一點也不使伊們驚訝，並且，倘若我們向着伊們談到墜歡，分散的情人，以及在不貞以後的報復，伊們倆一定悵悵地同聲說：「唉！他——或者伊——到了這一步田地，真是穀受了呀！」此外卻甚麼也不多說了。伊們曾經爲着許多相思的活劇自相憐惜，卽令有時這些活劇是足令人心傷的，然而從來不會動過怒。

『唉！有一次秋天，一位姓葛拉兄耳的少年貴族請老爵爺去獵山鷄，一方面卻將那女子拐跑了。』

『老爵爺卻依然是寧靜的，彷彿甚麼事也不會發生；但是有一天早上，有人發見他在狗欄中吊死了，屍身正介於羣狗之間。』

『他的兒子在一千八百四十一年旅行時，被巴黎大戲院一個女伶所欺騙之後，也在巴黎』

一個旅館中用一個相同的方法自盡。

「他留下一個十二歲的兒子和一個寡妻，這就是我母親的姐妹。伊和這孩子到我父親的家中——正在我們的貝爾第庸的別墅內……居住。那時我剛好十七歲。

「您各位斷不能懸想這小桑戴司是一個何等驚人而情竇早開的孩子。我們可以說是一切溫存的本能和他血統中的熱烈情感都堆積倒他——這個最後的桑戴司——身上。他鎮日胡思亂想，而一人整天地在那條由別墅通到樹林而遍種榆樹的大路中散步，我從我臥房的窗口，瞧着這富於性感而又手低頭緩步行走的幼童，有時，他偶爾停步而抬頭望着，彷彿他聽見了解而感慨許多絕不合他年齡的事。

「時常他在夜餐後的月朗風清時，他向我說：「表姐姐，我們去做夢罷……」於是我們便同到園中散步。陡然他在林間空地前面白煙嫋嫋——這是從月光照出的林間點綴品——的地方，並且向我說「瞧這個罷，瞧這個罷。但是我覺得你不懂我的意思。倘若你懂得，我們一定很有福氣的。爲着知道這事，應當戀愛。」我笑了一下，並且抱着這個用性命戀我的幼童吻了一

下。

「他並且時常在夜餐後，跳在我母親的膝頭上坐下，他向我母親說：『快點兒罷，姨媽，您給我們說一件愛情的故事罷。』於是我母親爲着逗他玩笑，向他說了一些他家中的軼事，他祖先一切熱戀的豪舉；因爲成千累萬地說，便也有真有假。這些男兒，都是被他們的名譽所葬送的；他們從前都是揚揚得意的，並且自以爲榮，不使有人給他們的家庭造些假的聲望。」

「這小子對於這些溫柔的或者可怕的故事，很以爲動聽，並且有時拍着手而重三複四地說：『我也一樣，我也一樣，他們對於戀愛，無論是誰，總不及我懂得清楚。』唉！

「隨後，他向我獻殷勤，一種羞澀而新穎使人發笑並且極其細膩的殷勤。每天早晨，我總得到一些由他採擷的鮮花，而他每夜在登樓走入臥房之前，總給我吻手而支吾地低聲說：『我愛你！』」

「我那時是個有罪的，有大罪的，而我到現在還爲着這事不斷地暗泣，並且我早因此自行懲罰而操着畢生的苦行，我早守着老處女的生涯——或者進一層說，守着未婚的孀婦的生涯，

他的嬌婦的生涯。我以前對於這種兒戲的溫存很覺有趣，並且還引逗過他；我那時是冶容的動人的；因為在一個男子跟前，又成有撒嬌的、不忠實的。總而言之，我竟使這小子發瘋了。這簡直是我的一種玩具，我的和他的母親兩人的一種安慰。他那時正是一十二歲！請您各位想想罷！誰能拿這個和原子一般微細的熱戀當作正經事呢！我隨着他的意思，盡情吻過他；我向他寫過許多被我們兩位母親讀過的溫柔書簡；他也回過我許多信，許多被我一逕保存着的狂熱的信；他以男子自命，相信我們的愛情衷曲是秘密的。我們那時卻忘記了他是一個姓桑戴司的！

「這種情形，持續到一年光景。有次夜晚，他和我都在園中，他向我膝上睡下，抱住我的裙，帶着興奮異常的神情吻個不住，口中重三複四地說：『我愛你，我愛你，我至死也愛你。聽着罷，倘若你有一天欺騙了我，倘若你為傍人而丟開我，我便一定照我父親那樣地做……』」隨後，他用沈重而使人不寒而慄的聲音說：『你應當知道他所做過的事！』

「隨後，因為我不理他，便起了起來，顛起脚尖——因為我比他高一些——附着我的耳朵用一種那樣柔和那樣雋美那樣纏綿而使我遍身顫動的聲音從容叫我的名字，我的乳名。」日

恩薇菲

「我吞吞吐吐地說：『我們到屋子裏去罷，我們到屋子裏去罷！』他便閉口不言而跟着我走，但是，我們剛好走上階前的石級，他抓住了我向我說：『你應當知道，倘若你將我丟開，我一定自殺。』」

「這一次，我悟到我以前太過火了，於是以後便守着蘊藉的態度。因爲有一天他埋怨我，我便說：『現在若是說鬧着玩，你的年紀卻是太大了，若是說真的愛情，你又太小了，我等候着罷。』」

「我以爲從此可以這樣和他脫離了。」

「到了秋天，他母親將他送到中學寄宿。第二年暑假他再到我家中來時，我已經有了一個未婚夫了。他立刻悟到這事，並且在這頭一天到第八天之間，他一逕抱着一種深思遠慮而使我異常驚心吊膽的態度。」

「第九天早上，我起床時，便看見有一張從門縫中塞進臥房的小條子。我拾了起來，我將牠展開來讀着：『你已經丟開我了，而你卻知道我所說過的話。這是你向我吩咐非死不可。因爲我



不願意我的屍首被你以外的人發見，請你走到園中來罷，我正在去年我向你說是我愛你的那個地方，請你向空中瞧罷。」

「我那時覺得我發了狂了，我連忙披起衣裳，隨後，我連跑帶跌到了那個指出的地點。他那頂學校的制帽擱在地面的濕泥中，頭一天的夜雨一逕達旦才住。我抬起頭來，便瞧見有一件在樹枝中間擺動的物件，因為那一天正刮風，很厲害地刮風。」

「以後，我便不知道我做了些甚麼。大概我一起首極力叫喚，也許就嚇壞了，跌倒了，隨後便跑進屋子了。後來，我在床中才行恢復知覺，只知道我母親在我枕邊坐下。」

「我那時以為我在一一個可怕的精神錯亂的境界中夢見這一切的事。我吞吞吐吐的說道：『他，他，貢特朗呢……』他們誰也不答復我，這就是真的了。」

「我不敢再去看他；但是我要求將他那金黃色的頭髮留下一綹，看罷……看罷……就在這兒呀……」

老貞女說完這一篇故事，便垂頭喪氣地伸出伊那隻顫巍巍的手。

隨後，伊吐了幾次鼻涕，擦擦眼睛，於是接着又說：『我便將我的婚事打斷……不曾說出理由……並且我……我永遠守着……孀婦……這個十三歲的幼童的孀婦的地位。』隨後，伊又將腦袋伏在胸前，流着吞聲的冷淚泣了一大陣。

末了，我們各自歸到臥房睡覺了，一個肥胖而被伊攪動了泰然天君的獵者，低聲向他的鄰座附耳說道：

『富於情感而到這一步田地，難道不算是沒有福氣的嗎？』

## 軟項圈 La Parure

伊從前是那些秀麗嬌冶而彷彿被造物所弄以致降生於小官僚家庭的女兒們中的一個。既無匯資，復鮮希望，可以說是沒有遇到一個方法，使富豪而出羣的男子知伊愛伊娶伊，於是伊只得任憑一位教育部的小辦事員和伊行了結婚禮。

伊這時不能注意修飾，淡泊自居；但是自傷薄命，彷彿是一個降了階級的婦女似的；因為婦女們本來絕對沒有固定的階級和血統的分別，伊們的容貌，伊們的風致和伊們的姿趣，都能給伊們做身分和家庭的供給，伊們的自然的機敏，伊們的都雅的良能，伊們的性靈的柔順，都是伊們的唯一階級，而能使平民的女兒和最高貴的婦人立於相等的地位。

伊自以為是為着一切的纖巧和一切的豪華而生，不住地感受痛苦。伊對於伊住宅的卑陋，牆壁的寒塵，坐椅的破爛，衣料的粗劣，無處不以為恥。這些在一個和伊同階級的婦人或者不會

聽見的東西，竟使伊呻吟憤怒。尤其那在伊家中服務之女工白芮敦的面目，給伊喚醒那些憂愁的遺憾和狂亂的夢魔。伊思念幾間壁上張着東洋織品而槩上點着紫銅高燈的前廂，和兩個身穿短腿白襪倒在寬大的輪椅上而被火爐溫度引起瞌睡的偉壯男僕。伊思念幾間幕着古錦的大客廳，幾件嵌着高不可攀的貴族勳徽的傢具，和幾間精美芬芳而專供一切婦女們所需要而注意的最密之友朋深知之男子在午後五時談心之用的小客廳。

伊午餐對着那張鋪了三天未洗的棹布的圓棹和伊那瞧見羹盃而欣然說道：『啊好的肉羹，我不曾知道比這還有好吃一些東西……』的丈夫坐下時，伊便思念到華筵，寶光耀目的銀盤金盞，和那種織了古代的人物宮室和集在瓊林中的珍禽的桌毯；伊思念到那用精良器具所盛的盛饌和一面從容咀嚼鱸魚或鷓鴣而一面帶着仙女的微笑所談所聽的殷勤軟語。

伊沒有衣飾，沒有珠寶，一點也沒有。然而伊卻只愛這些；伊自以為是爲着這些而生的。伊以前何等渴想娛樂，渴想被人欣羨，渴想被人引誘而被人尋覓！

伊有一位富家的女友，一位伊不願意再去拜訪的女同學，伊從拜訪伊而回家時異常感着

難受，並且更因為傷感、悲憾、失望和煩悶而哭泣多日。

有一天夜晚，伊丈夫帶着滿面的笑容歸家，手中拿着一個大的信套。

——你瞧，他說，這兒有一點給你的東西。

伊活潑地將信套拆開，並且從中拿出一張印刷好了的請客的卡片，上載着這幾個字：

『教育總長及其妻朗朋洛夫人邀請羅塞爾先生及其夫人於一月十八日星期一光降教育部衙門夜宴。』

誰知伊的動作，卻和伊丈夫所預料的興高彩烈相反，伊將請帖憤然向桌上扔去，一面口中喃喃的說：

——你教我怎樣對付這件事呢？

——但是，我的親愛的，我一直以為你一定是樂意的。你從不出外，而這件事是一個機會，這件事，一個最好的機會！我費了許多的事才得到這請帖，大家都想要他；因為這是很審慎的，而總

長對於本部職員并不多發。你到那時，可以看見許多政界的人物。

伊怒氣沖天地瞧着他，并且很焦燥地向他宣言：

——你教我背着甚麼到那邊去呢？

他卻不曾慮到這層，便支吾地說：

——但是你穿了到戲院去的那件裙袍，我以為他是很可用的，在我……

他說到這兒，瞧着他妻子正在哭泣便停住了，驚訝了。張皇失措了。兩顆晶瑩的熱淚，從容地從伊的眼角向口角而流。他吃着口說：

——你有些怎樣？你有些怎樣？

但是從一種強毅的力量，伊竟制止了伊的痛苦，於是伊拭着潤濕了的雙頰，一面低聲答道：

——毫沒有甚麼，僅僅我沒有衣裳，於是結果我便不願參與這宴會。你拿這請帖，送給你那有裝飾比我好些的妻子的同事去罷。

他真着急了，於是他說：

——我們瞧罷，瑪蒂爾德，這要值多少錢呢？一套像樣的衣裳，將來還可以供你在旁的機會使用，這是很簡單的話。

伊考慮了幾秒鐘，安排伊的盤算，并且也思索一個可以不致引起節儉的辦事員的直接拒絕和驚駭狂呼而伊能穀要求的數目。

末了，伊遲疑的回答：

——我不知道切實的數目，但是彷彿有了四百佛郎，我就可以辦了。

他臉色略略變了灰白的了，因為他剛好保存了這個數目，爲着購買一支獵鎗預備於明年秋間逢着星期在南台爾的平原和幾個朋友獵取竹鷄之用。

然而他却說：

——可以，我給你四百佛郎，但是總要製一套好看的裙袍才好。

宴會的日子看看快到了，而羅塞爾夫人彷彿是愁悶的、不安的、憂鬱的，然而衣裳卻預備停

當了有一天夜晚，伊丈夫向伊說：

——你有些怎樣，這兩三天以來，你完全變了樣子。

於是伊說：

——這真使我着急，沒有一件珠寶，一顆寶石，甚麼也沒有可以在我身上插戴的。總而言之，我仍然會帶着寒塵味兒，我幾乎情願不赴這場夜宴。

他答道：

——你將來可以戴幾朵鮮花，在這種時令，那是很漂亮的。花着十來個佛郎，你可以得到兩三朵鮮艷無比的薔薇。

伊一點也不信服。

——不然……世上再沒有比帶着寒塵味兒而跑到闊太太們伴中還要可羞的事。

他丈夫高聲說道：

——你真是傻子！去找弗雷士潔夫人央求伊借些珠寶給你罷。爲着這點兒事情，你和伊的



聯絡是很嚴的。

伊欣然叫了一聲。

——這真不錯。我簡直不曾想到這點。

第二天伊便走到伊這女朋友家中，向伊述自己的困難。

弗雷士潔夫人向着伊那張嵌了玻璃的大櫃走去，取出一個大的保險手箱，將他打開而向羅塞爾夫人說：

——你挑選罷，我的親愛的。

伊先看了一些手釧，隨後一掛珍珠圍條，隨後一個威匿斯款式的地而嵌了寶石的巧製十字架。伊將許多項圈在大鏡之前掛着試驗，簡直不能決然舍去。於是不住地問道：

——你旁的甚麼也沒有了嗎？

——誰說你找罷。我不知道那個能合你意思的東西。

伊陡然一下在一個黑緞製的盒子之內，發見了一個金剛鑽鑲成的軟項圈；於是伊的心房

竟從一種狂熱而跳躍。伊雙手抖擻擻取着這軟項圈。伊將他向自己的項頸一扣，壓着高領的裙袍，於是竟自行在出神入化的境界中呆化了。

隨後，伊遲疑而愁悶地問道：

——我只要這一件，你能借給我嗎？

——自然是可以的。

於是伊跳起抱着伊朋友的項頸，發狂似的吻着，隨後便拿了伊這「聚寶盆」走了。

宴會的日期到了。羅塞爾夫人得了一個好的成績。伊居然比全部女客都漂亮一些，華麗鮮妍，狂喜微笑。全部的男客都向伊注目，探聽伊的姓名，尋覓和伊接見的方法。本部機要處祕書廳的人員都想和伊跳舞。總長也注意伊。

伊醉也似地而奮勵地跳着，伊竟在伊容儀的勝利之中，在伊成績的光榮之中，在一種被這些異數這些讚嘆這些妄想這個爲着婦女們心田如此完善而溫柔的優勝所造成的幸福之

雲煙之中，被快樂醉倒了，甚麼也不思念了。

伊離會之時，已近午，前四點鐘光景，從半夜以來，伊丈夫一直和其他三位有熱心跳舞的妻子的先生們，在一個冷冰冰的小客廳中睡熟了。

他將他帶來的衣裳，爲着出門而向她肩上披下，這本是一些尋常生活的樸素衣裳，其寒塵正和跳舞會的衣飾的華麗絕對不能相容。伊早感覺了這一回事，於是便想奔逃，以免被那些旁的擁着輕裘的女客們注意。

羅塞爾抓住伊的胳膊說：

——等一會兒罷，你一定要被外面的寒氣侵襲，我去找一乘轎車來。

但是伊甚麼也不聽從，迅速地從扶梯走下。他們走到街上之時，卻找不到街車了；於是着手尋覓，向著他們看見的那些遠遠過去的車夫叫喚。

他們連失望帶發抖而跑到塞因河的河沿了。末了，他們在碼頭上，找了一部我們在巴黎只有夜晚可以看見的舊式船車，這種車子，彷彿因爲自己的寒塵味兒，在白天不免害羞而藏匿了。

這車子將他們載到他們的門前，殉教街於是他們掃興地登樓入室。在伊，這是完結了。然而他卻盤算着，他應當在六點鐘到部。

伊站立衣鏡前，將那包着肩頭的衣裳脫下，仔細向着自身的榮耀，再行端詳一回。但是伊陡然驚叫一聲，伊已經沒有那圍着項頸的軟項圈了。

伊那位早已一半兒寬衣解帶的丈夫問道：

——你有些怎樣？

伊轉身向着他，簡直發癡了：

——我已經……我已經……我失掉了弗雷士潔夫人的軟項圈了。

他立了起來，竟張皇失措了：

——甚麼……怎樣……這是不會有的事！

於是他們在裙袍在褶縫中、外套的楞縫中、衣袋中，四處都尋覓一遍。然而他們簡直找不着

那東西。

他問道：

——你確實知道你離開跳舞場的時節還不會失掉嗎？

——是的，我在部中的夾道內，還摸過那東西。

——但是，倘若這東西是你在路上失掉了，我們應當聽見掉下的聲音。我想他應當在車子裏面。

——是的，這是許有的事。你記得車子的號碼嗎？

——不，你呢，你沒有瞧見嗎？

——沒有。

他們氣倒了，互相瞧着。末了羅塞司將衣裳重新穿着停當。他說：

——我去將我們先頭走過的路線，重新再走一回，看我是否可以尋着。

於是他出門去了，伊依然身穿夜宴的衣裳沒有安寢的勇氣，而在一張椅上躺下，爐中無火，而思慮亦復茫然。

伊丈夫在七點鐘光景歸家。他甚麼也不會找着。

他爲着懸一個賞格，走到警署，走到各報館，走到各家小的車行，總而言之，一種懷疑的希望將他推着前進。

伊在這相同的驚駭情形之中向着這可怕的奇禍整整等候一日。

羅塞爾在傍晚時歸家，形容枯槁，面目灰白；他甚麼也不會發見。他說：

——你應當寫封信給你的朋友，說是軟項圈的鈕口壞了，而你正在着人修理，這便可以給我們多一點周轉的光陰了。

伊照着他口中所唸的默寫了一封信。

一星期又過完了，他們始終失掉了一切的希望。

羅塞爾竟像增加了五年的老態了，他宣言道：

——我們應當準備賠償這件首飾。

第二天，他們帶着那個裝項圈的盒子，照着盒子內部載出的招牌，去找那珠寶首飾店。掌櫃拿出許多簿據查考着：

——夫人，這軟項圈從前不是由我出賣的；我那時只配了這盒子。

於是他們從這一家珠寶首飾店看到那一家，尋覓一個和那個項圈相同的物件，揣摩他們的迴憶，他倆竟憂傷交集而病了。

他們居然在王宮街的一家店裏，尋了一掛金剛鑽的念珠，他們覺得這東西和他們所尋覓的那件是完全相似的。這念珠價值四萬佛郎。店中可以做三萬六千讓給他們。

他們央求掌櫃在三日之中，不要將這念珠賣掉。隨後他們定了條件：倘若從前那一件在二月杪以前尋到，這一件可以交還店裏而他們只收回三萬四千佛郎。

羅塞爾手頭存着他父親遺給他的一筆一萬八千佛郎的款子，此外他卻須借貸。

他借貸了，向這一個要求一千佛郎，那一個五百，從這兒五個魯意，從那兒三個，他出了許多手票，定了許多可怕的借約，和放重利的做了些買賣，大概各色的放款者他都請教遍了。他誤了

他一生的結局，他貿貿然毫不知道顧恤而署他的姓名，并且他竟被那前途的憂愁鉗制住，被那將要壓在他身上的黑暗境界鉗制住，被那精神的痛苦和物質的界限所生的遠景鉗制住，於是只好帶着三萬六千佛郎擱在那珠寶首飾店的櫃上，而將新的軟項圈取回。

羅塞爾夫人拿着這個還給弗雷士潔夫人時，這一位露出不甚高興的神情說：

——你應當早一點還我，因為我從前等着使用。

伊并不會將盒子打開，這就是伊女友懷疑的事。倘若伊窺破了這種代替的辦法，那末伊又當想到甚麼呢？又當說出甚麼呢？難道不會拿伊當作一個賊嗎？

羅塞爾夫人嘗到這缺乏日用的苦生活了，并且陡然地毅然決然而定了主意。這可駭的債務是應當償還的。伊籌劃償還，於是他們辭退了女工；換了住宅；而在一個屋頂上租了一間屋閣。伊嘗到家務上的粗陋工作和廚房內的麻煩事情了。伊清潔盤碟，使用桃花一般的纖指，拂拭那些油漬了的鍋釜。伊洗濯衣衫被褥和抹布，并且晾在一根長繩之上；每天早上，伊親手將拉



圾從樓上運下而送到門前，將需用的清水運到樓上，而在每經一層扶梯之後，必休息一回以調和發喘的氣息。伊居然是貧民家小的派頭了，親手挽着籃子，走到油貨店雜貨店肉店爭論價格，極力防護伊那可憐的錢財，而一個銅元一個銅元地計較。

每月，他們應當付清一些手票，有些還得轉期而延長時日。

當家的傍晚回來，做核對一個商人的簿據的工作，而在夜餐之後，還時常抄寫那五個銅元一面的書。

這樣的生活，整整地熬了十年。

十年的光陰完了，他們居然將重利和複利的盤剝，全部對付清楚了，全部！

羅塞爾夫人，現在彷彿是老了。伊成了一個肥健剛強的小家婦人。伊破裙，紅手，髮髻蓬鬆，高聲談論，洗濯家中的地板。有時伊丈夫辦公去了，伊靠着窗口坐下，於是默憶往年的那場夜宴。那次伊曾經顯過那樣華美而那樣愉快的態度的跳舞會。

倘若伊不曾失掉那軟項圈，可以得着甚麼境遇呢？誰知道呢？誰知道呢？生活真是奇特的，變

幻的！真是只要稍許一點兒東西就可以害你或者救你！

有一個星期日，伊爲着消除這星期中瑣務的勞瘁，便到尚塞禮隨公園兜一個圈子，忽然伊瞧見一個帶着小孩散步的婦人，這正是弗雷士潔夫人，伊永遠是年少的、美麗的、惹人愛的。

羅塞爾夫人很覺受了感動了，去和伊說話嗎？是的，一定如此。並且伊現在還過賬了，伊可以向伊和盤托出了，爲甚麼不呢？

伊走向前去。

——約翰妮，早安。

那一位卻竟不認識伊了，瞧着自己被這個中等人家的婦人這樣親熱他稱呼，不免詫異，伊支吾地說：

——但是……夫人……您大概誤會了。

——沒有，我是羅塞爾馬蒂爾德。

伊的女友狂呼一聲：

——怎麼！我的可憐的馬蒂爾德，你真是變了樣子了。

——是的，自從我不會和你會面以後，我過了許多窘的日子；並且還有許多困苦，而這是由你造成的。

——由我嗎……這是怎樣一回事？

——你對於你從前借給我，到部中赴宴的那個軟項圈，想必記憶的很清楚。

——是的，那末怎樣呢？

——怎樣，我那時將那件東西丟掉了。

——怎樣！然而你卻早將他還給我。

——我那時另外拿一件完全相同的還給你。於是我們一選花了十年的光陰才付清這東西的代價。你一定知道這事在我們一無所有的人，是不容易的……結果這已經結束了，於是我很愉快。

弗雷士潔夫人楞了一下。隨後便說：

——你不是說你買了一個金剛鑽鑲的來賠償我那一個嗎？

——是的。你那時不會看破，可不是嗎？這兩件東西原來是完全相同的。

於是伊露着天真爛漫而傲然自得的喜悅而微笑。

弗雷士潔夫人很感動了，握着伊的兩手說道：

——唉！我的可憐的馬蒂爾德！但是我那一個並不是真金剛鑽的。他頂多不過值得五百佛

郎………

## 戰慄 L'Horrible

夜色從溫和的空氣中一步一步地下降了。女客們都在別墅的客廳中坐，男客們卻都在門前的園中，或坐或立，將一張擺滿了茶鍾酒盃的小圓桌團團圍住，吸他們的煙。

他們的雪茄在濃厚的黑暗中和許多眼睛一樣，一上一下的放光。大家正談着在頭一天發生的慘禍。就是這許多坐客，親眼瞧見兩男三女，在對面岸上，墜入河中。

紀中將說：

——是的，這類事情都是可慘的，但是還不是使人戰慄的。

「戰慄」這個不大使用的名稱倘若和「可怕」這名稱相比，卻是狠得多了，一件如同昨天的慘禍，可以說是使人駭怪，使人恐懼然而不致使人發狂。所以倘若要試驗戰慄的滋味，那末一定比靈魂的感動和慘死的現象狠一些。所以應該，或是神祕的感動，或是自然界以外的異常

驚愕的知覺，一個人的死亡，即令在一種最悲慘的條件，也不是使人戰慄的，戰爭和流血，也不能表現這種境界，最惡劣的命案，也很少如此。

請你們聽罷，這里我有兩件個人的經驗，可以使我們了悟戰慄是甚麼。

這正是一千八百七十年戰爭的時候，我們從羅昂經過以後，正向朋倭得邁退守，同行的軍隊，大約一共有兩萬人，兩萬潰散狼狽疲乏頹喪而預備到哈佛爾集合的人。

地面完全被雪蓋住，這天天色已晚，大家從頭一天，就甚麼一點也不會吃過，只知道火速地走，普魯士兵在後面不遠地追着。

這一帶的羅爾曼第地域內的原野，隱約地有幾處莊村的樹林子的影子，在那黑暗沈悶慘澹天空的下面點綴着，在這黑暗之下，我們只聽見混亂不齊淒慘無限的隊伍的脚步聲，從那刺刀和水壺相撞聲中錯雜而出。大家彎腰屈背，衣衫襤褸，開着大步，在雪中奔走。

手掌的皮，和槍托的鐵板膠住，因為那晚的凍異常之厚。我時常瞧見個把兵士因為穿了皮鞋異常痛苦，便脫去皮鞋，赤着腳在雪中行走，於是使每個腳印之中，留一兩條血痕，末了走了些

時，這兵士便在雪中坐一兩分鐘，去休息一下，並且就簡直立不起了。每一個坐下的人，總是必死的。

這宗可憐的兵士們，他們原來都是自行計算，以為只等他們麻木的腿子休息一會舒服了，便仍然重新再走。我們也便將他們留在後面了，唉，誰知他們剛好停止運動，使他們的將死的血在他們已經凍了的肉內停止循環，於是一種不可制止的麻木作用，使他們的血凝結了，使他們釘住在地上了，使他們的眼睛閉了，在一兩秒鐘，便將這個精疲力竭的血肉機械癱瘓了。他們的屍首慢慢地向下面灣屈，看看額頭撞到膝蓋上了，然而並不完全跌倒，因為他們的脊梁和四肢，已是變硬了，不能轉動的了，堅硬得和木頭相似，既不能屈，也不能再直。

至於我們是比較強健一些，永遠繼續向前走，簡直連骨髓都被寒氣侵到了，並且既被傷感敗退的失望所壓服，尤其那種失羣，末日和滅亡的感覺，使人心傷，然而我們卻仍打起精神，在這積雪黑夜，嚴寒殺人的原野中前進。

我瞧見兩個保安警察，他們抓住一個驚駭失措面無鬚鬚的年老異樣的人。

他們正尋覓一位軍官，以爲這是一個間諜。

立刻，「間諜」這名詞，在這羣退敗兵士的軍中傳遍了。於是大家團團將他圍住。有一個人喊道：『應當槍斃！』全部快要跌倒的兵士，正靠住槍枝將各人的身體撐持着，陡然動了一種號召羣衆動手慘殺的獸性狂怒。

我也曾想說一兩句話，那時我正當着某營營長，但是兵士已經不認識長官，倘若我開口，一定我也會被他們槍斃。

保安警察有一個對我說：

——到現在，他跟我們走了三天，他見了人就打聽砲隊的情形。

我便着手詢問這人：

——你幹甚麼？你想甚麼？你爲甚麼跟着軍隊走？

他吞吞吐吐說了幾句不可解的話。

這真是一個怪人，側肩深睫，那種在我面前的惶悚情形，真使我不疑他不是個間諜，他像很



老很弱的，他低着眼睛露着乞憐的情形瞧住我。

那些圍繞我的兵士們，齊聲喊道：

——牽到牆下去動手罷！牽到牆下去動手罷！

我向治安警察說：

——你能擔任暫時將他下獄嗎……

這句話還不曾說完，一陣可怕的吆喝將我震昏了，一兩秒鐘後，我瞧見這個人被這狂怒的隊伍捉住，推倒在地上，拳足交加，拖到路邊，向一枝大樹邊扔去。他跌倒在雪中時，大概已經半死了。

於是立時大家向着放槍，放了，又重新裝上子彈，憤然再放。並且他們因為爭奪輪着放，動手相打，於是在屍首前面排成一線，繼續射擊，正和大衆在一副靈柩前，排隊灑送聖水相似。

但是忽然有一聲喊道：

——普魯士人！普魯士人來了！

於是我遠遠聽見敗退軍隊逃走的騷動之聲。

槍斃這光棍所生的意外恐慌，可把那班放槍的嚇醒了，他們也不待了解這恐慌，便向黑暗之中逃走分散。

我只和兩個保安警察在屍首前面立着，他們因為責任所在便不和我離開。他們將糜爛模糊的肉體扶起，我說：

——應該檢查一下。

於是我在衣袋中，取出一盒火柴燭（譯者按此物每枚約長寸餘，徑二分，爲體具而微的洋燭，燭頭盡紅燐，可以取火，火着時燭就燃了，所以有這名稱），一個警察劃着了火去照那個，我卻立在他們的中間。

檢查屍體的警察報告道：

——身着藍布外衣，白布汗衫，褲子和短統皮鞋。

第一支燭已經滅了；我們便點第二支，警察便掏他的衣袋，報道：

——牛角柄小刀一把，方格手帕一條，煙包一個，繩子一束，麵包一塊。

第二支燭又完了，我們再點第三支，警察在屍首上，盡情搜檢，他說：

——這就完了。

——將他的衣服剝下罷，我們也許找出一點貼肉的東西。

我親自拿了燭，使得那兩個警察可以同時動作。我從這種易燃易爆滅的火柴光中，看他們替他一件一件地脫衣，使這已死尚溫的肉體，成一個赤條條的。

忽然他們兩人中，有一個喊道：

——怪事，我的營長，這是一個婦人。

這時，騷動我心房和刺刀一般的懊喪感觸，我簡直不能和各位說出。我起初還不能相信。便在雪內去審察這肉團：果然是一個婦人！

兩個警察都驚惶失措，等候我宣布意見。

但是我只能推想，只能設想。

於是那個階級高點的巡長慢慢地說

——也許這個婦人，到此地找他那在砲隊當兵而目前消息杳然的兒子。那一個說：

——大概一定是這個樣。

至於我，我曾經見過許多可怕的事，只回卻不禁哭了。

並且我對着這個死了的婦人，在這雪夜荒郊，對着這種神祕，對着不知姓名的橫死者，便了悟所謂「戰慄」的這名稱了。

唉，去年我詢問過在福拉德的北非探險隊中逃出性命的一個餘生，一個阿耳惹利（譯者按阿耳惹利爲法屬北非洲的總名，其民爲亞拉伯族）的輕裝步兵，也得了一個相同的感觸。

各位自然知道這事的殘酷詳情，然而其中還有一件，也許大家都不知道。

隊長福拉德是一位上校，他從大沙漠向着蘇丹國（譯者按蘇丹在非洲中部）走，中間由陶雷司部落經過，這一帶地方，是一片東自埃及及西至大西洋，南自蘇丹部落，北至阿爾惹利的大

沙漠，其中有許多和古時騷擾海洋的海盜相似的盜匪。

探險隊的嚮導，是屬於常巴族和烏格拉族（譯者按此二族均爲北非亞拉伯族的支族）的土人。唉，有天大家正在沙漠中支起帳棚，那幾個亞拉伯人說是泉源相離不遠，他們將引了所有的駱駝去取水，其中有一人告訴福拉德，說是中了他們的計，福拉德一點也不相信，並且還派了幾位工程師，幾位醫生和大多數的軍官同着取水隊走，後來他們都在泉源四周送了命，並且那些駱駝也通通被擄了。

於是駐紮在烏格拉的辦事處的少校，便補充這班虎口餘生的司令，他們只剩了些輕裝步兵和幾個亞拉伯士兵了，大家着手退走，因爲缺乏搬運的駱駝，便丟去許多行李和食料。他們從這無遮蔭無窮盡的寂寞狀況，在這自朝至暮射人如火的日光下面上路。

有一個部落的人來獻他的殷勤，並且送了許多乾的棗子，這棗子是用毒藥製過的，於是所有的法國人幾乎完全死了，其中連那位少校也在內。

他們只剩得幾個步兵和他們的司務長波白干，以及幾個常巴族的亞拉伯士兵了。那時他

們還有兩匹駱駝，可是有天晚上又被兩個亞拉伯士兵牽了逃走。

他們一經知道這兩人和兩畜都跑了，便了悟到了人類互相吞食的時期，於是剩下的人，便互相分開，一個一個從這灼人的日光下面，慢慢地，在棉軟的沙漠中行走，前一個和後一個的距離，大約剛好是槍彈力量的有效界內，他們鎮日如此行走，在這平坦火熱的地面上，一下一下移動，那些塵土所揚起的柱子一般的東西，遠遠地表示沙漠中有旅行者。

有天早起，這些旅行者之中有一位將身子向旁邊移動，向着靠他最近的人走去，於是大家都停止進行去看。

那個被傍人向他身邊走去的人，並不逃跑，但是臥在地下，舉槍向着來人瞄準，到了他相信恰好到了距離，撥機放槍，那一個卻不會受傷，並且仍然前進，末了輪着他放槍了，便直捷地將先放槍的人彈死。

於是四面八方，大家都跑了來找各人的那一份兒，那個殺人的人，便將死人砍割，分給大家，他們拿了再行俵分，這種來去轟然的協約者，到了第二回殺人之後又集合了，他們拿這俵分的

人肉，可以活兩天，末了仍然飢餓來了，那頭一次殺人的人，又重新舉槍，並且重新和屠夫一樣，斫割屍首，分給大家，自己只留下本人應得的份兒。

於是由啖食人肉的生活，這退走纔能繼續支持。

最後的一個法國人，就是波白干，他卻於救兵到境的頭一天，在一個泉源邊被殺了。

各位現時可了悟我由「戰慄」這名稱所聽見的事情嗎？

這就是那天晚上紀中將所說的故事。

## 離婚 Divorce

朋特南是巴黎一個有名的律師，他專門經理或辯護怨耦的分離之事，到如今已有十多年了。這一天在他的事務所裏，把門打開，側着身子等他這位新顧客進內。

這是一個大肚子紅光滿面的胖子，他和他鞠躬。

——請坐，律師說。

顧客咳了幾聲嗽，纔坐下：

——我來請你，先生，替我辦理一件離婚案子。

——請說罷，我靜聽。

——先生，我是一個退職的財產登記師。

——已經退職了！



——是的，已經退職了。我有三十七歲。

——請你往下說罷。

——先生，我結了一件不幸的婚事，很不幸的。

——這也不止你一人如此。

——我知道，我也替別人喊冤，但我的案子完全是特別的，我反對妻子的苦衷，更是另外一種原因。但我從頭說起，我的婚事是由一種奇特樣子結合的，你相信危險的理想嗎？

——你在那一點，怎樣觀察的呢？

——你相信有些理想，他的妨害精神的能力和毒藥妨害肉體的能力相等嗎？

——但是，是的，許有的。

——一定的呀！有許多理想，走入我們的腦子裏頭，如若我們不知抵抗，他們可以侵蝕我們，殺害我們，使我們變成瘋子。這是魂靈的一種蛔蟲。倘若我們不幸任這種危險的理想沾到我們身上，開始又沒有留心他是一種侵占者、一種新主人或一種篡位的暴徒，他就一天比一天發展

了，他的同類，還不絕地跟着上來，部置自己的地盤，把我們普通的預防意思都驅散了，判斷力的眼光都變更了；於是完全失敗。

這就是輪到我身上的一件事，先生。我曾說過，我是羅昂省的財產登記師，我雖不窮困，但是也不寬裕，於是時時總存着一種勉強的節儉念頭，限制我一切的興味，是的一切的，在我這樣年紀，這個很不如意。

由我的職業上，我自然應該盡力讀各報的廣告，如徵求，供給及一切小廣告之類；有時我常看見許多簡便的結婚廣告。

有一天，我就跌在這件事上去了：

『俊俏受過教育的良家女士，想和有臉面的男子結婚，並隨帶嫁裝費，計現款二百五十萬佛郎，合意者，直接向本人交涉。』

剛好我那天和兩個朋友吃飯，一個是律師，一個是紡織技師。我不知我們那回議論，怎樣扯到婚姻上去了，我帶頑帶笑地和他們談到這位帶二百五十萬佛郎的女士。

紡織技師說：『這是一個甚麼女子呢？』

律師卻有好幾次，看見這樣的好條件的婚姻，於是就詳細說了幾件，並且又向着我加上幾句。他說：『你爲甚麼不替你自己，把這事打聽一番？這還了得嗎？二百五十萬佛郎，自然可以把你拔出困境。』

我們三人都大笑一陣，又談到別樣事情去了。

一點鐘以後，我就回到我家中去了。

那晚氣候很冷。我住在一所舊式房子，一所很像栽菌子的外省舊款式房子。我扶着扶梯的鐵闌干上樓，覺得這隻膀子的骨節都冰冷了，我伸着第二隻手去摸牆壁，覺得冷氣之外，還是溼潤潤地，連我的胸脯都冷透了，使我的失意愁悶和衰弱種種感想，一時交錯，忽然想道：

『那還了得嗎？倘若我有二百五十萬佛郎。』

我的臥室是很寂寞的，是一間羅昂繇夫住的臥室，室內的整理和廚房的事，都由一個老女

僕包辦。你從這里想想那間房子，一張沒有帳子的牀，一張衣櫃，一張炮台式的屨桌，一個洗面架子，一個永不生火的爐子。衣服堆在椅子上面，紙片滿地。我低聲學我常去的遊戲場內的通行調子，慢慢唱道：

二百萬，兩兆，

二百萬，兩兆，真好！

再有五十萬加上，

還伴一個新娘。

那時我還沒有想到娶婦這一層，等到我鑽到被中，我就在那里凝神了。我爲着凝神，耽誤了半天的瞌睡。

第二天，天還不明，我就醒了，我記得，到八點鐘我應該往大內他街做件要緊的事。那末我非六點鐘起來不可。這天結了很厚的冰。這是了不得中的了不得，那筆二百五十萬的佛郎呀！

我在十點鐘光景，回到我的辦公室。生了鏽的火爐，被火燒紅，和陳舊的案卷的紙張，都發生

一種氣味，還有錄事們的衣服和靴子，頭髮和冬天沒有長洗的皮膚，都因室中的溫度升高之故，使得空氣變壞。

我便如同往常一般地吃了午餐，只有一塊豬排和一片乾的奶酪。以後我仍然辦我的公事。於是我又正正經經想那二百五十萬的女士了。這是誰呢？爲甚麼不寫信去問？爲甚麼不知道？以後之事，先生，我就簡略點說罷。這種理想在我腦中來往攀附，經過半月之久。那時一切困難和一切抱屈的苦處，只要有一件發生，我便想二百五十萬佛郎的女士。末了，我便猜度伊的歷史。先生，一個人癡望某件事情，總只知道打如意算盤！

這樣厚厚地賠嫁的良家女子，自然不會從報紙的交通來求婚。然而也可以說，這是一個痛苦而愛臉面的女子所做的事。

第一層，這個二百五十萬佛郎，不能像魔女一樣，使我以爲怪事，因爲我們是看慣了的，這類的婚姻供給，有時常常到六七百萬或一千一二百萬佛郎，我們也都看見過的，所以一千二百萬的碼也很平常。我們並且也不信這樣許諾的實際，因爲有時只有一部分到場，所以這二百五十

萬佛郎也是許有的事和規則的事。

或者一個女子是富翁的私生子，伊陡然間承繼了伊父親的財產，知道了伊的出世的痕跡，而又不願爲其所愛之人揭破，也可以用這種交通法子。

我的懸揣，實在是可笑。然而我當時一直自信，我們作財產登記師的人，總不應該講小說上的話，不過我也讀過小說呀！先生。

我便假託我一個當事人的名義，向伊寫了一封信，靜候着回音。

到了第五天的下午，我正在辦公室處理事務，錄事頭兒報道：

——常特菲小姐請見。

——請伊進來。

便看見一位三十來歲的微胖黑髮羞答答的婦人進來了。我道：

——請坐！小姐。

伊坐下輕輕地說道：

——就是我，先生。

——小姐，但是我和足下未曾有過謀面的機會。

——我就是你對伊寫信的那一個人。

——爲着婚事嗎？

——是的，先生。

——很好。

——我是爲着我自己的事情來的，因爲直接談判比較好些。

——我贊成你的意見，小姐。那末你是願意辦你的婚事嗎？

——是的，先生。

——你有你的親族嗎？

伊遲疑了一會，低着頭吞吞吐吐地說道：

——沒有，先生，我的母親……和我的父親……都去世了。

我聽見這話出了一會神，因為我前頭竟猜着了，並且我心中對於這個可憐的人兒，立刻起了一種活潑的同情心。我也不再加考求，便問道：

——你的財產都實在嗎？

——呵，是的，先生。

我留心看着伊，真的，伊並沒有使我厭惡的樣子，雖然伊是年紀大一點，比我所猜度的年紀大一點。這是一位富麗的人，強健的人，有主見的婦人。於是我從前對於伊的好奇的感情，立時變成愛慕的感情了；等到將來我確然知道伊賠嫁的產業是實在的時候，我便補充我那假托當事人的位子之上。我談到我的當事人，說他是個有臉面的、愁悶的和略帶病體的人。

伊活潑潑地說道：

——呵先生，我喜歡身體健康的人。

——你不久就可以會見他，小姐，但是要等三四天，因為他昨天到英國去了。

——唉，這個不免費事。



——上帝呀！是否你急於回到你府上去嗎？

——一點也不急。

——那末請你等等罷。我想點法子，請你消遣。

——先生，你是太客氣了。

——你下了客棧嗎？

伊便告訴伊所住客棧。原來這羅昂的第一家，我說道：

——那末，小姐，你願允許你的未來的財產登記師，今晚請你吃飯嗎？

伊遲疑了一回，便允許了。說道：

——可以，先生。

——我七點鐘到你的客棧中來相見罷，好嗎？

——好，先生。

——那末，小姐，今晚會罷。

——是的，先生。

我於是把伊送到門口。

到七點鐘，我已經在伊的客棧中了。伊爲我也把晚裝理好，伊用怡悅的態度接待我。我引伊到我熟悉的館子吃飯，開了一張很出色的菜單子。

個把鐘頭以後，我們便成了朋友了，伊把伊的歷史告訴我。伊是一個被紳士誘惑的貴婦人的私生女，伊在鄉間受過教育。伊現在很富，因爲伊承襲了他永遠不肯說出姓名的那兩位父母很闊的遺產。我費了許多事去問伊，去求伊，伊總不肯說。我本也不定要知道這些姓名，我便問伊的財產的狀況。伊立刻用有經驗的婦人神情談到這事，甚麼現款、存款、股票、地租、利息和放款都數到了。伊這樣的管理能力，就使我對伊發生一種大信用，我便殷殷勤勤向着伊，不過依舊在矜持的情狀；但是我清清楚楚向伊表示我向他很有願望。

伊溫溫和說了許多裝飾的話。我爲伊開了香檳酒，我喝了幾杯，這個就使我的理想迷亂了。我覺得明明白白我要冒險了，我自己怕自己，我怕伊，我怕伊有點驚駭而不信任我，我借談論嫁裝，使我歸於沈靜，我說這個應該用確切的方法證明，因爲我的當事人是一個商家。

伊欣然說道：

——我知道呀，我把證據都帶來了。

——這兒嗎？在羅昂嗎？

——是的，在羅昂。

——你放在客棧裏嗎？

——是的。

——你能給我看嗎？

——可以。

——今晚嗎？

——可以的。

這個竟把我各方面都安穩住了。我會了眼，我們就到伊客棧裏去。

果然，伊的證據都帶來了。我自然不疑，我拿着、檢查着、讀着。這個使得心花怒發，我頓然生了一種想和伊擁抱極強的欲望。我非常滿意這種欲望，這種得意人的欲望。我借着香檳酒的助力，一次二次十幾次地擁抱伊，不是我能屈伏伊，竟是伊把我屈伏了。

唉！先生，回家之後，我滿腦發愁！伊呢？伊哭得淚如泉湧，要求我莫負伊，莫使伊失敗。伊一切的要求，可都答應了，我竟在可驚駭的環境了。

怎麼辦呢？我唐突我這位女當事人了。倘若我對伊真有一個當事人，那就不要緊，但是我並沒有，我就是當事人，就是被自己欺哄的當事人呀。這是甚麼環境呢？我可以不理伊，真的！但是嫁裝，很闊的嫁裝，可以檢查的，靠得住的。並且在那種誘惑之後，我應該不理伊嗎，這個可憐的小鳥兒？

對於這樣屈伏我的婦人，自然是不大放心的。這一晚我真是難過，狐疑悔恨憂慮都到齊了。但是次日早晨，我的理性，又完全回復過來了。我整齊我的服裝到了十一點鐘，便向伊住的客棧走去。

伊看見我，連眼皮兒都羞紅了。我向伊說道：

——小姐，我只有一个法子，挽救我們昨天的冒險。我向你求婚。

伊吞吞吐吐的答道：

——我表同意。

不久我就娶了伊。在最初半年，甚麼都好。

我停止了我的事務，我衣租食稅，我真的一點也不擔驚恐，但是也沒有一個人來訪問我的妻子。

有時伊出外很久，我就漸漸地注意了。這事並且有一定的日子，這星期是星期二，下星期就

是星期五。我以為被伊欺負了，我就釘着伊走。

這一天是星期二。伊在午后一點鐘步行出外，從民國街右轉，隨着那條靠了主教衙門的街，走到長橋街，由彼得橋過河。到了那個地方，伊便覺得很不安寧了，時時回頭向後看着，並且留心來往的人，因為我穿了一套運煤炭的小工的衣服，所以伊不認識我。

一會兒，伊向着左岸的火車站走，我就決然知道伊的情人是由一點四十五分的車子到的。我躲在一張大貨車後面等着伊。汽笛一聲……旅行的人潮湧而出。伊前進，飛奔，向一個肥胖的鄉村婦人的手中，抱過一個三四歲的女孩子，不住地接吻。以後伊又轉向第二個村婦身邊，把伊抱的那個不辨男女的較幼的孩子又接過來，親了一陣，伊便走了，兩個村婦抱着兩個孩子跟着伊向那沈寂無味的王后大街而去。

我回家時，驚駭極了，腦中非常煩悶，說懂也行，說不懂也行，然而簡直不敢猜度。  
等到伊回家夜膳，我奔到伊的跟前，憤憤地問道：

——那些小孩子是甚麼人？

——甚麼小孩子？

——就是你在火車站等候的小孩子。

伊狂叫一聲，登時暈了。等到伊醒來，伊從洪水一般的眼淚中告訴我，說伊有四個孩子。星期二會面的，是兩個女孩子，星期五會面的，是兩個男的。

這纔羞人呀！伊財產的來源是這樣的。伊從四個孩子的父親，集了伊這份嫁裝！現在，先生，你教我怎樣辦呢？

律師毅然說道：

——先生，你承認這些孩子是你的，就得了。還用着離婚嗎？……

## 牀邊的協定 Au Bord du Lit

一堆光彩煥發的火，在英國式的壁爐內燃燒。兩只茶杯，在一張日本式的小桌子上，分在一把熱氣騰騰的茶壺、糖缸和一瓶胡姆酒的兩邊擺着。

沙柳伯爵已經把他的帽子、手套和皮圍巾都除去了，伯爵夫人正對着鏡子，整刷自己的頭髮，他們都剛好從一個跳舞會回來。夫人用脚尖微微在地上拍着，一面對着自己的鏡子內的寶光燦爛的十指尖尖和捲壓在鬢角上頭髮微笑。一會兒伊轉身瞧着伊的丈夫，原來他本已凝神看着他的妻子，恍惚精神上有一點障礙，發生不舒暢的神情。

他未了說道：

——人家今晚對着你，情話講够了嗎？

伊用得意的神情和不信任的樣子，瞧着他說道：



——我很希望這樣。

伊向伊的位子坐下，他和伊相對坐着，手中拿着一件點心向伊說道：

——這差不多是件可笑的事，難道我……？

伊問道：

——這就是一幕戲嗎？你想譴責我嗎？

——不是，我的朋友，我只說布呂爾先生在你身邊是不大合宜的。倘若……倘若……倘若我那時有權……我就有發話了。

——我的朋友，你放明白點罷。你現在的和去年的不一樣，沒有別的哪，那個時候，你的情婦，你心愛的情婦，你何曾顧及人家和我講不講情話。我曾對你訴過我的傷心之事，我說過的話和你今晚一樣，不過我的理由充足些：我的朋友，你把色爾菲夫人放到危險的地方，你使我嘔氣，你向我做了許多可笑的事。你從前怎樣回答我呢？你完全使我悟到我是自由的了，你說在有智識的階級中，結婚之事，不過是利益的組合和社交的連絡，並非精神的聯合。這是真的嗎？

你使我知道你的情婦比我超過無量的倍數，伊是比我值得留戀些的，比我合於女性些的，你說：合於女性些，一點也不含糊，這是圍繞你這種受過教育的家庭的現狀，這是我受的好稱贊，我簡直一點不懂。

後來約好，我們依然同居，但是完全斷絕關係，我們只有一個做我們連絡線的小孩子了。

你使我悟到你只求敷衍面子，我承認；並且倘若沒有合我意思的時候，我可以秘密地有一個情人。你對於婦女的狡滑心理和處置事務的習慣等等，是很有研究的呀。

我明白了，我的朋友，我完全明白了。你很愛色爾菲夫人，我的合乎法律的溫存，有點礙你，或者因為我曾經破壞了你的法門之一個。以後我們就分離着生活。我們到酬酢場中，同去同歸，不過一到家就行分手。

唉！這一兩個月以來，你忽然取了一種醋興的態度。這是怎樣一回事呢？

——我的親愛的朋友，我一點醋興也沒有呀，但是我恐怕你自己走到危險的地方去。你是年少的、活潑的、冒險的……

——對不住，慢點罷，倘若我們談到冒險這層，我請你把我二人的賬算一算罷。

——你看！不要開玩笑笑了，我求你，我用朋友的地位，很正派的朋友的地位和你說話，一切你剛纔所說的，不免過甚呀？

——一點也沒有，你已經招了，你已經向我把你們的關係供了，這就是和你給我一個學你做事的允許令一樣，不過我沒有做……

——請你讓我說……

——還是請你讓我說罷，我不會學你的樣子，我沒有情夫，到如今依然沒有……我等……我尋……然而我得不着，我應該找一個好的……：比你好一些的……：這就是我給你的和你彷彿不留意的稱贊。

——我的親愛的朋友，這種玩笑簡直說愈遠了。

——但是我對於甚麼人從不開玩笑，你會對我說過十八世紀的事，使我晤到你以前是個暫時的攝政王，我完全沒有忘記，只要我的時機一到，我就停止我現在的樣子，你就舒服了，聽見

嗎？一定會變成有角的人呀（法語，婦有外遇，則其夫爲有角的人——譯者）。

——哼！你能說這種不堪的字眼嗎？

——不堪的字眼！但是那回余爾士夫人說色爾菲先生有點像有角的人尋他的角的時候，你笑得同瘋子一樣。

——這種字眼，在余爾士夫人口中只覺得奇，一到你的口中，便覺得不合宜了。

——一點也沒有！但是你聽見『有角的人』這個字眼和色爾菲先生有關係，你就以爲可笑，如果和你有關係，就以爲不好聽了。這都是一偏之見。並且我不堅持這個名詞，不過說他出來，看你是否成熟罷了！

——成熟……爲甚麼？

——就是爲得做有角的人。人家聽見說這字眼便生氣時，是因爲他有點燒耳朵。等到兩個月以後，倘若我說這一種化裝，你一定先笑。是的，於是你就做成了這種人了，你也不覺得他燒耳朵了。

——今晚你竟有點像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的樣子！我從沒有見過你是如此。

——哈哈！果然我變壞了。這是你的錯處。

——慢慢我的親愛的呀，我們說話放正經點罷。我請求你，我哀求你不再答應布呂耳先生那種不合禮節的請求，如同今晚你所做的一樣。

——你很有醋興了。我果然說得不錯。

——到底不是，不是，不過我只想這事不要成笑話。並且倘若我看見這個先生在你的肩上或你的胸前講話，我……

——他大概應該用號筒傳話。

——我就要扯他的耳朵了。

——難道偶然你也許是有情於我的人嗎？

——我只能做不大俊俏的女子的意中人。

——呵，你是這樣，我自然不是你的意中人了，我呀！

伯爵站起來，繞着小桌慢慢地走。在他夫人身後經過時，陡然向伊的項頸上親了一個吻。伊起立相避，兩眼深深地瞅着他，說道：

——在我們中間，請你莫再開這樣的玩笑了。我們分開着過生活，簡直完了。

——且慢，別生氣。我覺得你是惹人動火的，這有一向了。

——那末我是變了樣子了，你也覺得我是成熟了的。

——我覺得你是惹人動火的，我的親愛的人；你的胳膊、顏色和肩膀都……

——這都是合布呂爾先生的口味的……

——你的口勁真是鋒利，真的，我從來不曾知道像你這樣浪的女子。

——你整天沒有吃東西了。

——你說甚麼？

——我說：你整天沒有吃東西了。

——這是怎樣講呢？

——人家整天沒有吃東西的時候，自然就餓了；一經餓了，就是向來不愛吃的東西，也願意吃。我好像是一樣久已不被人注意的菜，不過今晚放在你的牙門前面，你也不生氣。

——呵，我愛！那個告訴你講這樣的話。

——你且慢；自從你和色爾菲夫人斷絕後，據我所曉得的，你有過四個外室和許多娼妓及許多女戲子。你想我怎樣能够懂得，由你驟然饑餓所產出今晚這種不爭氣的樣子呢？

——打開窗子說亮話罷。我又變了有情於你的人了，這是真的！

——這是奇談。那末你願意老店重開嗎？

——是的，夫人。

——今晚！

——是的，我愛！

——好，你又要出醜了。我愛，我們商量罷。我們彼此都是毫無隔閡的，是不是呢？我是你的妻子，是真的；但是你的自由的妻子，我去到別面結一個契約，由你選擇罷，我就把這個照相等的價

值給你。

——我一點也不懂。

——我來解釋。我不是和你的娼妓一樣好呢？你要直說！

——比伊們好千倍。

——那頂好的娼妓還有好些嗎？

——比伊好千倍。

——那末頂好的，你每三個月爲伊要花多少錢。

——我記不清楚了。

——我說：你每三個月，爲你的頂妖冶的外婦要花多少錢，譬如包價和首飾，吃館子看戲等

類都包括在內。

——我知道嗎？

——你應該知道。我想用平均的省儉數目計算，大約五千佛郎一個月；這是差不多嗎？



——是的……差不多。

——那末，我的朋友，請你就給五千佛郎，我從今晚起歸你管一個月。

——你瘋了。

——你這樣想，我們明天會呀。

.....

伯爵夫人走出客廳，向伊的臥房進去，牀上被褥已經舖好，香氣撲鼻。

伯爵也跟着進來，站在門口，說道：

——這里真香。

——真的嗎？這是向來如此的，我一直用的西班牙香水。

——奇怪，這個真香。

——這也許是有的事，請你給我做好事，你快去罷，我就要睡覺了。

——我愛！

——請你去罷。

伯爵爽性走到房中，在一張圍椅上坐着。伯爵夫人說道：

——這樣呀！那末於你並沒有好處。

.....

伊把跳舞的衣卸了，露着雪白沒有遮蓋的胳膊。伊舉起兩手向着鏡子折卸伊頭上的裝飾；在伊的柔軟波動的花邊裙子下面，有些粉紅色的東西微微露着。

男爵活潑地起立，向着伊走去。伊說道：

——不要近我，不然我就要生氣了。

他把伊抱住，找伊的嘴唇。

於是伊極力躲避，把身子都拳曲了，拿了一瓶香水，遮住了伊的口，向伊的丈夫臉上倒去。他於是就撒手，滿身都是香水，氣憤憤地說道：

——這纔是無聊。

——這是可以的……但是你曉得我的條件，五千佛郎。

——這是癡話。

——那個說的！

——怎麼，爲甚麼呢？丈夫花錢睡他的妻子！

——呵，你用光棍口腔的字眼！

——這是許有的，我再說在自己的妻子，自己的髮妻身上給身價，是句癡話。

——那些有了髮妻，還要給娼妓錢的人，更要癡一些呀。

——我承認的，我不願弄成笑話。

.....

伯爵夫人向躺椅上坐着，伊慢慢地脫伊的襪子，把他捲成蛇皮一樣。伊的粉嫩的腿子在短裙下露出，脚赤着踩在地毯之上。

伯爵走近幾步，柔聲說道：

——你有一種甚麼新奇的理想？

——甚麼理想？

——問我要五千佛郎的新奇理想。

——再沒有比這還要自然的。我們彼此都是沒有關係的人，是不是呢？現在你想我了，然而你不能娶我，因為我們都是有配偶的人。於是你只能買我了，也許比別人要便宜一點。

你想想罷！這個錢與其送到一種我不知道做甚麼事的輕佻女子家中，這們一來倒留在你的家中了。並且對於有智識的人，向他的妻子出身價，是一件有趣的事。不合法的愛情，自然要貴些，並且很貴。你現在不過對於你的合法的愛情，給一種新價值和不規則的滋味，使他變成別樣的愛情呵。這難道不是真的嗎？

.....

伊隨即起立，差不多完全赤條條的，一步一步向更衣室走去，說道：

——先生，現在真請你走了，不然我就按鈴，把女僕叫來，扶你出去呀。

伯爵只好站起，抱着疑惑不悅的神情看着伊，陡然取去一個票夾子向伊擲去，說道：

——拿去罷，小鳥兒！這裏六千佛郎，但是你知道嗎？

伊從地下拾起票夾子，一面慢慢地數，一面說道：

——但是甚麼？

——但是你不要吃慣了嘴。

伊笑着向他的身邊走去，說道：

——每月五千呀！先生，不然我就仍舊送你到娼妓家中去，並且倘若你覺得合口味……我

還要問你加價……

## 政變的一幕 Un Coup d'Etat

拿破崙第三在師丹大敗的信息傳到巴黎，共和政府便立刻宣佈成立。於是法國各處，大家都拿着軍事當作兒戲，這種擾亂，差不多到巴黎臨時政府（臨時政府是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巴黎人繼着國防政府組織的，只存在三個月就行推倒。——譯者）終局以後，纔行寧靜。

做帽子的工人，也自稱上校，執行師長職務；大家繫着紅布腰帶，把手槍和尖刀插在上面；加入軍事的中等社會人們，都統率一些義勇隊，並且學着車夫的口吻，破口罵人，恍惚是表示他們的威風。

操練放槍一件事，使得那些知道看秤的人，都成了瘋子和無故可怕的人了。他們常將無罪的人處死，表示他們知道殺人；並且跑到沒有受過普魯士人蹂躪的村莊，槍斃那些游行的狗、沈靜的牛和帶病的馬。

人人自信都是招來玩弄軍事的大作用的，小小村集上的咖啡館，都擠滿了穿軍服的商人，好像這就是他們的營盤和野戰病院。有一個叫做卡恩的小市鎮，那里的人對於戰事和巴黎的消息，還有點不清楚；但是一種極端騷動的情形，已經把這市鎮驚吵個把月了，市中素來互相反對的兩黨，都扳起面孔互相看着。

這市的市長，是華雷樂子爵，他是一個瘦削的老頭兒，帝制派的嫡系分子，爲着野心的關係，新近和馬沙呂醫生成了敵手，這醫生是一個紅光滿面的胖子，本選舉區的共和派首領，本省秘密黨的重要人物，農學會和救火會的會長，和救國民團的發起人。

他在半個月的時期之中，組成一隊六十三人的保衛地方義勇隊，其中都是有家室的人和謹恩的鄉農村商，每天早起，他在市政廳前空地，督率操演。

有時市長到市政廳來的時候，司令官馬沙呂掛着手槍，高高興興揚着指揮刀，立在隊伍之前，叫他們叫道：『國家萬歲！』大家都知道這種歡呼，使得子爵冒火，因爲子爵當然把這個當作一種威嚇和挑釁的口號看待，並且同時提起第一次革命的紀念。

九月七日早上，醫生穿着軍服，手槍放在桌上，正在診治室中替一對鄉下夫婦看病，男得了一個腿上肉瘤，到現在已有七年，女的也有一個，所以一同來找醫生；一會兒郵差送來一束報紙。

馬醫生把報紙打開，臉都變青了，陡然立起，舉着雙手，向空中亂舞，把面前的兩個鄉下人都嚇呆了，他盡力地喊道：

「共和萬歲！共和萬歲！共和萬萬歲！」

後來又對圍椅上一倒，簡直喜倒了。

於是鄉下人繼續說他的病狀道：「這病起頭，和許多螞蟻在腿上亂跑一樣……」馬醫生喊道：

「請你饒了我罷；我將來很有時候管你這個玩意。現在共和已經宣佈，皇帝已經被囚，法國已經救出來了。共和萬歲！」說完望外就跑喊道：「隨雷司忒，快來，隨雷司忒！」

女僕忙忙碌碌地跑來了，他的口吃了，急急地說道：「我的長靴，我的指揮刀，我的子彈盒子



和我的放在小桌上的西班牙小刀，都快快拿給我，快點呀！

因為那鄉下人是很固執的，不免就利用這個檔口，再向醫生說道：

「這東西後來就成了一個荷包似的東西，我一行走，便使我疼痛。」

醫生憤然道：

「請你饒了我罷，見鬼了；倘若你常常洗腳，這病斷不會成功。」

後來抓住鄉下人的衣領，指着鄉下人的面孔說道：

「你不知道我們現在是在共和時代嗎，雙料的寶貝？」

但是保護職業的感情使他沈靜了，一面把這受驚了兩口兒推出門口，一面不住地說道：

「請你明天來罷，請你明天來罷，我的朋友們，今天沒有時間了。」

於是一面從頭上裝飾到腳上，一面向女僕發了一串重要的命令：

「你跑到畢卡而中尉和潘梅而少尉家中去一躑，說我已經在此地等他，並且叫杜拾部把

銅鼓帶來，趕快，趕快！」

女僕走了之後，他便獨自思量預備那壓服現在地位困難的法子。

那三個人都一齊來了，都穿着做工的衣裳。司令官——馬醫生——以爲他們一定是穿了軍服來的，不免跳起來：

「你們一點不知道嗎？見鬼了。皇帝已經被囚，共和已經宣布，應該發動了。我的位置是困難的，或者更可以說是危險的。」

他在他屬員的失措神情之前，想了一會，然後說道：

「應該發動，不要遲疑，在這個時候，一分鐘的光陰，值得一點鐘。甚麼都仗着決斷的敏捷態度。畢卡而，你去尋牧師，催他把禮拜堂的鐘撞動，使全市的居民都聚集起來，我有話向他們知會。杜拾部，你到附近的村子，打着歸隊的鼓，一逕走到日里沙和沙而馬兩處爲止，使義勇隊的隊員都帶着兵器，向市政廳的空地集合。潘美而，你趕緊穿起你的軍服，卻只要軍衣軍褲和軍帽。我們同去占領市政廳，並且通知華雷樂先生，叫他把權柄都交給我。你懂了嗎？」

「懂了。」

「趕快做罷，我和你一同到你家中，因為我們共同做事。」

五分鐘之後，司令官和他的屬員，連牙齒都像帶了武裝似的，一齊在市政廳的空地發現，這一個檔兒，齊巧華雷樂子爵也綁着皮護膝如同出獵的樣子，肩着他的勒富士式的槍，從一條別的路上走來，後面還跟着三個穿綠色軍服佩刀掛槍的護兵。

馬醫生正呆呆地瞧着他們，他們四個人已經進了市政廳，並且大門隨即關上。馬醫生喃喃說道：

「我們都來早了，應該等候沒有到的隊伍。這不過是刻把鐘的事情。」  
果然不久畢卡而中尉來了，說道：

「牧師拒絕命令，他和僕人門丁把門關了。」

擡頭向空地那邊一瞧，在這潔白關閉的市政廳對面，只看見烏黑沈寂的禮拜堂，他的兩扇釘着鐵條的橡木大門，擋住人們的眼睛。

那些抱着憂慮的居民，有些貼着窗戶在玻璃後面窺探，有些也站在門外瞧着，杜拾部也出

現了，狠命連三連三地敲着歸隊的鼓。他用體操的脚步，穿過空地，然後向到鄉間的道路上走。

司令官抽出指揮刀，向前走了幾步，剛好立在他仇人防守的兩所房屋之中，然後把刀在頭上揚了幾回，竭着肺力喊道：

『共和萬歲！反叛處死！』

後來仍舊回到他的兩個屬員跟前站着。

於是肉店、麵包店和藥店，都有點不放心，便把鋪板上好，鋪門關閉。只有油鹽店還開着。

義勇隊的隊員，漸漸一個一個地來了，衣裝雖不齊整，但是都一律帶了一頂黑色紅邊的軍帽，軍帽就是隊伍的制服。他們都肩着他們上鏤的槍，這都是在廚房牆上掛了三十年的老貨，他們的神情，很像一隊田野警察。

等得他們到了三十人光景，司令官使用幾句簡單的話，把這件大事告訴他們；末了轉身向他的參謀說道：

『現在我們動手罷。』

居民都聚在空地，審察他們的行動。

醫生已經把他的作戰計畫定好了，說道：

「中尉畢卡而，你到市政廳的窗前，用共和國的名義，要華雷樂先生把這座市有的房子，讓給我們。」

但是中尉——他本是一個砌工的頭人——拒絕命令，說道：

「你依然是一個狡猾的人，你呀，你叫我吃一顆槍子，謝謝他們——那房子內面的人——都很會放槍，你不知道嗎？請你自己做你的事罷。」

司令官的臉羞紅了，說道：

「我用軍紀的名義叫你前往。」

中尉憤然道：

「我常常不知爲着甚麼，把自己面孔砸破。」

許多鄉紳，另外聚在一處，不免笑了，其中一人說道：

『你有道理，畢卡而，這還不是時候呀！』

於是醫生喃喃說道：

『無用的廢物！』

他後來把指揮刀和手槍交給一個兵士，慢步前進，眼睜睜把市政廳的窗戶瞧着，以便可以看見人家在那兒拿出槍桿向他瞄準。

他走到距市政廳相離不過幾步的地方，原來廳的兩旁，本來各有學校一所，此時兩校的門，頓然打開了，一陣潮也似的小生命，男孩子在這邊，女孩子在那邊，都從門內湧出，便到這空地遊戲，喧鬧得和鵝羣一樣，把馬醫生圍着，鬧得他甚麼也不聽見。

一會兒學生都出來了，兩張門立刻關閉，小孩子便都漸漸散了，於是司令官高聲喊道：

『華雷樂先生在那里？』

市政廳第一層樓的窗戶開了，華雷樂先生當窗站着。

司令官繼續說道：

『先生，閣下一定知道改革政府面目的大變故呀！你所代表的人已經完事了。我所代表的人，站在有權的地方，在這種愁苦而確定的環境，我用新共和政府的名義，向閣下要求把前政府任命閣下的職務，交給我手中。』

華雷樂答道：

『醫生先生，我是被本管長官任命的卡恩市長，並且我在未曾被長官免職而交代以前，我要保守這市長的職權。我既是市長，市政廳就是我的家，我永遠住着。此外，只有請閣下試試，設法把我趕出罷。』

於是他把窗戶關閉。

司令官便轉身向着他的隊伍走，但是未曾開言，先把畢卡而中尉從頭看到腳，然後說道：

『你是一個沒見識的人，你，一隻膽小的兔子，軍隊的羞辱，我褫奪你的官職。』

中尉答道：

『官職嗎？我瞧他不起。』

於是他便混入喃喃說話的人堆中去了。

馬醫生不免納悶。怎樣辦呢？衝鋒嗎？這班人肯前進嗎？他有這樣的權力嗎？

陡然一個理想把他喚醒了。他便走到市政廳對面的電報局發了三件電報：

一件發給巴黎共和政府的人員。

一件發給住在羅昂的下塞因省（法國西北部的一省，省會就是羅昂——譯者）的新共

和省長。

一件發給提普縣的新共和縣長。

他宣布情形，陳說地方在舊政府任命的市長手中的危險，敘述自己熱忱任事，要求訓示，並且把自己所有的頭銜連着姓名一同在電報尾上署好發出。

然後再向他的隊伍走，從衣袋中拿出十個佛郎，說道：

『弟兄們，拿去辦點飲食罷；他只留十個人，使得市政廳裏，沒得一個人可以跑到外面。』

但是那個銷了差的現在和鐘表匠說話的畢卡而中尉，聽了這句話，便冷笑道：『見鬼，倘若



他們出來，這倒是一個衝入的機會。不然，我還不知道你們的辦法。」

醫生只好不理，回家吃午飯去了。

到了午後，醫生分布許多崗位，把全市都包圍了，如同他受了驚嚇一樣。

他並且在市政廳和教堂門前探了幾次，甚麼疑點也沒有，人家可以說這兩所房子都是空的。

這時肉店麵包店和藥店的店門都開了，舖板也下了。

滿市議論風生，說是倘若皇帝真被囚，那末有幾個反間在內，大家也不知道那一種共和國又恢復了。

天色看看黑了。

到了九點鐘光景，醫生單獨悄悄地走近市政廳門口，以為他的敵人——華雷樂——業已回家休息，便預備拿把鋤頭，一下把門毀壞，陡然有個守衛的高聲問道：

『誰在外邊？』

馬醫生便連忙退去。

次日天明了，情形仍然毫無變換。

義勇隊仍然把空地守着，市內的居民大家齊集，將這隊等候解決方法的隊伍圍着。附近村莊也都來市中探聽。

於是馬醫生知道他已經出了他的風頭，決計無論用那種方法，總要把這事解決；他正在籌畫用一個強硬的解決方法，忽然電報局的門開了，局長——女局長——的女僕拿着幾張紙，從裏面走出。

伊先向司令官身邊走來，送給他一件電報；來穿過空地，因為全市的人，鼓着眼睛釘住伊，伊不禁有點害羞，便低着頭飛跑，走到市政廳的門前，輕輕敲了幾下，彷彿伊沒有知道門的後面有兵守着。

市政廳的門，便微微地開了，露出一隻手把電報接去，女僕便轉身回家，兩頰緋紅，因為這樣地被大衆瞧着，簡直羞得要哭了。

醫生顫着嗓子，向大家請求道：

『大家請肅靜一點罷。』

空地上的居民頓時肅靜了，醫生高高興興說道：

『這就是我接的新政府的命令。』

往下便念道：

『舊市長免職，請閣下即時通告。其餘請等候後來的命令。署名者，代理縣長杉班。』

他竟然得勝了；因為喜悅，心房不覺跳躍異常；連兩手都發抖了，但是畢卡而——他從前的屬員——向他喊道：

『好呀，這種消息。但是倘若那些人不肯出外，你所接的電報，不過替你多添一條好腿，使你逃得快些罷。』

於是馬醫生急得面色發白，倘若果然那些人不肯出外，他現在應該先站在他們面前。這並不僅是他的權利，並且也是他的義務。

他愁悶地瞧着那座市政廳，心中希望立刻看見大門自開，他的敵人自行退出。

然而大門依然關着，怎樣辦呢？看的愈弄愈多，將義勇隊緊緊地圍住，並且有人嘲笑。

馬醫生的反省，使他自己愈覺困難了。倘若他前去衝鋒，自然他應該身先士卒；他死了，一切事情都停止了，因為華雷樂先生和他的三個衛兵，一定是對他放槍。並且他們長於放槍，很長於放槍；畢卡而剛纔還念過一遍呀。忽然一個理想把他提醒了，於是轉身向潘美而說道：

『你到藥店，替我借一塊白飯巾和一根棍子來罷。』

潘美而使離了隊。

他——醫生——預備做一面打話的旗子，一面可以使舊市長心中喜悅的白色旗子。

潘美而拿了一塊白布和一節掃帚的桿子回來，加上一根繩子，便把馬醫生手中舉過的旗子做成了，他舉着這旗子，重新向市政廳前進。等到了門前，他依然再喊『華雷樂先生！』那門登時開了，華雷樂先生帶着三個衛兵，站在門樓之內。

醫生由本能的作用，不免退了幾步；然而莊嚴地向他的敵人致敬，並且因為激刺，咽着嗓子

向他說道：『先生，我爲着把我剛纔接收的命令交給你而來。』

華雷樂並不還禮，簡捷的答道：『我決計退讓，先生，但是你要知道並不是爲着恐慌，也不是服從這個篡奪政權的政府的命令。』並且他還補足幾句道：『我不願替共和政府做一天的事，就是這個道理。』

馬醫生受驚了，甚麼也不能回答；華雷樂三步兩腳，從空地的角兒上走去，便不見了，他的衛隊永遠跟着。

於是馬醫生興高采烈地，向着人叢走回來。剛好到了離着不遠可以使大家聽得清楚的地方，便喊道：『阿哈！阿哈！共和軍全獲勝利。』

但是大家一點舉動也不表示。

醫生繼續說道：『民衆自由了，你們都自由了，獨立了，放高興點罷！』

呆滯的鄉愚都瞧着他，眼中一點得意的光彩都沒有。

醫生也瞧着他們，對於他們的冷淡神情頗不願意，想找幾句動聽的話去激刺他們，使這個

凝靜的地方電氣化，便可以盡他的宣傳導誘之責。

後來他忽然起了一個念頭，轉身向潘美而道：『你去把市政廳的議事堂中，陳列的廢帝偶像取出，還找一張椅子一同拿來。』

一會兒潘美而把那座拿破崙第三的石膏像肩着來了，左手提着一張椅子。

馬醫生便上前相迎，接了椅子向地下一擱，再把拿破崙第三的像放在椅子上；於是自己倒退幾步，指着這像高聲揚言道：

『民賊，民賊，你現在倒了，倒在污泥中了。垂斃的國家在你的皮靴下面喘着。復仇之神已經打你。失敗和羞辱都和你連帶；你已經被征服了，成了普魯士人的囚徒了；在你的帝國崩壞的檔口，光輝強壯的共和國已及時成立，收拾你的折斷的寶劍……』

他等候大家鼓掌歡呼，一聲一掌都沒有動靜。這些被驚駭的鄉愚都默無一言；這座有兩邊伸出頰外的八字水平尖角鬚鬚的半身像，髮紋齊整得和理髮廣告的偶像一樣，彷彿靜悄悄地帶着嘲笑的神情把馬醫生瞧着。

他們面面相覷，拿破崙第三擱在椅上，醫生站他的跟前，相離不過三四步。醫生不免動怒了。但是怎樣辦呢？怎樣把這些民衆鼓盪起和怎樣確定地收服這種意見上的勝利呢？

他的手偶然在肚子一擱，和他的紅布腰帶下面的手槍疙瘩相撞。

他此時甚麼念頭，甚麼話都找不着了。於是把手槍取出，退了兩步，向這個廢帝開槍。

槍彈在他的額上穿了一個小的黑孔，和黑痣一樣，簡直甚麼也沒有。原來是準頭差了。他再第二槍，又穿了第二個孔。後來又是第三槍，後來接續幾下，只留下最後的一粒彈子。拿破崙第三的額，成了灰了，但是眼睛鼻子和鬚鬚的尖角都毫沒損害。

醫生怒不可遏，一掌把椅子推翻，伸一只腳用戰勝者的姿勢，把那殘壞的偶像踏住，向這些驚呆失措的羣衆喊道：『一切的反叛，都是這樣消滅的！』

但是歡迎的態度始終無人表示，彷彿這些當場參觀的人，都被驚天動地的事嚇昏了；司令官便向義勇隊喊道：『你們現在可以回家了。』自己便大步向家中走去，和逃走差不多。

他剛好到家，女僕便說幾個病人在診治室等了四五個鐘頭。他便急忙進診治室，原來就是

那兩個生了肉瘤的人，他們天一明就來了，一直堅忍地等着。

於是那老頭兒立時照前陳述他自己的病狀，說道：『這病起頭和許多螞蟻在腿上亂跑一樣……』



## 一個失業的人 Le Vagabond

他四處尋找工作，到今天有四十天了。因為他原籍亞華雷村無工可作，所以他離開那個地方。這是一個二十七八歲向來正派勤奮的木匠，他是當家的長子，在這種全國工作荒的時候，他只好在家中叉着手歇住兩三個月。家中的麵包漸漸不夠吃了，兩個妹妹都出外做零星工作，但是賺得不多；他咧，他甚麼也不做，因為他沒有甚麼可做，只好吃別人賺來的食料。他叫做南兌沙。於是，他只好到村長跟前打聽情形，村長的秘書告訴他，說是在法國中部省分有工作可找。那末他便起程了，帶着他的職業品行證書、戶籍執照和七八個佛郎，另外一個藍手巾縛的小包，包了一雙預備換錢的鞋子和一套衫褲，用一根棍子，放在肩頭上肩着。

他在這無窮盡的道兒上，冒着日曬雨淋，鎮日鎮夜不住地走，但是那個有工作可尋的神秘地方卻永沒達到。

他最初有一個只做木工的理想，因為他是個木匠。但是在他所投奔的木廠，人家總說因為供過於求，他們新近還遣散許多人；於是他為得進款的來源，只好決定在路上無論遇着甚麼工作，都來動手。

所以他做了幾次土工、廐夫和石匠，有時還劈柴、伐木、掘井、調和石灰、堆集枯草、看守山羊這些工作，他每件只能賺幾個銅元，因為他每次做了兩三天，便提議工價，那末倒把老農或地主的慳吝心引動，因此甚麼工作都拉倒。

現在他有一個星期，甚麼工作也尋不着，錢也完了，每天祇在長行的大路邊，靠着婦女們的恩惠，沿門討點麵包吃吃。

夜色到了，疲倦的南兌沙，他腿酸、腹空、膽喪，赤着腳在路邊草上走，因為他最後的那雙鞋子，已經換錢用了。原日穿的那雙，卻又久不存在。這一天剛好深秋的一個星期六，天邊的墨雲佈着，樹杪的急風搖着，人家知道立刻就要下雨了。加以正是日落之時，星期前一日的日落之時，野外一個人也沒有，祇有許多和偉大菌子相似的草堆兒，在田邊一步一步地堆着；田裏的地，好像是

赤條條的，因為明年的麥種已經播了。

南兌沙已經餓了，餓得和獸類一樣，這是一種驅使豺狼到人羣中的飢餓。他疲倦達於極點，伸長腿子做大步走，頭重、腦昏、眼紅、口渴，雙手緊緊地握着他的棍子，一心只想遇見個把回家吃夜飯的人，就打他一頓。他睜着兩眼，瞧着大路兩旁的菜土，幻想那些成熟了的洋芋。倘若他能夠尋到幾個，他一定拾點枯枝，在草地燒點小火，就此舒舒展展地拿他當作夜飯；唉，可憐那種又圓又小的蔬菜，他起初拿着時，還可以煖他的冷手！

但是時候已經過去了，他只好像昨天，在菜土中扯幾枝生的甜菜咬着。

這兩天以來，他思想昏亂，鎮日在拖着長步走的時候，高聲自言自語。到了此時，他用盡心思能力，只在職業上着想。但是因為連日疲倦，工作荒，資本家的拒絕及冷眼，露宿、飢餓，大家都問他『爲何不在你原籍地方待着呢？』的口氣，和露出把他當作遊手好閒的人看待的神情，以及偶爾念及父母在家也是無錢無米的種種狀況，不禁使他的怒氣，一天一天，一時一時，一分一分地慢慢鬱集了，雖然有時他口中說得幾句短而憤的話。

有時他赤脚在石子上行走時跌倒，他憤憤地說道：「慘呀……慘呀……你們這些蠢豬一樣的東西，使得一個木匠——一個人——飢餓呀！這些蠢豬……值不得四個銅元……值不得四個銅元……看看天要下雨了……這些蠢豬！」

他對於運命不平等，很覺憤怒，並且把這自然——不平衡的、殘忍的和不公的祖母——的責任，都要人們，一切的人們負着。

他一面咬牙切齒不住地念道：『這些蠢豬！』一面看着那些人家屋子的炊煙，這時正是夜膳的鐘點，於是他並不默念到人類別樣的不平等，名為強暴或掠奪的事情，只想走入那些房子中之一所，驅散那些居民，自己再占住他們在食案前的位置。

他自己想道：『我現在沒有生存的權利了，因為大家任我飢餓；我卻只求工作呀，蠢豬太多了！』並且四肢的痛苦，腹的痛苦，心的痛苦，彷彿如醉如癡，都上了他的頭了，那末就使腦中發生一種簡單的理想，就是說：『我有生存的權利，因為我能够呼吸，因為世上無論何處都有空氣，那末所以人家沒有使我得不着麵包的權利！』

稠密冰冷的雨絲，不住地下着。他停着腳念道：『慘呀！還要走個把月纔能回家……』他這時正向回家的道兒上走，決定回到原籍找事情做，那里的人，大家都知道他，所以無論做什麼事情，總比在大路使人動疑的好。

因為沒有木工可做，他要變成做搬運、調和石灰和鎚打石子的人，只要每天賺得個把佛郎，就永遠有食料了！

他把他用的手巾，圍着頂頭結住，以免雨水流到胸前或背上。但是他覺得雨點不久就從他單薄的布料浸入身上，他愁眉縐眼四面瞧着，簡直是失敗了，不知道那里可以藏身安枕，他在世上竟沒有一個受蔭庇的地方。

夜景來了，田園都被黑影兒罩住。他遠遠地看見牧場草地上的一個黑點——一只母牛。他便從大路上的草叢中跨過，不知不覺地向着母牛走。

他走到母牛的跟前，牛把斗大的頭顱向他昂着；他想到：『只要我倘若有一只罐子，我就可以擠點牛乳喝。』

他呆呆地向那牛瞧着，那牛也一樣地瞧着他；後來他忽然在牛的腋下踢了一下，喊道：『站起來！』

那牲口便從從容容站起，隨他撫弄他的肥大的乳房；於是在牲口的肚子下仰面躺着，兩手捧着溫暖飽滿的袋子，繼續地喝着，直把這活源中所剩的牛乳喝盡。

但是冰涼的雨越下越緊了，田野中甚麼都沒有，簡直沒有躲避的法子。他覺得寒氣重了；遠遠地看樹林中間，有幾道稀薄的光線，從一所房子的窗口射出。

那牲口又躺下去了，他便挨着他坐下，一面撫弄牲口的頭顱，彷彿是報他剛纔一飯之德。牲口強健洪大的呼吸，從鼻孔射出兩道水蒸氣，在微光中揮發着，向這位木匠臉上拂了過去，他不覺說道：『你身體大約是暖的。』於是他便伸手到牲口的胸摸着，藉此煖煖他的手。因此便要發生一個靠着牲口的肚子眠睡一宿的理想。那末他就找一個比較舒服點地位，把自己的腦袋貼住他剛纔吮過的肥大乳房。因為他實在是萬分疲倦，一會兒就睡熟了。

但是他醒了好幾次，肚子或背心總有一件冰涼的，那處靠着牲口的肚子，那處纔有煖氣；那

末他只好轉過身體去取暖和溫乾身上在夜間受的濕潤；並且不久又重新睡熟了。

報曉的雞聲，把他喚起了。東方的魚肚白漸漸露出；雨也止了；天色清明。

牲口依然休息着，鼻子貼在地上；他用手撐在地上，向牲口的濕潤的鼻子接了吻；說道：『再會，我的好友，你是一個慈善的衆生……再會罷。』

於是開步就走。

他依着大路向前走了兩點鐘，陡然間很疲倦了，他只得在草地上坐下。

時光是已經日上三竿了，禮拜堂的鐘聲丁東丁東響着，穿着藍布衫的農夫，戴着便帽的農婦，或者走路，或者坐車，都漸漸在路上經過，他們都是到鄰近村子，趁着這星期日訪親覓友。

有一個胖胖的鄉下人，趕着二十來隻羊走着，並且還帶着一隻飛奔的狗防護着。

南兌沙立起向他致敬，說道：『你難道沒有甚麼工作，可以救得一個快要餓死的工匠嗎？』

趕羊的嚴氣正性地瞧着這失業的人，答道：『我對於我在路上遇見的人，一點工作也沒有

給過。』

那末木匠只得回到草地坐着。

他等候許久，看見無窮的鄉下人，牽線一般在跟前過去，便決計找一個神情和藹可以談得求救問題那種面目的人。

他果然尋了一個穿了禮服的並掛了金鍊子的紳衿神氣的人向他說道：『我尋找工作到如今有兩個月了；並且我現時，荷包中也空了。』

這位半像紳衿的人答道：『你應該看看我們地方上的布告。——在這村地段內乞丐，是應受禁止的。——你要知道我是村長，倘若你不快點走開，我便要叫人把你收起。』

南兌沙不覺惱了，喃喃念道：『倘若你願意，就請你把我收起罷，我很願這樣，至少，我總不至於餓死。』

於是他仍然在草地上坐着。

不到刻把鐘，果然有兩個鄉警從大路發見了，他們相靠着慢慢地走，他們的漆皮制帽，金鈕扣和一切黃色的皮件，都在日光之下閃爍着，因此看得很真，他們彷彿是特地來恐嚇歹人的。



使歹人從遠的處所，很遠的處所，就可以跑開。

木匠知道他們是爲他來的；但是他依然不動，忽然決計和他們挑釁，使他們來捉，日後徐圖報復。

他們越走越近，彷彿和沒有看見他一樣，套着兵式操的正步走，笨重搖擺和鵝走路一樣。得到了他跟前，陡然一下裝出發現南兌沙的樣子，停止脚步，怒目睜睜的向他瞧着。

那個巡長向前問道：

「你在這里幹甚麼？」

南兌沙從容答道：

「我在這里休息。」

「你從那兒來？」

「倘若我應該把我經到的地方都告訴你，我總要講一點多鐘呀。」

「你到那兒去？」

「到亞華雷。」

「亞華雷在那里？」

「在莽時省（法國西北濱海的省分——譯者。）」

「那是你的家鄉嗎？」

「正是我的家鄉。」

「爲甚麼你離開那里呢？」

「爲得尋找工作。」

那巡長便轉身對着警士走去，憤然道：

「這班光棍，他們說話都是一樣，但是我識貨呀，」

然後再向南兌沙問道：

「你有字據嗎？」

「是的，我有。」

『請你都給我瞧瞧罷。』

南兌沙把他的戶籍證書職業證書都從交袋中取出，這些紙張，破碎污穢得不成樣，他伸手交給巡長。

巡長一面念着，一面證得他一切都是合法的，用一種狡獪男子不的高興神情交還他。巡長默了一會兒神，又重新問道：

『你身上有錢嗎？』

『沒有。』

『一點沒有嗎？』

『一點沒有。』

『一個銅元也沒有嗎？』

『一個銅元也沒有。』

『那末你怎樣生活？』

「靠人家佈施呀。」

「那末你討乞嗎？」

南兌沙毅然答道：「是的，倘若我有機會。」

於是鄉警說道：「我承認你是一個無職業無來歷在大路犯了遊蕩行乞輕微罪的現行犯，我帶着你跟我走。」

木匠便行立起，說道：「隨你帶我到那里。」

他並不待鄉警的吩咐，便立在他們兩人的中間，並且說道：「去罷！說你監禁我罷。這樣到了下雨的時候，可以使我頭上有幾塊瓦了。」

於是他們就向着那里把路外頭，從樹林中露出幾座屋頂的村子走。

他們進村子的時候，正是做彌撒（禮拜——譯者）的時候，空坪中都被人擠滿了。兩邊街道知道有歹人過身，並且還有一羣小孩子跟着走，便都出外觀看。村人村婦瞧着這個被兩個鄉警抓到的人，滿眼的怒火都燃了，恨不得拿幾片石塊去砸他的頭，用手爪去撕他的皮，用腳把他

踹爛。大家互相詢問，這人到底是謀財還是害命。有個從前當過非洲兵現在做屠夫的說道：「這是一個開小差的逃兵。」有個擺攤子的，卻把他當作在這日早上用假小銀元的人，鐵店的掌櫃看見他又說這一定就是警局找了半年的那個謀害馬雷寡婦的在逃兇犯。

到了村中的行政廳，鄉警就帶了他進去，南兌沙又會着那位村長，他坐在問事的坐子之前，問道：

「阿哈！我的伙計，你又看見我了。我曾經向你說過，我要監禁你。巡長，這是怎樣一回事呢？」巡長說道：「這是一個漂流不定的失業人，村長！他自己承認既無銀錢，又無來歷，就把他當作遊蕩行乞的人提來了，他還帶着幾張很合式的執照。」

村長說道：「拿這些紙張給我瞧瞧罷。」他拿着，讀着，三番兩次地讀着，然後交還，並吩咐鄉警道：「搜他的身上。」他們便在南兌沙身上搜索，甚麼也尋不着。

村長露出難於處置的神情，他便向木匠問道：「你今天早上在路上幹甚麼？」

「我尋找工作。」

「找工作嗎……在大路上嗎……」

「倘若我躲在林子裏面，你教我怎樣尋找呢？」

他們用一種獸性的恨憤互相瞧着，彷彿是相仇的族類一樣。村長說道：「我使你恢復自由，但是應該使我不再捉你纔好！」

木匠答道：「我情願你收留我，我在路上跑够了。」

村長嚴厲地說道：「請你閉嘴。」

後來再吩咐鄉警道：「你們把他引出村外二百公尺的遠近，再讓他繼續走他的路程罷。」

木匠說道：「請你總要使我能够餬口。」

村長很不耐煩說道：「只差了養你這件事！哈哈，這個東西很利害。」

南兌沙安然道：「倘若你仍然讓我到餓死的境界，那末就是你強迫我做壞事，爲着你們，這些龐然的就更壞了。」

村長立起說道：「快點牽他出去罷，因爲結局會使我生氣了。」

於是鄉警牽住木匠的膀子，拖着就走。他也聽着他們做，穿過村內，重新回到大路，後來引到二百公尺的指路牌地方，巡長便說道：『走罷，並且莫使再在這村裏瞧見你，不然，你就要得到我們的別樣辦法。』

南兌沙一言不答在路上走去，簡直不知道向何處走，他非常焦躁走了刻把鐘，甚麼事也沒有念到。

忽然他在一所小房子前頭經過，那小房子的窗子正半開着，一陣烹調的香味，觸動了他的胸襟了，並且完全保存着。

飢餓作用，曠野放肆的飢餓作用，把他鼓動，幾乎使他學野人一樣，和這房子的牆壁相撞。

他高聲怒氣說道：『這真見鬼！這回人家可是應該給我一些。』於是拿起他的棍子，用力敲門。一個答應的人也沒有；他便敲得越起勁，喊道：『哎，哎！內面的人呀！哎！開門呀！』

甚麼響動亦沒有；於是便走窗口，用手推着，廚房中飽和着燒肉、煨菜和熱湯的熱空氣，使向外和冷空氣相混。

忽地一跳，木匠便進了廚房了。他看見兩副刀叉擺在一張桌上。房主大約是做彌撒去了，把他們的午餐食品——鮮湯好肉——都擱在火爐上面煖着。爐子煙囪的擱臺上面，還擱了兩瓶飽滿的皮酒和一條新鮮的麵包。

南兌沙先拿着麵包，拚命地如同扼人喉管一般把他折斷，然後張口大嚼。但是肉湯的香味，又立刻把他引到爐邊去了，於是揭開肉罐的蓋子，拿一把叉子伸入，便取出一大塊用線紮好的牛肉。後來他還取了些白菜胡蘿蔔和洋蔥頭，直到盤子盛滿之時，纔拿他放在桌上，自己便坐下，把牛肉切成四塊，安安逸逸地吃着，和在他家中吃午飯一樣。等得肉吃完了，還加上一些蔬菜，便覺得有些兒渴，便走到擱臺前，取了陳列的一瓶皮酒。

那酒剛好到入杯中，他便認識是燒酒；並且是熱的，這更壞了，把他脈管內的火點着了，但是在他昨天很受了些寒氣之後，這酒就也有益處；他便喝了一杯。

他果然覺得這個有味，因為他已經久不會喝酒；於是又倒了一杯，兩口就喝乾了，並且差不多立刻，他覺得非常得意，酒精的作用使他快樂，彷彿有一件大的幸事，在他肚子內部流動。



他繼續從從容容地吃着，拿些麵包泡在湯裏，滿身皮膚都有點發燒，尤其以頭部最熱，那里的血都跳躍着。

一會兒，丁東丁東的鐘聲，從遠處來了。這正是彌撒將完的記號；一種本能，一種身入危境的生物自覺的本能——恐懼心——使木匠立起了，把剩下的麵包放入衣袋，另外的一個衣袋，就塞了那瓶燒酒，於是躡腳躡手走到窗口向大路窺探。

路上依然沒有一人來往。他跳出就走；但是他並不隨着大道，卻穿過麥田向着看見的那座樹林中走。

他意氣揚揚，對於他做的事，很為欣悅，身體異常輕捷，雙脚一縱，便把麥場的圍牆越過了。到了樹下，他重新把袋中那瓶酒的塞子拔去，動手就喝，一邊向前走，一邊大口大口地吞。於是他的意志漸漸昏了，兩脚軟得和彈簧一樣。

他唱着一段街市的歌謠，在濕潤蒙茸的草地上走着，脚下墊着這綿軟的墊子，使他心花怒放得和小孩子一樣，在引起翻筋斗的念頭。

他向前一竄，趁勢做一個旋轉，隨後便起立，卻又重新再來。他每次一邊旋轉，一邊唱那街市的歌謠。

忽然他在空曠地路邊歇着，他遠遠看見一個成年的姑娘——一個回村子女工——提着兩隻牛乳桶，向前走來。

他僂着身軀窺着伊，兩眼閃閃地，和瞧見野物的狗眼一樣。

伊看見他，擡頭向他笑着，問道：

「剛纔是你那樣唱嗎？」

他簡直不回答，從土堆向路上一跳，那路旁的土堆，至少總有六尺光景的高矮。

伊看見他陡然立在面前，說道：

「了不得呀！你嚇壞我了。」

但是他不會聽見，他醉了瘋了，一種比飢餓還要激刺的慾望，把他鼓動了，他實在是破酒精的作用和兩三個月甚麼也沒有享受的男性熱情所驅使，並且他正是壯年勇敢之時，所以立刻

受了自然種在男性肉體慾望的指揮。

那女子被他的神情眼光，半開半閉的嘴唇和向前伸動的雙臂所驚駭，不免退了幾步。他抓住伊的肩膀，一言不發，把伊向路上推倒。

伊任憑手中的牛乳桶墜在地上滾着，把牛乳都傾個乾淨，後來喊了幾聲，再後來知道這種叫喚，在曠野是無用的，並且目前他並不要伊的性命，那末也就不十分抵抗，不十分發怒隨他施爲了，因爲南兌沙是很強健的，但是並不強暴。

等到伊重新立起，倒翻的牛乳桶立刻使伊發生憤怒的意思，於是把伊腳上的木鞋 (Sabot) 木鞋是拿一塊整木頭，剗成的鞋，歐洲勞動者多用他——譯者——脫下一只，自己將身子向他撲去，倘若他不賠償倒翻的牛乳，伊便要打破他的腦袋。

他對於這種活潑的攻擊，不免有點誤會，醉態也漸醒了，想起他剛纔所做的事，頓覺失措，於是提起腳盡力奔逃；伊只好向他擲了些石子，卻也有幾塊中在他的背上。

他跑了許久，許久，後來他覺得疲倦得他從來沒有經過的境界，兩腿軟弱得不能自持，一切

念頭都混亂了，甚麼事都忘了，都不能回憶了。

那末只好在一枝樹的下邊坐坐。不到五六分鐘，便沈沈地睡熟了。

他忽然覺得受着一種大打擊，便醒了過來，打開矇矓的睡眼，便瞧見兩個戴漆皮三角捲邊帽子的教士，站在他面前，和早上遇見的那兩個鄉警抓住了他，把他的膀子縛住。巡長說道：

『我早知道我們一定要捉你。』

南兌沙一言不發地立起，倘若他做點樣子，那末鄉警一定辱罵他，教士一定責打他了；因為他現在是他們的戰利品，成了他們的籠中的野味，成了被這種刑事獵人所捕獲而永不釋放的囚犯了。

巡長發令道：『上路罷！』

他們便一齊起身了。看看夜色將到，沉悶愁鬱的秋雲滿地耀着。半點鐘之後，他們到了村中。滿村的門都開着，因大眾知道這件風潮，村人村婦都怒氣冲天，彷彿他們每人都被竊，每人都被強姦，所以很想看這犯人進村，向他辱罵。

這簡直和鼎沸一樣，從第一家發難罵起，到村行政廳纔收束，村長已在那里等候，正預備向這失業的人尋報復。

村長一看見他，遠遠地喊道：

「阿哈！你這狗頭！我們都明白了。」

他磨拳擦掌，彷彿他從來沒有今天這般高興。他繼續說道：

「我早向他說過，早向他說過，只要在大路上看不見他就得了。」

後來又更加喜悅說道：

「哼，光棍，哼惡光棍，你至少總坐二十年的徒刑罷！」

這到底是誰害了南兌沙呢？

## 歸來 Le Retour

海水用單調和輕短浪花，向海岸拂着，白色的薄雲，趁着疾風，和飛鳥一般在蔚藍的天空飛跑地經過；西向大洋的山坡中，有一個村子，在陽光中曝着。

馬爾丹雷微士克房屋，在村口的大路邊，孤單地立着。這是一所漁人住的小房屋，牆壁是石塊砌的，屋頂是茅草蓋的，長了一些藍的瓦松。門前一座小園，不過手帕似的一樣大小，種了一些葱，一些白菜，一些藥芹，一些萵苣；一帶竹籬，將他和大路分開。

男子出外捕魚去了，主婦在屋前坐着，修整那幅懸在牆上和偉大的蛛網相似的棕色大魚網。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子，在園口一張椅子上坐下，身子略向後仰，在木柵上靠住，拿着衣裳，拿着補綴重疊的窮人衣裳補綴着。一個年紀略小一歲的女孩子，抱着一個很小的還不會知道動作和言語的嬰孩；還有兩個三四歲的孩童，對面坐在地下，用他們不靈敏的小手，將泥土抓挖，並

且將一把一把的灰塵，互相拋擲。

沒有一個人說話。僅僅那個被旁人引着睡覺的小孩，用一種尖脆的小聲音，繼續不斷哭泣。一只懶貓，在窗子上偶爾號叫一兩聲，許多蜜蜂，在牆根的白色野花叢中，嗡嗡地鬧着。

那個在門口做活的女孩兒，陡然喊道：

——媽媽！

那母親答道：

——你有些甚麼事？

——那個人又來了。

伊們從早晨就覺得不安頓，因為有一個男子繞着房屋徘徊：這是一個神情窮困的老年人。伊們那時送家長上船去捕魚時，已經看見他了，他在溝邊朝伊們的大門坐下。末了伊們從海邊回來，依然還看見他坐在那里，向這房屋端詳。

他像個貧病交迫的人，在一個多鐘頭的時光，他簡直沒有移動；末了，他窺破大家把他當個

壞人看待，便站了起來，拖着大腿慢慢走開。

但是不久，伊們又看見池又用着遲緩疲倦的腳步走來了；並且又重新坐下，這回卻坐得遠一點，如同窺探伊們一樣。

伊們娘女二人，都不免有點懼怕，尤其那個娘竟憂慮了，因為伊有一個恐慌的天性，並且他丈夫雷微士克，一直要到傍晚纔能回家。

雷微士克是伊丈夫的姓；至於伊本人，傍人叫伊做馬爾丹；於是傍人喊他們做馬爾丹雷微士克。其中的原由，是這樣的：伊初次結婚，曾經嫁給一個姓馬爾丹的水手，這人每年夏季，常到紐西蘭島去捕魚。

結婚後的兩年，伊和他生了一個女兒，到了伊丈夫坐的那隻三根桅桿名叫「兩姊妹」的「地撲」式帆船出海時，伊身上還懷着六個月的孕。

大家對於這隻船，簡直一點消息沒有；這船上的水手也沒有一個轉來；所以大家都說這是人財兩空。



馬爾丹奶奶，爲着丈夫等了十年，費了多少力量撫養這兩個小孩子；末了，因爲伊正直和藹，本地有個姓雷微士克的漁人，——是一個有兒子的鰥夫，便向伊求婚。伊便嫁了他，和他三年之中生了兩個兒子。

他們勤勞艱苦地過活，吃點麵包已經費事，肉味在他們家中，更是不相識的了，在冬季颶風的時節，他們有時還向麵包店中賒欠。然而孩子們卻是很結實的。傍人說：

——這都是正經人，這馬爾丹雷微士克奶奶是被艱苦鍊成一個很堅定的，雷微士克在漁業中，是一個尋不到同樣的人。

坐在木柵邊小孩子說。

——傍人可以說他認識我們，這大概是附近村中的窮人。

但是這爲人母者是很能分辨人物的，知道這決不是本地的人。

他站着和木樁一樣，一點也不移動，并且雙眼釘着馬爾丹雷微士克的房屋，馬爾丹奶奶不免憤然，於是恐慌的作用，使伊鼓起勇氣，於是提了一把鋤頭走出門外，向那流落的男子說：

——您在那邊做甚麼？

他拖着聲音說：

——我在這邊呼吸新鮮空氣！這難道妨害了您嗎？

伊說：

——爲甚麼您在我門前窺探？

他說：

——我甚麼人也不害他，難道禁止在大路上休息嗎？

伊找不着回復的話，便仍然走進家中。

光陰慢慢地過去了，那流落的男子到正午之時纔行走開，但是到了五點鐘光景，他又來了。

傍晚時卻沒有看見他。

雷微士克到夜間纔回，大家將這事說給他聽，他便斷定：

——這是一個管閑事的，或者作惡劇的人。

於是他安然睡了，然而他的伴侶，卻只念着眼發怪光瞧伊的那個窮人。

到了次日天明，海風很大，漁夫眼見得不能入海，便幫着他妻子修整漁網。

九點鐘光景，那個去購買麵包的大女孩子——這是屬於馬爾丹家的，他帶了哭喪面目飛也似地走進家中，喊道：

——媽媽，那個人又來了！

馬爾丹奶奶不免驚慌，面色頓然發白了，向伊丈夫說：

——雷微士克，你去和他說罷，叫他別這樣瞧着我們，因為這個使我們害怕。

於是這個紫臉、長髯、藍眼、肥頸、身穿遮禦風雨的羊毛衣裳的雷微士克，從從容容走出門口，向那窮人身邊走去。

並且他們居然談論起來。

馬爾丹奶奶和一班孩子們，連愁帶怕遠遠地看着。

忽然那窮人站起，跟了雷微士克向門前走來。

馬爾丹不免退了幾步。伊丈夫向伊說：

——給他一塊麵包和一點兒汽水罷。從前天到現在，他甚麼也不會用過。

於是他倆一齊走進屋中，婦孺們在後面跟着。那窮人坐下了，在衆人的視線之下，垂着頭吃他的東西。

爲人母者站着瞧他；兩個姓馬爾丹的女孩子靠着門——其中有一個還抱着那頂小的孩子，都楞着眼睛看他；并且那兩個坐在灶爐邊灰堆中兩個孩童，彷彿也爲着端詳這位稀客，停止玩弄那隻破鍋。

雷微士克找了一張椅子坐下，便問他：

——那末您來得遠嗎？

——我從隨特城來的。

——就這樣步行嗎？

——是的，步行。到了無法之時，只好如此。

歸來

——那末您到那里去？

——我就到這里。

——您在此地有熟識的人嗎？

——也許能尋到。

他們便歇着不談了。他雖然饑餓，卻慢慢地吃着，並且他每吃一口麵包，便喝一口汽水。他的面目枯槁，形容憔悴，像受過許多痛苦似的。

雷微士克忽然問他：

——您尊姓？

他依然垂着頭答道：

——我姓馬爾丹。

這可把那爲人母者驚壞了。伊彷彿爲就近端詳這流落的人，向前走了一步，目瞪口呆向着他看着。大家都默然無言。隨後雷微士克又說：

——您是此地的人嗎？

他說：

——我是此地的人。

於是他竟將頭擡起，他的視線和馬爾丹奶奶的視線偶爾相觸，便釘住不動；而且互相交換，恍惚這兩方的注視，互相膠住似的。

陡然，伊換了低咽顫動的聲音問道：

——你就是我的丈夫嗎？

他慢慢地伸起脊梁說：

——對呀，就是我。

他說完之後，一點也不感嘆，繼續拿麵包咬着。

雷徹士克的驚駭心，不免勝過嘆惜心，便吞吞吐吐問道：

——您就是馬爾丹先生嗎？

他簡單地答復道：

——對呀，就是我。

於是這第二個丈夫便問：

——那末從那里來呢？

第一個丈夫便說：

——從非洲海邊來的。我們從前遇了險，只有三人遇救，就是畢卡德、華丁雷和我。末了，我們被野番捉住，他們將我們囚了十二年。畢卡德和華丁雷都早死了，有一個英國旅客在那里經過，將我救出，并且引我到了隨特那個地方。於是我便到了此地。

馬爾丹奶奶不禁放聲大哭，將面目用裙腰掩住。

雷微士克便說：

——在這個時候，我們怎樣辦呢？

馬爾丹問道：

——你就是伊的丈夫嗎？

雷微士克說：

——對呀就是我！

於是大家靜悄悄地瞧着。馬爾丹忽然朝着圍繞他們的孩子們，用指頭指着兩個大女孩的頭問道：

——這都是我的孩子嗎？

雷微士克答道：

——這都是你的。

他並不立起，也不擁抱他們，祇說：

——上帝，伊們都是很長大的。

雷微士克接着又說：

——我們怎樣辦呢？



馬爾丹差不多一點也不知道。歇了一會，纔決然說道：

——我，我照着你的意思辦。我一點也不怪你。然而我見了這房子，究竟也很難受。我有兩個孩子，你有三個，各有各的份兒；那個做娘的，究竟屬我或屬你呢？只要那個辦法能合你的意思，我總承認；但是房子是屬我的，因為這是我父親留給我的，並且我是此地的土著，各種契據，都存在財產登記師的手裏。

馬爾丹奶奶用着嚶嚶的微泣之聲，藏在藍色腰裙中不住地哭泣。兩個大女孩子走攏在一處，茫茫然瞧着伊們的父親。

他吃完了東西便說：

——我們怎樣辦呢？

雷微士克有了一種理想，說道：

——我們應該到本村的教士那里去，他可以出個主意。

馬爾丹站了起來，向着他妻子跟前走去，伊便撲到他胸前又放聲大哭。伊說：

——我的丈夫！你回來了！馬爾丹，我可憐的馬爾丹，你回來了！

伊陡然被從前之事，又被那使伊盼想這二十年來的光陰和初幾次擁抱的紀念勾起心事，便雙臂將他緊緊抱住。

馬爾丹也不能自持，在伊的帽子上吻了幾下。火爐邊的孩子們叫了幾聲，正和聽見他們母親哭泣一樣，那個抱在馬爾丹女孩手中的嬰孩，也叫了一聲，彷彿走了板眼的笛聲似的。

雷徹士克立起等了一會，便說：

——我們走罷，應該把這事弄好。

馬爾丹將他的妻子放開，於是，因為他瞧着他兩個女子，爲人母者便說：

——你們至少也要和你們父親接吻。

伊們倆便同時走到一處，睜起驚駭而略帶恐懼的乾眼睛。於是馬爾丹用那鄉下用人的派頭，在伊們倆的額上先後吻了幾下。但是那個嬰孩看見這生客走向前來，使用尖銳的聲音叫喚，這一來他當然是受了點驚慌。

隨後兩個男子一同出去了。

因為他們在一家小咖啡館走過，雷徹士克說：

——我們去喝一鐘兒嗎？

——我，我很願意。

他們便走進館中，找了個空位坐下，雷徹士克說：

——熙戈老板，兩杯半盞酒，要好的，這是新回家的馬爾丹，我妻子的馬爾丹，你是認識馬爾丹的，這就是在「兩姊妹」那船上遇險的馬爾丹呀。

那位紅臉大腹，油光外溢的酒館老板，一隻手托着三杯酒，那隻手拿着一瓶水走了過來，從從容容問道：

——哈！你回來了嗎，馬爾丹？

馬爾丹說：

——我回來了！

## 亡婦 La Morte

以前我迷戀地愛着伊！人類因何而愛呢？宇宙之間，只看見一個生命，腦海之內，只餘存一種思想，心田之中，只懷抱一種慾望，口吻之際，只吟哦一個姓名；這一個姓名，不住地和泉水一般從靈魂的深奧處升到唇邊，口中念着，重念着，無論在何處，總喃喃地不住地和做禱告一般地念着，這不奇特嗎？

我和伊的歷史，不必陳述。愛情的歷史，本來只是一齣永遠相同的舊戲，我遇見伊，愛慕伊，這就包括盡了。並且整整一年，我在伊的柔情中，胳膊中，溫存中，顧盼言笑中和衣香鬢影中生活着，一切由伊方面發動的事情，完全將我包圍住，連絡住，囚禁住，使我到了一種不辨晝夜，不辨生死，不辨是否依然在地球生存的境界。現在伊久已死了，怎樣呢？我不知道，我現在已經不知道了。

有一天晚上下雨，伊全身透濕走了回來，第二天，伊便咳嗽，以後將近咳了七八天，就躺在牀

上了。

伊遇了甚麼事情呢？我完全不知道了。

許多醫生，往來開寫方子。傍人拿了藥過來；一位看護婦捧着給伊喝。伊雙手是火熱的，額頭尤其灼人，而且汗漿潮濕，雙目愁慘地四處閃射。我向伊說話，伊也給我回答。我們說過一些甚麼呢？我已經不知道了。我甚麼都忘記了。伊久已死了。伊的歎息聲，最後的那一聲，我都記憶得很清楚。看護婦祇說了一聲，『丫！』我便明白了，我便明白了！

後來，我一點都不知道。一點都不。我看見一位神甫，向我說了一聲，『您老的外室。』覺得他侮辱了伊。可是因為伊已經死了，伊沒有權力詢問這個。我只好將這神甫趕了出去；另外找了一位和藹的來。他向我說伊時，我不禁大哭。

傍人替我盡力料理葬事。現在我都不知道了。然而那棺木我卻記得很清楚，幾下敲釘之聲，便將伊裝在棺內了。唉！上帝！

葬事完了！葬了伊在這個洞內！送葬的也有幾人，都是伊的女友。我悄悄地走了。跑着，經過許

多街道。末了纔回到家中。第二天，我便旅行去了。

昨天我纔回到巴黎，一經見了我的臥房，我們的臥房，我們的牀，我們的器具，一切生命的剩餘，在伊死後依然在房中存着，便引我回憶的傷感，竟想打開樓窗，跳到街中自殺。一時不願在這事物之中，在這些庇蔭過伊的牆壁——在這些牆壁的不可探索的微隙中，應該有伊的無數靈和肉的原子保留着——之中住着，於是取了帽子仍然出外。到了門口，忽然我從伊所攔在走廊前的大着衣鏡前經過，伊將這鏡子放在那里，本來是爲着伊每天出外時，端詳伊從頭到脚的裝飾，是否齊整用的。

於是我便在這曾經時常照過伊的鏡子跟前站住。唉，時常瞧過，時常照過，他應當留着伊的影子。

我毛髮悚然在那里站住，雙眼釘住那塊玻璃，何嘗不會和我的顧盼一般，將全個兒的伊，容納過，佔住過！我恍惚很愛這鏡子，伸手一摸，他是冷冰冰的！唉！紀念品！可憐的鏡子，灼人的鏡子，活潑潑的鏡子，令人悲痛的鏡子，他使你對於一切拂逆感受痛苦！人類的心田，倘若也和鏡子一樣，

能將一切受過的反射，流去拭去，能將一切容納過的東西，一切親歷的事實，一切藏在至情和戀愛中的感想，輕輕忘却，那就真是幸福了！我真感受痛苦呀！

雖然如此，我仍然出了門，不知不覺向着公共墳山走去。我找着伊那孤伶仃的墓，墓上豎一個白石琢成的十字架，架上刻了幾個字：

「伊愛，也曾被愛，伊死去了！」

伊在那里的下面腐化了！這是何等悲傷的事！我伏地痛哭。

我在那里等了許久，許久。末了看着夜色到了。於是一種奇的癡的欲望，一種失望的情人的慾望將我支配住。我願意在伊墓邊度過這晚，這個最後的一晚，預備在伊墓前哭泣。但是傍人可以看到我，可以驅逐我，怎樣辦呢？於是陡然生了一個巧計，我立起隨意在這「死人城市」中踱來踱去。我踱着，踱着。這城市和大家活着的城市相比，真不算大。然而這些死人，可比活人多得多。我們活人，爲着三四代的飲食起居，各人的住宅道路却占了許多位置。至於爲着這些不計代數的死人，爲着自有人類遞嬗到我們的數多人，差不多甚麼也不會遺留，除了一片荒場之外，差不

多甚麼也沒有！地球將他們收回去了，往萬光陰將他們洗去了，好，永訣了！

在公共墳莊的那一頭，我瞧見許多廢墓，這都是久和塵土爲伍的死人的歸宿地點。墓前的十字碑都已腐爛，日後新到的死人大家就埋在這一帶。野的薔薇和野的短松，滿地皆是，儼然一所綺麗愁慘，由人肉滋養而成的花園。

我孤另地待着，鑽入一枝綠樹下面。在這些肥大蔭暗的枝葉之中，將身子藏住。

我永遠等候，偶爾也在枯樹兜上坐坐，恍惚漂流人坐在失事船隻的遺骸上似的。

到了天色黑了，完全黑了，我離開藏躲的地方，慢慢地在這偏地死人的地方，輕步走動。

我踱來踱去經過許多時候，許多時候，依然找不到伊的墓。我伸臂張目，手足並用，在墳堆中摸索，但是畢竟罔然。我這樣摸索，正和瞎子探路相似，摸了許多石頭，許多十字架，許多鐵欄杆，許多花謝草枯的花圈。我用指頭，摸索十字架上所刻的字。唉！這種黑夜！這種黑夜！我真尋不到伊的墓。

月光兒一點也沒有！這種境界！我不免生了畏懼，一種在這兩列墳堆無數小徑的畏懼！無數



的墳堆！無數的墳堆！無數的墳堆！無處不是墳堆！在左，在右，在我前，在我後，無處不是墳堆！我隨意在一塚墳上坐下，因為兩膝酸痛不能走了。心房跳躍的聲音，自己聽得很清楚！我也聽見傍的東西，甚麼呢？一種混雜莫名的聲音！難道是在我的昏亂的頭腦中，或者在這堆積屍骸的神祕地內嗎？我向四周瞧了一遍！

我在那里坐了多少時候？我簡直不知道。我被恐懼將我弄成癱瘓了，糊塗了，幾乎要狂叫，幾乎要死了。

忽然，我覺得我坐的那石頭自行移動。真的，他確實自行移動，恍惚從下面有人推頂似的。我便驀地跳到鄰近的墳堆上面，於是我看見，是的，我看見我剛才離開的那塊石頭，直挺挺地從地下升起；並且那死人出現了，這是一副屈背的枯骨，他將石頭掀去。雖然夜色深沈，然而我看得清清楚楚。那墓前十字架上寫的是：

『雅各倭利萬之墓，享年五十一歲。他鍾愛他的妻室兒女，一生正直，以天年終。』

那枯骨忽然也來瞧這幾行字。隨後，他拾了一塊石頭，一塊尖的石頭，將這些字仔細磨刮。他

把字跡磨括完畢，慢慢地用他兩隻空眼眶，瞧他磨括乾淨的地點；並且用他食指的枯骨尖子，彷彿我們用紅燐火柴在牆上寫字一般，寫了幾行發光的字：

『雅各倭萬利之墓，享年五十一歲。他因為承襲遺產，狠心地使其父速死，他盡情虐待妻子，愚弄鄰里，畢竟困苦以終。』

他寫完了之後，用心審視他的作品。我偶爾轉身向傍處一望，發見所有的墓都揭開了，所有的枯骨都出來了，並且都將他們親族在墓表上寫的誑語磨刮乾淨，重新補寫實在的情形。

於是我知道他們都是一些鄙吝、殘忍、巧言、多慾、卑劣、惡濁的罪人，生前對於慈父、賢母、嘉偶、孝子、善男、信女，欺騙恫嚇，無所不爲。

他們同時在他們的寢宮地面上，書寫這些冷酷的、驚人的、神聖的、世人不知的或明知故昧的事跡。

我默念伊應當也在伊墓上書寫；並且這時毫不恐懼，在這半開半掩的墳堆和無數枯骨的中間奔跑，我朝着伊的墳墓走去，知道一定立時可以找到。

中間我遠遠地就看見伊的墳，不禁滿面流汗，並且在先前看見的那個寫了『伊愛，也曾被愛，並死去了』的十字架上，瞧見寫着：

『有日，伊爲着愚弄情夫，另踐密約，在雨中受了寒，因此得病而死。』  
次日早晨，傍人將我在墳前喚醒扶起，那時我已經萎頓不堪了。

## 伯爵夫人的軼事 *Brig-A-Brac*

『和我一塊兒走罷；』我的朋友波爾雷向我說，『你可以看見許多有趣味的玩具和陳列品。』

他便引我走到一所華美房子的第一層樓上，那街道是巴黎的一條大街，一位氣概軒昂的男子出來接待我們，他引我們由這一間屋子走到那一間屋子，指點許多稀奇的東西給我們看，並且隨意說他們的價值，價值的數目，是很大的一萬、二萬、三萬、五萬佛郎的字眼，從從容容地說出，彷彿表示富商囊中的盈千累萬的數目，可以使人毫不疑心。

這人聲名之大，我久已耳聞，很敏捷，很柔和，很機巧，一切交易的經手人，他都肯幹，巴黎闊綽的收藏家，有時連全歐的、美國的，和他都有關係，他知道他們的嗜好和時尚；所以他一經知道有件出售的東西，可以合得他們的口味，便寫一個字相告，倘若住在遠處，有時還有拍發電報。

體面交際場中的人，有時手頭不便，或者因為賭博，或者因為還債，或者因為變買美術品、珠寶、馬匹以及房產，也時常向他求援。

他只要窺到有錢可賺，傍人永不會看見他拒絕這種職務。

波爾雷和這個奇特的商人，很覺親密，他們應該已經同着做過好幾次買賣。我很欣然向他注意。

這商人是一個瘦的長子，頂髮已脫，異常漂亮，他的柔和抑揚的語調，帶着一種特別神韻，一種可以替貨物增高價值的神韻，他用指頭拿着古玩，用着敏捷溫柔挺拔和藹的態度，將古玩旋轉着，繼續旋轉着，瞧着，立時使得古玩格外覺得悅目，一加撫摩，一加欣賞，便變了樣子，並且顧客立時覺得貨品由玻璃櫃中未曾到手之前，已經發生崇拜的感想。

波爾雷說：

「你那座耶穌偶像，你那座拿給我看過的藝術復興款式的耶穌偶像呢？」

商人微笑答復：

「這件東西由一種奇特的法子賣掉了，這也是巴黎人小史的一段！你願意我告訴你嗎？」

「自然。」

「你認識沙茉莉伯爵夫人嗎？」

「可以說認識，也可以說不認識，但是我知道，這是甚麼人物！」

「你完全知道？」

「是的。」

「你願意把伊的事說給我聽嗎？如此，我便知道你弄錯沒有。」

「很願意。沙茉莉夫人是個女交際家，伊有一個女兒，然而沒有人知道伊丈夫是誰，總而言之，倘若伊不會有丈夫，那末伊的情人是很祕密的，因為有許多寬大的或者昧於耳目的社交團體，常常接待伊，伊時常到禮拜堂做祈禱，並且在家中誠懇地款待教士，很希望伊女兒得一個體面的婚姻，是這個嗎？」

「是的，但是我可以將你所知道的事補足一下：這是一位做旁人外室的婦人，能使多數情

夫敬佩，較之未曾和伊發生肌膚之親的還要狠些。這就是一種稀有的本事，因為如此伊便可對於情夫予取予求。伊對於合意的男子，最初使之毫不懷疑，用長久的期間殷勤相與，使之愛而且畏，誘以就而復拒，於是受寵者若驚，入彀者彌敬。這種男子縱極機敏，他也不知不覺將金錢消耗了；並且伊能運用莊重的態度，蘊藉的語言，保存伊和情人的關係，所以這情人，他從他外室的牀中起身時，還敬服他外室的德行。這可是世上希有的事，我對於伊盡過好幾次微勞，並且伊對於我毫不隱諱。

「唉！在本年一月的頭幾天，伊爲着一筆三萬佛郎的借項，到這里找我，我確是一點不會借給伊；但是因爲我對於伊願意優待，便要求伊將內情完全宣布，以便知道是否可以替伊盡力。」伊用着審慎態度的談論，向我說了一些事，連伊在幼女時代的受洗情形，差不多都說到了，我便知道伊那時的境遇是困難的，伊那時是雙手空空。

「商業的搖動，現今政府所忻喜挑撥政潮的政策，戰爭的謠傳，國民生計的困難，一些原由把金融都滯住了，並且連情夫的揮霍手段也受了限制，並且這個愛體面的婦人，伊不能向着初

會的人即以身相委。

「伊需要一個交際界的男子，很好的交際界男子，可以由他供給伊的日用需要，以保存伊的名譽，至於浮蕩子弟，永難合伊的性情，并且使得伊女兒的婚事，成爲費研究的問題。卽對於敏幹的介紹人，可以使伊暫時解除困難，伊也不願注意。

「所以伊應當保存家中的排場，繼續開着大門，接待拜會的客，以便在這些數目之中，尋覓一個伊等着的選得中的親切高貴的朋友。

「在我一方面，覺我倘若借給伊，那末這三萬佛郎，就難有回到我手中的希望；因爲等到伊用完這數目，至少要到伊在一次得着六萬佛郎的時候，才可以還我一半。

「伊聽見我拒絕，很覺失望。我却不知何以忽然發明一種理想，一種十分機巧的理想，從我的腦中穿過。那時剛才我買到給你看過的那座文藝復興款式的耶穌偶像，在這種款式之中，那是一件很可欣賞的東西，最出色的物件，我從來沒有見過。

「我便說：「親愛的朋友，我立刻叫人把這件寶貝送到你家中，你可以隨你的心意，編出一



段動人的、詩興的和巧妙的歷史，使這寶貝可以由你售脫。自然這應該說是一件由你父親遺下的傳家紀念品。於是我便介紹許多顧客到你家中，並且我可以親自引導。餘下的事，歸你擔任，夜晚我便將這顧客的地位通知你。這耶穌偶像，值得五萬佛郎，但是我可以拿三萬讓去。所以多的數目就是你的分兒。」

「伊深沉地想了一會，便說：『是的，這也許是一個好理想。我很謝你。』」

「第二天我便將偶像運到伊家中，當晚我便將聖何士披太伯爵介紹去看。」

「經過三月之久，我介紹過許多顧客，這都是我最好的顧客，和我交易最密的。但是以後便不聽見有人談伊。」

「有一天，我遇了一位外國顧客，他的法語說得很好，我便決定帶他到沙茉莉夫人家中瞧瞧。」

「一個穿黑色衣服的僕人在門口接待我們，引我們到一座很客氣的客廳。我們等了一會兒；伊便出來了，嬌媚迎人向我們握手，請我們坐下，於是我說明我們的來意，伊便將電鈴鈕兒按

着。

「那僕人走了進來，伊說：『你到意沙佩小姐那兒瞧瞧，看我們可以到伊那禮拜堂去嗎？』」

「立刻一位幼年女子親自來回信，伊不過十五六歲光景，和藹鮮妍，出人頭地，伊便將我們三人親自引入禮拜堂中。這是一種化裝的小房間，裝點得異常莊嚴，耶穌的偶像，就在一盞明晃晃的銀燈後面閣上黑絨做成的小牀上供着。

「那女孩子在胸前畫了十字，便向我們說：『請看，先生們，他好看嗎？』」

「我便將這件東西拿起，仔細審查着，慎重陳述着。那外國顧客也很注意，但是他對於這母女兩人的注意，似乎比較對於偶像的注意更熱心些。」

「那屋子的香氣撲鼻，沉檀、鮮花和香水的香味，大家都聞着。大家覺得那是好地方。那真是迷人的地方。」

「末了我們再走入客廳的時候，我們蘊藉慎重地談到價值的問題。沙茉莉夫人低着眼睛，要求五萬佛郎。」

「一會兒，伊又說：『倘若你願意再看，先生，我出門總在午後三時，在這時以前，大家每天都  
可以會得着我。』」

「我們走到路上，這外國顧客，便向我探聽伊的詳細歷史，他覺得伊是一個絕代的美人，但  
是以後我却又不聽見人家談他，也不聽見人家談伊。」

「不知不覺地又是三個月了，有日朝起，到今天剛好半月光景，沙茉莉夫人在早飯的時候  
便到我家中，拿一個皮的票夾子給我，便說，「親愛的朋友，你真是一個安琪兒天使。這裡是五萬  
佛郎，那買偶像的却是我，照以前的定價，我還加了兩萬佛郎，但是希望你以後多遣些顧客來罷，  
現在他還待價而沽，那個耶穌的偶像。」」

## 新年的贈品 *Etrennes.*

沙克郎達爾在家中晚膳之後，對他的僕人發了一個命令，許他可以自由出外，他自己却獨自坐在書桌前寫幾封信。

他的歲月都在寫信和夢想兩件事業中消磨了。他將這年過去的事，經手的事，給自己編成一種彙覽，並且爲了使朋友們喜悅，他還向他們寫了幾行慶賀新年的賀信。

他坐着將抽屜拉開，從裏面取出一張女子的照片，瞧了幾分鐘，吻了一下，末了，把他擱在信箋的旁邊，提筆寫着：

「親愛的依菱呀！你不久可以收到我交給你女僕的那件小紀念品，今天晚上，我在家中閉門坐着，可以向你說是……」

筆尖却不能活動了。沙克便立起來走動。

從這十個月以來，他得了一個情婦，這却不是一個常人所有的情婦，胡調的婦人，劇場或倚門的婦人，這是一個他愛着而得着的情婦。他已經不是一個少年人了，雖然他年紀還不大，並且他用積極和經驗的思慮，正正經經地向人生瞧着。

所以他每年計算他所接觸事件的眼目，如同他剛才所編的一樣，甚麼新交和已斷的交情，一切和他一生相關的人和事都在裏面。

他最初對於戀愛的熱中，本是沈寂的，他用商人計算的正確方法，研究本心對於戀愛的情形，於是更進而推想他本身將來的情狀。他居然得了一個深而濃的，由溫存恩愛種種聯帶關係所造成的，可以發生堅固久長的組合之溫柔境界。

門鈴陡然一響，不免使他跳起。他遲疑着，他能開門麼？但是，他想在這元旦的晚上，對於經過敲門的人，無論是誰，他總應該開的。

於是他拿着一支燭，穿過前廂，把鐵栓卸下，旋動鎖匙，將門向身邊一帶，却立刻瞧見他的情婦了，伊站在面前，臉青得和死人一般，雙手扶在牆上。

他咽着說：

——你有些什麼？

她說：

——你是一個人在家麼？

——是的。

——沒有僕人麼？

——是的。

——你不去麼？

——不。

泣。

她便進了門，是一個熟識，一逕走到客廳，便向靠椅上一倒，兩手掩着臉，十分傷心傷意的哭泣。他在她身旁跪下，竭力將她的手分開，四眼相對地說：

——依菱呀，依菱呀，你有些什麼？我求你將心事說給我聽！

於是她在哭泣聲中，嗚咽地說：

——我不能這樣活着，

他却不能懂得，便說：

——這樣活麼……怎樣……

——是的，我不能這樣活着……在我家中……你何曾知道……我從來不曾向你說過……

……這是可怕的事……我再也不能……我痛苦得太她……他剛才還打我……

——誰……你的丈夫？

——是的……我的丈夫。

——啊！

沙克不免驚訝，因為從來不曾疑心這丈夫是粗暴的。這是一個有場面的人物，一個最有場面的人物，一個峨冠佩劍，肥馬輕裘，聲譽四被的人物；并且儀表儼然，性情和平，大家却不知道他

於教育上智識上都有欠缺，把他當作上流人（註一）看待。

原來這丈夫關切他妻子，却和一切富人一樣。他充分注意她的需要，她的健康，她的裝飾，並且完全任她自由。

沙克自從和依菱相識之後，她丈夫也和他往來，這本是善於交際的丈夫的常態。到了沙克成了依菱的情夫的時候，他便格外和她丈夫親密了！這本是合宜一點的事。

他從來不曾看見或者猜到這家庭的雷霆，所以對於這次意外的洩露，不免駭怪。

他便問：

——這事是怎樣的，說給我聽罷！

於是她述了一段長的歷史，她一生從結婚之日起的歷史。初次的不和，純然是沒來由的，以後種種爭論，便逐日在這兩種不相融洽的性情中擴大了。

末了發生許多衝突，便彼此隔離，雖然外人不能知道，但是已經實現了，並且她丈夫舉動，日見粗暴。現在他竟成了妬忌的人，妬忌沙克的人，並且在本日爭論之後，打了她一頓。



她述完又決然加了幾句：『我不回到家中去了，你可以隨你的意思待遇我。』

沙克這時在對面坐下，兩人的膝蓋彼此相觸。他握她的手說：

——我親愛的朋友，你可要鬧一個大笑話了，一個不可補救的錯誤！倘若你願意離開你丈夫，你可以將這錯誤的念頭擱在一邊，另外找一個可以保存上流社會的婦人資格的方法。

她瞅他一下便問：

——那麼你勸我怎樣？

——你仍舊回到家中，忍受這種生活，到你能設得着脫離或冠冕的離婚之日為止。

——你說的這話，不是一個儒夫的口吻嗎？

——不，這是智慧的，並且合於理性的。你有一個高貴的位置，一個應該保守的姓名，和不可拋棄的親戚和朋友。斷不可因為一時的感情，將這些都犧牲呀！

她憤憤地起立說：

——啊！不是，我再不能如此，這就罷休，這就罷休，這就罷休。

末了，她兩手附着沙克的肩膀，深深地瞧着他說：

——你愛我麼？

——是的。

——真的麼？

——是的。

——那麼，你收留我罷。

他陡然喊着：

——收留你麼？在我家中麼？你簡直瘋了！那麼，你完全要失敗了，你要失敗到不能回頭的地步了！你簡直瘋了！

她表示着知道這些言語重量的情形，從容地答復：

——聽罷，沙克呀！他不許我和你會面，我也再不使這種戲劇家的手段，偷着來到你家中，所以你應該決定，棄我，或者收留我。

——親愛的依菱，聽罷，在這種情形，先辦你的離婚事件，於是我再娶你。

——是的，你在兩年之後，至早在兩年之後，（註二）再娶我，你的柔情，真有忍耐力。

——你仔細想罷！倘若你住在此地，他明天就可以來捉你，因為他是你的丈夫，因為他在法律上有這種權力。

——我本來不要求你在家中收留我，却要求你引我隨便到那個地方去。我起初以為你可以這樣愛我，現在我知道誤會了。好，就這樣分手罷。

她轉身向着門走去，飛一般的走去，一逕到了廳外，他才將她帶住。他說：

——聽罷，依菱……

她撐持着，甚麼也不願聽，兩眼包滿着眼淚，嗚咽地說：

——隨我罷……隨我罷……隨我罷。

他勉強使她坐下，重新跪在她面前，然後一面陳述許多道理和勸慰，一面試着說明她這計劃的危險萬狀，他從柔情中，和令人信服的道理中，極力披陳一切應該說的話去折服她。

因為她沈默冰冷地等着，他便要求她；哀求她服從他的忠告，等得他說完的時候，她簡截地答復道：

——你現在大概預備讓我走了放鬆我罷，讓我可以起來。

——想想罷，依菱……

——你肯放鬆我麼？

——依菱……你的主見真不能挽回嗎？

——你肯放鬆我麼？

——只請你說你的主見，你痛苦的主見，是否決不能挽回的麼？

——不能，放鬆我罷。

——那麼請你留在此地，你要知道現在你已經到了你家中了，我們明天早上就動身。他雖然如此，她仍然立起，強硬地答道：

——不行，這已經太遲了，我不願犧牲，我不願盡忠了。

——坐下罷，我已經做了我應做的事，我已經說了我應說的話。我對於你，已經是免除責任了。我的自覺心已經得了安慰。請你說你的意旨，並且我照着辦。

她仍舊坐下，照着他好一會，然後很冷靜地問他：

——那麼你說罷。

——甚麼？要我說甚麼？

——一切……一切，你爲着更換這解決方法所計畫的一切。我呢，然後我再看我應該怎樣辦。

——到底我什麼也不會計畫。起初，我對於你那種盲目的舉動，應該提醒你，你既然強硬地拒絕，我便考慮這種盲目的舉動，並且我也加入。

——這樣迅速地更換宗旨，是很不自然的事。

——聽罷，我親愛的朋友。談到這裏，並不是犧牲和盡忠的問題。自從我悟到我愛你的那一天，我自己說過世上的情人，總應該同樣地思量着：

愛着婦女的男子，盡力爲她奮鬥的他，得着她的他，守着她的他，就給他本人和她的中間結下一個神聖的契約。但是自然却要你這樣一個婦女，不是那種心房洞開的婦女。

結婚那件事，他對於社會，對於法律，有一種大的價值，但是對於法律道德；從我看來，因爲普通總有條件，這價值就很輕微了。所以一個被法律關係維繫住而不愛她丈夫的婦女，她的心是合乎自由的，一旦她遇着愛自己的人，便向他委身了，這樣得着婦女的男子，我以爲他們由這種交互的和自由的許可所結的契約，比較在市長面前支支吾吾說的那個『是的』（註三）要貴重得多！

我還要說，倘若他們都是誠實的人，那麼他們的結合，比一切被承認的神聖條件還堅固、親切、健全得多！

這種婦女，冒盡一切的險，并且足以證明她因爲知道這個結合，因爲委棄一切，她的心，她的身，她的靈魂，她的名譽，她的生命，因爲她看破一切痛苦，一切危險，一切禍害，因爲她敢於做勇敢的作爲，不屈的作爲，因爲她預備決定和一切奮鬥，她的丈夫可以殺她，社會可以棄她；因爲如此，

伊反而因為對於配偶的不忠實，轉覺可敬，因為如此，她的情夫在得到她的時候，什麼也應當料  
到，并且把她比什麼也看得高，雖然也許有意外。

我說到此地，什麼再也不能說。最初我用穩健男子的頭腦，應該向你說破，現在我只能愛  
你的男子地位等着，請你發命令罷。

陡然一下，她用她的嘴唇把他的口閉住，輕輕地說：

——這都是假的，我的心肝，甚麼也沒有，我丈夫甚麼也不懷疑。但是我願知道你待我的法  
子，我願得一些新年的贈品……由你心中所發的新年贈品，在起初你給我項圈以外的新年贈  
品，你現在已經給了我了，謝謝……謝謝……上帝，我真滿意啊！

(註一) 西俗對於男子打擊女子，視為最卑劣的舉動。

(註二) 法國法律，凡新婚的人，至少須在離婚決定後兩年，才能分別再行嫁娶。

(註三) 法國結婚者在市政廳註冊時，市長必問男女是否互相戀愛，結婚者必以『是

的』相答。

娜莎麗 Rosalie Prudent

在這件案子中，真是有一種神祕的過去，使得審判長、陪審員和檢察官都無從猜度，無從了解。

娜莎麗姓白呂登，是住在門兌司城的華郎波先生的女僕，伊瞞着了主人懷了孕，并且還在伊主人家中的閣頂上，於夜間生了一個嬰孩，後來伊將這嬰孩弄死，埋在伊主人的園中。

這差不多是女僕弄死私生嬰孩的流行法子。但是這回的事却有不可解的地方。據搜查伊臥房的結果，發見娜莎麗親手縫製的小孩衣裳，這都是三個月以來，伊在夜間裁的縫的。娜莎麗時常到一家雜貨店中，拿自己的錢，爲着這種長的工作，購買洋燭。此時這店東便到庭做證人。此外探聽得伊曾向本地的一個穩婆，說明伊的狀況，這種穩婆便給伊一些指導和應急的經驗法子。并且伊還替娜莎麗在附近一個村中，尋找一個位置，因爲華郎波夫婦對於道德方面，決不開頑



笑，所以伊知道必然要被他們辭退。

這兩夫婦也同在傍聽席坐着，他們是在外省（譯者按他們法人對於巴黎以外均呼外省）薄有財產的人，對於這個污壞他們房屋的女僕，極力反對，他們簡直想不待審問，立時看見伊身首異處，簡直憤恨填胸。

被告的是一個下諾爾曼地方的壯麗女子，在伊的地位，算是很受過智育的，伊不住地哭着，一字也不答復。

大家不肯相信伊在那失望和發狂的時候，施了這種野蠻手段，因為照着證據，無處不能證明伊曾經希望撫育伊的兒子。

審判長只好重新試着再叫伊說話，再叫伊將實情供出，於是使用和藹的言詞導誘伊，使伊了解這些聚在此地審判伊的人，不願意把伊處死，並且還能憐憫伊，伊才將主見決定了。

他問：『想想罷，第一層，請您說誰是這嬰孩的父親？』

這時伊却又毅然拒絕。

忽然伊一面瞧着伊那兩位怒氣冲天的兩位東家，一面說：『就是約瑟先生，我男東家的姪子。』那兩夫婦同時跳起來喊着，『這是假的！伊說了謊話，這是一種侮辱！』

審判長止住了他們，便說：『往下說罷，把這件事是怎樣來的說給我們聽罷。』

於是伊便在這些威嚴的人面前，痛快地陳述伊的抑鬱的寸斷的心房，使疏洩了伊一切的悲傷，也慰藉了。

『是的，這就是華約瑟先生，當他去年告假回家的時候。』

『他是做甚麼事的，這位華約瑟先生？』

『他是砲兵什長，先生。他曾經在家中住了兩個月。這剛好是夏天。我他瞧着我的時候，我甚麼也不會想到。後來他向我說些很體己的話，後來他向我說了些很殷勤的話。我也便隨他鬧着，先生。他好幾回向我說我是一個壯麗的女子，我是一個和顏悅色的，我是一個合他的意的。在我一方面，他可真是合我的意的一個孤單的人，完全孤單和我一樣的人，聽了這些話的時候，你叫我怎樣辦？我是孤單地在世上活着的，先生。我沒有一個人，可以向他訴我的愁悶……我既無父

母，又無兄弟姊妹，簡直一個親人也沒有！所以到了他和我說話之時，恍惚我得了一個兄弟。隨後有天晚上，他要求我和他到河邊走走，免得談話的露。我便去了，我……我知道嗎？我知道這後來的事嗎？他抱着我的身子……實際上說來我不願意……不……不……但是我不能夠拒絕他……儘管空氣異常溫和，我不免哭了，那天月光還是很好的……我不能夠拒絕……不……我向你發誓……我不能夠拒絕……他便照他的意思做了……這樣地經過了三個星期，他在家住了這麼久……我本想跟他走到天邊……但是他竟先走了……我那時不會知道我已懷孕……一直到兩個月以後，我才知道。」

伊說到此地，不禁放聲大哭，大家只好留點時候，使伊恢復原狀。歇了一會，審判長用着教士叫人懺悔的聲音說：『好，請您往下說罷。』

伊重新說：『等得我知道我懷孕了，我便找了穩婆馬丹布丁，向伊說了這件事，並且我要求伊，倘若這事臨頭而伊不在場的辦法。以後我在晚上便縫了一些嬰孩的衣裳，每晚如是，直到天明時為止。此外我還尋找了一個傍的位置，因為我知道我一定要被東家辭退；但是不會找到以

前，我因為要蓄集幾個銅元，却不得不一逕在這東家中住着，因為對於撫養這嬰孩，差不多甚麼東西也沒有，並且這是我的義務。」

「那末，您不會想把他弄死嗎？」

「呵，一定不想，先生！」

「那末，何以您又把他弄死呢？」

「唉，請您聽這個原由罷。這事臨頭，我從不相信有這樣早。我在廚房中洗碗盪時，已經覺得發動了。」

「華郎波先生和馬丹已經睡了，所以我毫無障礙，一步一步朝着樓梯忍痛走上，我在樓板上睡下，免得將我的被褥弄髒。這事竟拖延着，一個鐘頭，兩個鐘頭，也許三個鐘頭；我簡直不清楚了，那真叫我覺得疼痛；末了我拚命送着，便覺得他出來了，我便將他拾起。」

「是的，我那時真喜悅呀！真的！馬丹布丁說的話，我都照着做了，都做了，以後我便將他放在牀上，然而另外一種疼痛，却又在我身上發生了，那到底是一種要命的疼痛。倘若你們，你們男子。」

知道，你們便不那樣想幹那個了！我因為疼痛便倒在地上，仰着，伏着，輾轉着，這疼痛更加上緊了，一個鐘頭，兩個鐘頭，孤單地一人麤着……以後又有一個出來了……另外一個嬰孩……一共兩個……是的……一共這樣的兩個……我照那第一個一樣的將他收拾好，並且也放在牀上，互相伴着，這兩個這是辦得到的事嗎？請您說罷，兩個小孩！我呀，我每月只賺得二十佛郎……請您說罷，這是辦得到的事嗎？一個是的，自己謹慎着，可以辦得到；但是兩個就不行了！這真使我着急，我知道嗎？我能選擇嗎？請您說罷！

「我知道嗎？我看着我的末日到了！我不知不覺將靠枕放在他們身上……我不能將兩個都留着，於是我並且在那上面睡下。以後我便在那上面滾着哭着，一直到窗子裏透進亮光，才行止住；他們都在靠枕下面死了。於是我用胳膊將他們夾着，走下樓梯，送到園中，拿了園丁的鋤頭，盡我的力量，深深地將他們埋在園裏，這邊一個，那邊一個，並不會放在一處。倘若這些小死人能說話，如此就不能議論他們的娘了。我知道嗎？」

「末了，我回到牀上，便困乏得不能起來。東家請了醫生來瞧，他却甚麼都懂了。這就是實在

情形。審判長呀，請您照着您的意思辦罷，我預備齊全了。」  
多數的陪審員，不住地將鼻涕向手巾中噴出，免得眼淚外流，傍聽席上的婦女們，竟有哭泣的。

審判長問：「那一個您埋在那裡？」

伊問：「您們各位所拿來的是那個呢？」

「那個……那個埋在種白菜的地裏的。」

「唉，那末還有一個，埋在井邊種茄子的地方。」

伊不禁又放聲大哭，大概連心房都鑽透了。

結果，法庭宣告娜莎麗無罪，當堂開釋。

